

西點



戈登將軍號 (旅美通訊)	林大維 (四)
Betty Brady 小姐 (西點小說)	令狐琴 (二三)
希臘遊擊隊 (新聞通訊)	彭朋 (二四)
女人·女人 (西點漫畫)	白香燈 (二七)
峇厘的舞會 (風土)	慧楓 (二八)
女人與老虎 (西點漫畫)	Goetz (三五)
壯麗的愛丁堡 (名勝)	泯夏 (三六)
黑人歌王 (人物)	宏農鞠 (四〇)
鱷魚神的新娘 (風土)	仲平 (四六)
時裝設計 (時裝)	李蘋卿 (五二)
移心術 (科學)	陶安春 (五四)
南非洲的布西門族 (獵奇)	田鈞 (五八)
埃及弄蛇人 (獵奇)	顧玉 (六〇)
希臘國王的羅曼史 (人物)	羅汀 (六二)
與國通訊 (通訊)	上官牧 (六四)
巴黎人看莫斯科女郎 (社會)	靈澄 (六六)
七大罪惡圖 (西點漫畫)	第郎哥 (六八)

介紹西方文化 · 灌輸國際知識



“West Point”

主編人

余陽申

發行人

馮羅 徐善 斌

· 出版者 ·

上海南京路淑樓二號
海慈大五八室

· 西點社 ·

電話九二二三四
電報掛號七三六〇

本刊登已呈奉中宣部及內政部登記證
本刊登已呈奉中宣部及內政部登記證

經理：經政一、新為政、經政一、新為政
發行：四照管上、號二理海、號二理海
郵政：五局郵類、一記華、一記華

每冊售幣四角五分

· 第一〇〇〇號 ·

西點派對.....(三)	西點服務社.....(四)	作家趣事.....(五)	法國名女伶.....(五)	蘇聯書中的美國.....(六)	文人逸聞.....(六)	奇怪的氣候.....(七)	補白.....(七)	刺刀邊緣 (電影小說).....(七)	梁翠小姐信箱 (信箱).....(七)	超聲速飛機 (科學).....(七)	一個扒手的招供 (人物).....(七)
--------------	---------------	--------------	---------------	-----------------	--------------	---------------	------------	---------------------	---------------------	--------------------	----------------------

徵稿簡約

1. 本刊以新聞性的譯稿為主體，歡迎讀者賜寄。
2. 來稿請附入原文，否則亦請註明原載刊物名稱，出版月日，及作者說名。
3. 如原刊附有攝影者，請隨稿附入，並加譯說明。
4. 來稿請附郵票，以便地址並附郵票，以便通知。
5. 來稿刊出後，以現金為酬，其版權歸屬諸本社。

柏雅 (七)

白楓 (七)

梁翠 (七)

毛罕作 (七)

藍依譯 (七)

戈登將軍號

林大維

1

籌備出國，是遠。勝利之初，在起先總以為困難重重，空等了一年多、總想希望缺缺了，萬萬沒有想到說走就走，在一月之內就把一切辦妥的。勝利以來，中國有多少人抱着出國的夢，許多人實現了，他們或是達官顯官的皇親國戚，或是有錢能使鬼推磨的富商子女，而真正考試出身的苦留學生，却因官場的種種留難，空自焦急，眼看着有路的都出去了，自己這渺小的一羣，只能開開會請請願而已。一年多來，我便是這渺小的人羣中的一個。

我把應辦的手續都辦了，自費考試，甄別考試，驗身體，向教育部申請留學證書，向美國大學寄成績單，申請入學申請助學金，……這其中除了自費考試榜上有名驗身體○K了以外，其餘都如石沉大海，沒有下文，打聽打聽人家，有路的早已有路，沒有路的，也如我一樣。

所以我也死了心。把應做的，能力所及的，都做了，有無希望，只好聽天有命了。而正在這個望眼欲穿，等待美國大學入學許可證書寄來的日子中，一個失去了的夢，在我不知不覺之中，箭也似的射去了。比我早去了一個月，待我醒覺，說不定已在地球的另一端了。在紐約曼漢頓的擾擾入海之中，我怎能找到我失去的夢嗎？而我又被困在這無助的上海！

謝謝上帝！美國大學的入學許可證終於寄來了。事前爲了深恐一家投不進，我把成績單寄了四家大學，而接一連三，四家大學的入學許可證書差不多都是同時寄來的。於是，我又不能決定讀那一家大學。寫信到天津問我從前大學裏的英文系主任罷，生怕信件來回太慢，於是我四出打聽。我是國內英文系畢業的，興趣是戲劇，而事業却是新聞記者。美國大學中有戲劇系的不多，好的也只有耶魯，可是我沒有試耶魯，因爲明知它是個有名大學，G.I. 通訊員，像耶魯哈佛，是早已客滿的。新聞系要推密蘇里，可惜它寄來的尙只是入學許可申

旅美

通訊

請書，把表格填好寄去再等它寄來正式入學證，恐怕又是幾個月。加利福尼亞聽幾位教授說，那邊人種岐視太深，雖然地點是理想的，只隔一座洋，我也把它放棄了。留下來便是華盛頓大學與紐約大學。前者地近，不但旅費省，而且生活程度也低。至於紐約日常費用要比南部小地方貴一倍，我本來是不想去的，可是有利的條件是：助學金有希望！學費省下來可以貼補生活，況且，紐約是世界的首都，是二十世紀的繁華，而且，還有着我底失去了的舊夢！

我決定了紐約。

2

接着便辦出國手續，到南京教育部領留學證書，外交部領護照，又回上海到美國領事館簽字，到中央銀行買外匯，海關驗身體，輪船公司買船票，一切弄妥，便踏上了戈登將軍號的甲板。

那天是個下雨天。公和祥碼頭上站滿了旅客與送行的人。細雨濛濛，寒風淒淒，愈益增加了送行者別戀。碼頭上的人羣是複雜的，有英美僑商，猶太移民，中國商人，留學生，官僚，他們都依戀不捨地在與親人話別。爲了徒然情感的泛濫，我謝絕了親友的送行獨自全碼頭上船，可是眼見別人在擁抱親吻，又懊悔少一個機會見一見心裏要見的人。獨自靠在欄杆上，看着岸上的別離景象，心中更加淒寂。

隔壁站着一個金髮的俄國女郎——我是從她微掀的鼻尖，推測她俄國人——微笑着向岸上揮着手帕。岸上有成羣的猶太男女在唱送行的歌，雨下着，他們的頭髮，面頰，衣服都淋溼了，而仍毫不自覺。一個老婦人擁抱着年輕的兒子，雨水跟她的熱淚，流成了一片。一個青年在欄杆上拋着花紙片，長紙條，彷彿婚禮方過，而在輪船啓碇的時候，與岸上連接的長紙條斷了，耳畔是一連串的「再會，」——中文的再會，英文的 Goodbye，德文的 Auf Wiedersehen —— 一連串的「順風」，再會吧，上海！

船出吳淞口，便是一目無際的汪洋了，在船上生活的頭幾天，是新鮮而又單調的。戈登將軍號本是運輸艦，在戰時服役，設備據說不及平時郵船來得周到，可是在中國擠慣了小汽船，現在還是覺得並不十分舒服，雖然一天三餐都是簡單得很，頭一天吃還好，多吃了便回味中國菜，我真的不知道，到了美國，吃不到中國菜，如何是好，幸虧我不暈船，不然這幾星期的船上生活，更不易過了。吃飯要排隊，這大概是戰時遺下來的景象吧。可

旅美

通訊



是因此也認識了幾個同伴，多半是跟我一般的學生。

此外艙位很擠，即使是二等艙，也擠了二十多人，隔壁幾位，一個是三十幾歲的吳君，他是上海某進出口公司派到美國去辦貨的，本來到過美國，為人頗和藹可親，因此我們都問他旅途情形之經驗。另外二個都是學生，一個姓劉的唸政治，一個姓張的唸土木工程。

第一天晚餐的時候，那個俄國女郎坐在我的隔壁一桌。我比她先到，她坐下來向我笑一笑又借火柴燃煙，於是跟她攀談起來。她的名字叫露狄蜜娜，果然給我猜準了，是俄國人。

「一個人到美國去嗎？」

「是的。我到美國去結婚。」她快活地說，眼光充滿了甜蜜的希望。

「未婚夫在美國？」

「他是個O.H. 去年復員歸國的。我們訂婚有一年了。」她嘆嘆氣，彷彿說，這好長的一年的等待啊，如今總算可以給她實現願望了。

「你呢？一個學生，我猜？」

「是的。」這時候劉君來了，談話就此中斷。

3

在船上第一個周末的星期六晚上，有一個派對，請客的是上海某大公司老闆，他送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到美國去讀書，自己到美國去做寓公。所有頭二等艙的旅客都接到了請柬。在旅途，中國人逢中國人倍覺親切，所以一些中國學生都興高彩烈的參加舞會。除了跳舞之外，尚有餘興節目，有音樂表演，唱歌，講演等節目。

最受人注目的是麗泰楊。她那天穿了一件黑絲絨長旗袍，胸上和大襟下擺，繡着大紅的花。露出雪白的雙肩，黑紋皮高跟鞋，頭髮如好萊塢明星般捲起在頭頂上。她的臉蛋生得很甜蜜，尤其是一雙大眼睛，奪人心眩，人人都以一親肌膚，跟她起舞為榮。據劉君說，她隨身行李中有一百五十身旗袍新裝。我不明白她是帶去出錄頭呢，還是賣錢的？

因為船上的人很陌生，我就找露狄蜜娜為伴，她似乎在這舞會中也很寂寞，很高興與我跳舞。

一曲方終，在歸座之際，忽然耳畔有一個熟悉的女人聲音道：

旅美
通訊

「那可不是大衛嗎？」

有誰知道我的名字。我猛一回頭，「卡洛蘭！」我叫道：「很快活在這裏遇到你。」卡洛蘭張是我大同裏的同學，她替我介紹她的同伴吉士李。我在未上船時就心裏想，也許在船上會碰到從前的同學的，可是萬萬沒有想到會是卡洛蘭。

「聽說你已經結婚了？」

「那裏的話，」這謠言不知是誰造的。「仍然是一個 Bachelor」。我替她們介紹了露狄蜜娜，「不過有一個美麗的旅伴而已。」

卡洛蘭到華盛頓大學去唸經濟，同行的吉士李，看樣子是很親蜜，大概是她未婚夫吧。音樂一奏，吉士李邀露狄蜜娜起舞，卡洛蘭向我微笑道：

「怎麼，還是老脾氣，要勞我請你才跳的嗎？」

「那裏的話，」我站起來。

卡洛蘭是個溫文的女孩子，她沒有一般女孩子的矯作，很瞭解男人心理，所以在大學裏，我跟她很熟，雖然追求她的，不乏人在。

「那位吉士——？」

「怎麼？」

「未婚夫？」

「唔唔，」她搖搖頭。

我便沒有問下去，掉轉話題，談談那些逝去了的黃金時代，快活的舊日子。

卡洛蘭告訴我許多老同學的消息：愛瑪陳在中航公司做飛行女侍應生，瑪格利王一勝利就乘飛機到美國去了，這時差不多可以得碩士學位了。還有龐妮泰廖，她也申請到助學金，去年出國的，最近寫信來說是學校宿舍失火，把她的衣服物件都燒光了。她的父親早與母親離婚，不知所往，母親在教會裏工作，那有餘款供給她？幸虧她的師生幫她忙，捐一些給她。此外甲却張在銀行裏做事，雷蒙徐跟莎菲李結了婚，養了一個白白胖胖的小孩子……

舞會散的時候，已是子夜了，大家拖着一個疲乏的身子，懷着一顆興奮的心，回到了

大廳。

旅美

通訊

聽說今天中午時分可到夏威夷，大清早許多人都興奮地起個早，準備到這熱情的島上一遊。

無事在甲板上瞭望，一目無際的汪洋。劉君上來了。他告訴我許多船上新發生的新聞。他說我們耐心瞧吧，船上將有一場好戲演出，是歐洲中世紀式的羅曼蒂克的決鬥。焦點是戈登將軍號之花——麗泰揚。那晚舞會上，她出盡了鋒頭，追求的人如蒼蠅見血。某次因為搶着與她起舞，有二位男子言語上有了衝突，幾天下來，冤仇日深，一個姓沈的揚言要打一個姓朱的。若果真的要打了起來，那徒然塌中國人的台，笑壞了外國人而已。他們出國不是去唸書，竟是追求女人！

夏威夷不愧是熱帶的天堂。船進港口，與好萊塢電影中所見的沒有兩樣，完全是熱帶風光，碼頭上有土人戴着美麗的花圈，所可惜的是聽不到吉他與浪漫蒂克的歌聲而已。

船上的人都上岸去玩了。我一時約不到同伴，獨自上岸到街上走了一圈，街上歐化得厲害，大概與美國沒有兩樣，招牌都是英文，也有中文，那是華僑開設的店舖。街上的行人，除了白種人來去匆忙外，其餘各色人種，都懶洋洋地逍遙自在。人種複雜得很，有白種人，中國人，日本人，夏威夷土人，葡萄牙人，此外便是混血種佔大多數了。混血種多半很美麗，尤其是年輕的混血姑娘。此外，街上也多美國兵，黑人兵。

我沒有目的的閒走了一陣，聽說夏威夷風光最好是在山上，可是路很遠，一個人又陌生得很，恐誤了輪船啓碇的時刻，於是我便在街舖上喝了一杯冷飲，回船了。

很奇怪的，我在甲板上看見了卡洛蘭張。她獨自戴了一副太陽眼鏡，躺在帆布椅上。

「怎麼你不上岸去玩？」我問道：「大家都去了！」

「我有點不舒服，」她淡淡地道：「你呢？」

「我去了剛來！一個人很無聊，隨便逛一陣算了。也沒有什麼好玩的，也許是好玩的地方我沒有找到的緣故……」

我還想說下去，可是驀的發覺卡洛蘭並不在聽我，便不說了。我在她旁邊的一張椅上

坐下來說：「不會打擾你嗎？」

「不，不，」

「什麼不舒服？」

通訊

旅美

「只是一點點頭痛。」
可是我知道她在扯謊，從旁邊看去，她雖然戴了太陽眼鏡，可是我仍歸可以看到她的眼睛是哭過的。

「吉士李呢？」話一出口，我又懊悔這話問錯了。

果然，隔了半晌，她才回答：「他不是跟你們大夥人一塊上岸去玩的嗎？」

「不，我是一個人上岸去的。」顯然，剛才我說的話，她沒有聽見，還以為我也是與衆人在一起的。坐了半響，她沒有說話，我也找不出話來說。最後，我才說「不舒服，還是回到艙裏去躺一會吧。」

她搖搖頭說：「這裏很好。不知道船幾時開。」

「就要開的吧，」這樣，我把話題扯開去，兩個人隨便談了一回，空氣和緩下來。

至於她哭的謎，在輪船放了一下汽笛，將要啓旋的時候，我才知曉。因為我伏在甲板欄杆上，看見一大羣男女，頭上都圍着花圈，嘻嘻哈哈從碼頭上船來。那羣男女的中心是麗泰楊，她容光煥發，毫無倦容。而在那些包圍她的年輕男子中，有一個吉士李。

這便是船到夏威夷——，這熱帶的天堂，人間的樂園——，所發生的故事。

啓旋的時候，已近黃昏了，太陽在西方天邊海線上沉了下去，紅得像一團火。在那暮靄薄罩的島上椰林邊，傳來一陣斷續的吉他聲，淒沉而哀怨。我忽然想，我應該去找卡洛蘭。

5

過了夏威夷，在船上的生活愈加單調起來。大家都失掉活力了，彷彿都厭倦了海上生活，在聊天中，總是計算還有多少天可以到舊金山的。

「舊金山爲什麼這麼的遼遠？」

「告訴我，舊金山是個美麗的城嗎？」

我懊悔沒有乘飛機，他們說乘飛機從上海到舊金山只需三五天！」

「……………」

諸如此類的話，她見一個說一個。

伏在欄杆上，對着一片汪洋，眼光遠遠地望着東方，露狄蜜娜向我低訴着美麗的甜蜜

旅美

通訊

的往事。她怎樣認識那個O. H. 喬，兩人怎樣墮入情網，在上海怎樣度過那短促的然而黃金一般的日子。終於有一天喬復員返國了，在離別的那天晚上，兩人山盟海誓，一個答應等他，一個答應回國之後，馬上來接回她結婚。於是在流浪的貴族的血液中，重又燃燒起希望的夢——那是她祖先，她的父母所幻滅過的夢。

國喬回之後，兩人魚雁往返，十分蜜切。雖然喬在信中，終是說復員後生活困難，職業難找，房屋恐慌，可是露狄蜜娜終是催他早日來接她。當她有一天發現他因種種困難，不能來接她赴美時，她下了決心，自己設法買船票領護照，拚擋一切，在上船前夕，打個電報給喬，便獨自踏上戈登將軍號的甲板了。船過夏威夷，她接到喬的回電，說將設法到舊金山來跟她會面，怪不得她是這麼充滿着希望，這麼急切的要想到舊金山重晤離別一年的戀人！

每星期有幾晚船上總有舞會或演講會，可是熱中於此的人，却愈來愈少了。大家交換在美國的目的地，地址。同路的約好同路走，大家有個招應。不同路的大家約好到了美國通通訊，交個海外朋友。

在船長消息傳出來明天可以抵達舊金山的時候，那天全船欣喜若狂，興奮得睡不着覺。夜深了，露狄蜜娜還是在甲板上瞭望，可是漆黑一片，怎麼望得見陸地呢，何況離舊金山還有一晚的航程！

我在甲板上又遇見了卡洛蘭。夏威夷以前的記憶，似乎給這十多天來單調的海上生活沖淡了。我心中寬慰不少。我提議登陸以後，先送她到西雅圖，再搭火車東行。她婉辭了，說是有親戚到舊金山來接她，不用我送她到西雅圖去。至於吉士李呢，我想在追遂麗泰楊的過程中，他是敵不過其他許多追遂者的。劉君唯一行爲遺憾的是：他沒有看到一場決鬥的精彩好戲。據說決鬥之取消，乃是雙方感到這徒然取悅旁人，於己無利的傻勾當。

明天可以到舊金山，我連通訊也沒有心思寫了。

6

謝謝天，海關與移民局的檢查，總算順利通過了。在加利福尼亞陽光燦爛的照射下，我踏上了亞美利加的國土。

在事前，早已傳聞移民局對於中國人還存在着人種的偏見。這次之所以能夠順利通過

旅美
通訊

，還要託福于幽默大師林語堂姪女吧。原來大概在兩星期前，林語堂的姪女乘輪赴美，與其他中國移民數十人給移民局拘票，不准上岸，即使中國領事館方面派人交涉，也不得要領。幸虧其中有個林語堂的姪女，消息傳了開來，林語堂也託國務院方面保釋，這才引起美國當局的重視，引起一般輿論——尤其是國人方面的譴責，以為中國同是五大強國，豈能有此不平等的待遇，這一來，移民局的惡習才改了不少，不過基本上，他們對於有色人種（包括中國人在內）還是岐視的。

當我通過了移民局的檢查後，看見露狄蜜娜。奇怪的是她神色大異，面容很失望悲哀，也沒有準備上岸的樣子。問她何故？她只給我看一封電報。

那是佛羅里達——喬的故鄉——打來的，說是——

「對不起，我已在上月結了婚，不能來接你了。」

我不知說什麼好，只拍拍她的肩膀。

她淒然的道：「我不能怪他。倒底有一無不見了呢？誰也担保不了誰。」

說完，她勉強的笑了一笑。

我問她計劃如何。她說她也不知道。她說她希望留在美國，可是移民局只準她勾留十天，就必須回中國去的。

還是回中國去吧！

我心裏這麼說。剛上岸第一天，我就患上了嚴重的懷鄉症。

幸福

羣像

（中篇）

令狐慧作

世界

剃刀邊緣

（電影圖照）

白香燈譯

下期

夢的工場

（童語）

鍾子芒作

要目

馬鞍山

（小說）

沈寂作

Betty Brady 小姐

令狐琴

六七年前，我還在本市西郊某教會大學的附中讀書。我們的英文是由一個名叫白雷茅夫人的中年美國人教的。她有一個胖胖的身子，一張極為和善的面容。每在上課看到她時，你感覺到的不是嚴厲，而是親切，一種尤如自己親戚似的親切。她上課時從不板臉，總是稱呼着每一學生的小名，善意地來想法使你讀書，而不是逼你用功。上課之外，她又另外主持了一個唱詩班，我們都加入了，每星期六下午，我們全體二十幾人都被請到她家去喝茶，和她親手做的蘋果餅，一面利用這時間練習唱詩。在她小巧精緻的客室裏，有一架小巧精緻的鋼琴。

提起這鋼琴，白雷茅夫人會向我們談起白雷茅先生。在她的口中，白雷茅先生也是一個最和善的人，「一個世界上最標準的丈夫。」他把他一生獻給教會事業，而在某一年夏天，被教會派到中國西北部的蠻荒區去佈道，中了瘴氣逝世了。這架小鋼琴，也可以算是白雷茅先生遺物，茅先生前在教會圈裏是一個出名的男中音。所以每當白雷茅夫人在這小鋼琴彈起曲子，總想起白雷先生的聲音和他的人格。白雷茅夫人繼她的丈夫獻身給中國教會派她到這個附中裏來教英文。除了她那架心愛的丈夫遺物鋼琴，她只有一個名叫蓓蒂的十歲左右的女兒。她的生活無疑是寂寞的，因此她除了看護她的女兒，幾乎把全部身心放在教育中，她把每一個學生看作自己的兒子。在她的家裏，就有歷屆畢業生送給她的照片，上面都寫着「贈給」親愛的白雷茅夫人，你誠摯的台維（或傑姻）她又保存有一本通訊簿，上面記錄了每一學生的地址。每有一個新學生怕羞地到她家裏去玩的時候，她總是拿出照相來，問他可有熟人在裏面。她一點不使你窘，而且隨時隨地來改正你的英語會話的錯誤。普通下午，學生們打球打得渴了，總不忘記跑到她家去喝一杯咖啡，或是一杯冰涼的番茄汁。她自己是吃苦咖啡的，可是她以為年輕人不應該這樣，儘量勸他們在咖啡裏放糖放牛奶。在勸我們吃番茄汁（中國人多數不習慣）時，她不忘在麵包爐中烘幾片乳酪土司，她說這是典型的美國人的吃法，番茄汁和乳酪土司同吃會使人胖起來的。這樣說着的時候，她總大笑的指了自己胖身體。

在許多到她家去玩的學生中，我笑得最勤。這原因很多，第一，我個人極端喜歡她，第二，

我喜歡唱歌，唱讚美詩，我唱的是男中音，白雷茅夫人有意思鼓勵我多多學唱，引起我很多的興趣。我的小名是丁姆，每當我在學校草地僻角一幢白色小洋房前，用手指輕叩綠漆的木門時，總是白雷茅夫人親自來開門，招呼我道：「丁姆，歡迎你來！」這時她的小蓓蒂也在她的龐大身子後鑽出來，抱住我的雙腿。往往星期六下午，我們唱詩班裏十幾個男孩子一齊擁到她家去。小蓓蒂總喜歡的不得了，趁白雷茅夫人在廚房爲我們預備咖啡時，領導着我們玩。這時我們正如一羣猴頑皮的子，白雷茅夫人從廚房裏擺着大身子出來看見我們這副樣子，把雙手又在腰裏要發怒的樣子，然後又哈哈的開心大笑。然後又把我們中間最頑皮的幾個叫到廚房裏去燒咖啡，就在那時我學會怎樣在咖啡壺裏放幾匙水放幾匙咖啡，在煮沸以後等幾分鐘才算燒好，而這專門被叫去燒咖啡的，總是我與台維兩人，台維和我是初中開始就一直在一起的好友，我們一同打球，一同練唱，以致一同燒咖啡，關於我和他一同的事，以後還有更重要的。

在我高中三秋季學期結束，再差一個學期就可畢業時，上海因美國參加大戰，而有一個時期的紛亂。白雷茅夫人和她的小蓓蒂，因婦孺關係被先遣回本國去。我尤記得這樣的一個早晨，深秋的天氣，雨下得很大。我們唱詩班全體雖已曾和白雷茅夫人話別，可是我和台維兩人，又特地趕到學校去送行。白雷茅夫人那天雖如常的和善，却難得露出笑容，連小蓓蒂時時問她的問題也不回答了。我和台維靜默的看她們收拾行李，她們收拾得很少，帶去時也很少。小蓓蒂天真地問我們：

「是不是媽咪和我一去不回來了？」

我們摸摸她的頭不答。她去問她的媽咪，白雷茅夫人道：

「我們還回來的。」

說這話時她的手撫在那一架不能帶去的鋼琴上。在最後幾分鐘裏，她沒有忘記，要我和台維合唱一首，由她彈琴。我們在大雨中送他們上車去。小蓓蒂從車窗裏鑽出頭來，大聲道：

「丁姆台維，我可以和你們吻別嗎？」

我們跑過去吻了她的小額，就是這樣的，我們送走了白雷茅夫人和小蓓蒂。

這是一次艱巨的戰事，人民的受難是長時期的，在離別白雷茅夫人後兩個月我曾經有一封信寄到美國寒冷的省分明尼蘇達州去。不久白雷茅夫人的回信來了。她在當地的州立大學教書，她

說她時常會在那些她本國的學生面前，想起我們這些「可愛的」學生來她並且告訴我當地的生活情形，明尼蘇達州一年幾乎有六個月見着雪，而聰明的小蓓蒂，已在很短的時間內學會溜冰和滑雪了。以後我又寄去一封信好幾年沒收到她的回覆。

我在高中畢業之後，和幾個朋友結伴，偷偷溜回內地去投考空軍。不幸我的什麼都合格，近視眼也做了我想學飛行的大障礙。我的朋友都考中了，我請他們被派到美國學習去時，替我到明尼蘇達州去看望白雷茅夫人和小蓓蒂。我自己已在內地只逗留了幾個月又回到上海來升大學，又跟台維在一起。我們就在這教會大學裏主修英文文學。我們幾乎漸漸把白雷茅夫人淡忘了。在戰事快結束的一年中，我收到她的一封信。我上次寄給她的信，意在路上担擱了三年有半，在當時這種惡劣環境，我不敢再寫信到美國去。以後，我在大學畢了業，畢業典禮後二個半月，國家勝利，戰事結束了我在一家報館裏找着事情。新聞記者也許是一個辛苦的職業，不過我早先曾經把這個志願向白雷茅夫人說起過，她個人鼓勵。我當然，在美國人眼光中大小新聞記者正是一種崇高的職業，而且，幸虧戰後的新聞事業發達，受過高等教育充任記者的逐漸增多，中國人對記者的成見也慢慢改變了。我見過美國的馬歇爾將軍，見過中國的蔣主席，見過共產黨的周恩來。我的志願更爲確定，我預備再繼續研究，寫信到美國最著名的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去申請入學。三十五年度秋季學期開始時，我在報館的工作由外勤調到內勤，工作時間是在晚上的。有一天，我和台維（他也在另一家報館工作）約定到學校去見教務長，想請求特別情形下，允准我們在學校裏選讀幾課英文課程，只是爲充實我們出國留學前的一種準備。教務長叫我們第二天去聽回音。第二天，台維有事，讓我一個人去校，我在教務長處得到允准的回音後，偶然跑到學校郵務處去，郵務處的幾個校役，我都很熟。我隨便翻看剛由信差寄來的信，當然沒有我自己的。可是我有一個驚喜的發現，看着一個美國寄來的信封，我只興奮地問道：

「難道白雷茅夫人已經回來了嗎？」

「早就回來了來了已二個月了。」

「住在號幾房子？」我的心要跳出來。

「老地方，十七號。」

我從郵務處飛奔出來，從一棵大樹後繞過去跑近十七號那白色的小洋房。在綠漆的小門前，我遲疑了這四五年來，白雷茅夫人可還認識我嗎？她還叫得出我「丁姆」的名字嗎？我應該如

往常一樣的輕輕敲門，讓她親自爲我來開門。

屋子裏揚出鋼琴聲，我用手指輕叩綠漆的門，一會，琴聲停了，我想像白雷茅夫人搖擺着她龐大的身子來開門，我將怎樣的使她驚奇啊！

可是現出驚奇顏色的是我。門開處立着的是一位十七八歲發育豐滿身材肖條漂亮的美國姑娘。她把頭髮束在一起，穿一件深綠的綢衫，白帆布短褲，平底白皮鞋，我很在她的美麗面前感到迷惑，我想我一定我跑錯地方了，或是白雷茅夫人搬了屋子了，我問道：

「可是白雷茅夫人的屋子？」

「不錯，你要見她；」

「是的。」

她讓我進去，一面向廚房喊道：

「媽咪，有一位先生來看你！」

我突的驚覺了，我幾乎忘記白雷茅夫人有一個女兒。我立時激動地向這美麗的姑娘道：

「我相信你是小蓓蒂，想不到你長得這麼漂亮了。」

「你：」她張大眼睛，「丁姆！」她喊起來，像往常看見我一樣，跑過來用雙臂勾住我的頭

頸。我們都大喊着，我快樂極了。

「是誰在那裏這麼吵鬧？」白雷茅夫人的聲音從裏面傳出來。蓓蒂向我使了一個眼色，把我推倒在沙發上坐下。她自己去坐在鋼琴前凳上。

「媽咪，不知那裏來的一位頑皮的先生。」

我看見白雷茅夫人從裏面出來了。她一樣的胖，面孔和前一樣的紅潤，只是她的頭髮加白了一些。她看見我先怔了一怔，我不響，然後聽見她喊出來：

「丁姆！」

我們緊緊的握手。所有我們所要說的話都在無言中流過。蓓蒂快樂地在我們旁邊看着，白雷茅夫人笑着向我指指她說：

「可認識我們這位美麗的小姐？」

「媽；」蓓蒂大聲的喊，

然後我們坐了下來，蓓蒂在廚房裏忙碌了一會，端出幾杯冰淇淋來參加我們談話。她告訴我

怎樣難受地離別了她故鄉的許多朋友，都是爲她的母親；不忘中國，不忘葬在中國的她的父親的遺骸，不忘留在中國的這屋子裏的這架鋼琴，離開明尼蘇達州到中國來。

「我很歡喜。那鋼琴除了揚上一些灰塵，不損一絲一毫，」白雷茅夫人說：「別的家俱也都完好。」

然後由我告訴白雷茅夫人的讀書計劃。她說她許多朋友在密蘇裏任教屆時當代我寫幾封介紹信。其後她翻開那本歷屆同學的通訊錄，向我問起台維，問我們那一天有空到她這裏來吃中飯。學校的向例，在註冊後約一星期正式上課。所以我趁還未正式上課之便，與她約定後天。蓓蒂再三叮囑我，後天帶着台維一定要早些去。我辭了出來，蓓蒂說：

「我送你一段可好；」

我當然讓她送出來，她的棕色的皮膚，陽光下紅潤的健康面容，使我發生很大興趣。我拉着她的一面走路一面說：

「這次戰事是一個奇蹟。一個時期一跳就跳過去，什麼都改觀了。」

「你是指原子炸彈？」

「我想得太聰明了，」我回答說；「不過我講的是另一個驚人的轉變。」

「什麼？」

「你！一個頑皮的女孩子變作一位美麗的姑娘了。」

「謝謝你！」她突的掙開手，跑到樹枝下的陰蔽處。

「如果你不要早回到你媽咪那裏，我陪你玩，」我說。

「如果你不要早回去，我陪你玩，」她說。

我們在樹蔭下草地上坐下來，我們談着一切，蓓蒂拉着鳳尾草編結東西，最後我知道兩個月來，她已經得到很多年輕朋友了。

「所以你由一個湯姆鮑埃（Tom boy）變做一個女王了，」我跟她開玩笑說。

「可是我還是歡喜你和台維的。而且我相信我的許多朋友，你和台維也會喜愛的。」

隔天上午，我和台維在一個朋友家裏游了泳，到學校去。十一點鐘時，我們去敲白色洋房的綠色小門。蓓蒂飛出身體來，抱住台維大叫大喊，我們那裏望進去。一位很拘謹怕羞模樣的外國

青年微笑地立着看我們，我突的有一種稍微不快的感覺，
蓓蒂跑進來說道：「我來介紹，這是丁姆，台維。這是喬治英國的紳士，這學期要和你們一起上課了。」

這位拘謹的英國青年，中等身材棕色的頭髮，面孔瘦削，兩眼灼灼有神，和我們握手道好，又拘謹的坐下來。白雷茅夫人在廚房裏，蓓蒂進出的忙着，台維也驚異於她的美麗（我早已和他說起），跟住她問長問短，而我，意不知道怎樣來和陌生的喬治應對談話了。

「你主修那一課，喬治？」半響我想出一句話來。

「政治。」

「剛來中國吧？」

「我本住上海，後來進集中營，後來被遣回國，半年前又隨着家庭搬來了。」

「一月前，我們成了好友了，」蓓蒂接着說。

我莫明其妙的來一下妬意，沒有把話說下去。讓他們二個在外面，我走入廚房去。

「呵，丁姆，即使你餓了，也用不着上這裏來，」白雷茅夫人在做蘋果餅，一面調着麵粉一面說。

「我來就是爲着要偷些吃吃。」

白雷茅夫人讓我拿一塊三明治，我自己開了瓶可口可樂，一面吃一面道：

「可要我給你幫忙？」

「呵，感謝萬分，可是用不着幫忙蓓蒂和我已經有了準備了。」

「丁姆，怎麼不到外面來，」蓓蒂在外面喊，進來把我拘出去。走到外面我一怔，台維和喬

治都不大自然的坐着。蓓蒂在我耳邊輕輕說：

「他們不知怎的起了小爭執。」

「不知怎的？」蓓蒂也許不曉得，其餘三個男孩子都曉得，太年輕的男孩子會把爲爭得女孩子歡心的爭執，露在臉上。我知道我們（我懂得台維）自小與蓓蒂在一起，對她有一種特殊的佔有慾。

這頓飯吃得很快，大家都談笑着，除可乖僻的喬治，有時夾一句諷言冷語。我好像感到有一種危機，在回家的時候，我和台維談起，我們都同意我們的念頭。我們除了一同打球，一同上

課，一同練唱之外，又一同的愛上了蓓蒂，這在我們之間並不是一個祕密，我們同意誰有手段誰就進攻，惟須一起對付那個英國紳士，台維以為最好的辦法是時常到白雷茅夫人家去，使喬治少和有蓓蒂單獨的機會。

開學後，我們一星期至少有三天下午，上完課到白雷茅夫人家去，蓓蒂從來沒有厭煩的表示。多半的時候，喬治也在，我們常同人一起在校中游泳池游泳，喬治在水裏是一個能手，蓓蒂愛玩，因此在游泳池裏時，優勢總給喬治佔去。我不知台維懷着怎樣的心思，我自己很着急，有一天我自己去到白雷茅夫人家，白雷茅夫人說：

「這麼好的天氣，怎不跟蓓蒂出去玩。」

已經將近秋季的晴朗天。蓓蒂高興地跑出來，和我手牽着手，在大草場上亂跑，最後我們跑到一個西南角落的大樹下停住，蓓蒂跪坐在地下，雙手摘下頭上大草帽，在播弄那上面五彩的綢帶，我爬到樹枝上去，蓓蒂不見了我，喊了一聲，抬頭才看見我，他剛才跑得氣喘，面孔紅暈得很好看，我居高臨下，原想跟他講話，叫了一聲「蓓蒂！」就呆看住他不響了。她等我講話，半響覺得奇怪，有些不自然起來，我知道我和台維，喬治三人從來不會對她有過正面的表示，甚至在某些情形上，她還顯出她的不懂。因此不一會她就將她的不自然解除了。然後她立起身來，叫我拉住她，也要爬上樹來。當她坐定在我旁邊的時候，她的面容因用過力更顯得紅了，防她跌下去，我的右手抱住他的右肩，這時我不禁把右手緊了一緊，又對他道：

「蓓蒂！」

他轉過頭來，整個面孔向着我，問道：

「什麼？」

「蓓蒂，你記得從前我遠在你媽處上課那時的情形嗎！」

「我歡喜那時，我們吵鬧得多厲害？」

「我當時真把你當小妹妹看待，我的意思是，我們都是。」

「真的嗎？」

「我在當時從來不會到有這麼一個念頭。」

「什麼念頭？」

「你會長大起來，變得非常美麗的念頭。」

「現在呢？」

「現在在我身邊的不是從前的小蓓蒂。」

「你錯了。」

「錯了什麼。」

「我像從前一樣的喜愛你們。」

「你誤會了我的意思，蓓蒂。我相信你像從前一樣喜愛我——喜愛我們。不過我的感覺有

些異樣。」

「怎麼？」蓓蒂的聲音好像有些顫抖，有些激動。

「我十分喜歡你，」我把重音放在「十分」上，我的右手的重量加緊在他的右肩上。

「不，不，」他慌亂的說，「你的意思不會是……」

他睜大眼睛，迷亂地看住我，我真想吻她。而這時，一個聲音從遠處飄來。

「蓓蒂！」

「在這裏，喬治！」蓓蒂像給這聲音叫醒了，馬上作勢要跳下樹去。我先跳下來，當我雙手

扶住她的兩腰把她抱下來時順勢抱緊她，被她推開了。喬治和台維不久走近我們面前，蓓蒂說

「你們在那裏？丁姆和我正在爬樹玩呢？」

「哈丁姆！」喬治向我招呼，但是好冷淡。

「哈，喬治，」可是我把眼睛去看台維，他在作着含有深意的微笑。

自從把這樣一個機會給他們打消後我一直保持靜默，蓓蒂對他們有說有笑，好像在有意無意

避開我，不像往常般的逗我玩了。

那天回家的途上，台維諷嘲似的對我說：

「小子做了什麼不可告人的事了？」

我向他笑了笑。

「我們三人給你捷足先登了；」他又說。

我點點頭，說道：

「不過是我最早發動攻勢，成功不成功而還不知道。」

台維微笑一笑，似乎胸有成竹。

在我把這些秋季迷亂快樂的日子略過去以前，讓我再敘述一件事。直到冬天將臨時，這過去的三三個月間，誰都近乎赤裸裸地把心情吐向蓓蒂了，誰都沒有成功。白雷茅夫人假裝不問不聞，她不發表意見，而且我想信她在她女兒面前不參于意見，她對我們三人都一視同仁，在暗中却有鼓勵我們的意思，我怎麼知道台維和喬治也向蓓蒂進攻過呢。有一天我到白雷茅夫人家去，她正坐在沙發上對學生們改卷子，看見我進去，她對我道：

「去看看蓓蒂，她在不開心的呢；」

「不开心？爲了什麼？」

「還不是爲了你們男孩子！」白雷茅夫人對我霎了霎眼睛說。

我走進蓓蒂房中，她正俯臥在地上，嘴裏含支鉛筆，抬頭望着窗外想心事。我偷偷進去，看見地上有張白紙上面胡亂的寫着各人的名字，和各種莫明其妙的圖畫。

我坐下在她身旁。她立刻把那紙撕得粉碎。

「在想什麼？」我假裝不知的問；

「沒有什麼。」她的臉正望着窗外。

「你媽叫我進來看你。」

「看我什麼？我又不在不开心。」

「你在不开心。」

「我？真的嗎？」她的眼中有了淚痕。

「蓓蒂，大概總是我們中間有一個欺侮你了。」

「你們都欺侮我，」蓓蒂突的大聲說：「尤其是你和台維，你們爲什麼不像從前一樣對待我

呢？」

「蓓蒂你長大了，你不是小孩子了。」

「真的，我長大了嗎？」她的眼中突有了光輝。

我點點頭。

「你的意思是，我成人了？我可以……愛人和被人愛？」

「一些不錯，蓓蒂，這正是我的意思。」
「所以」？蓓蒂慢慢地說，眼睛凝望着窗外遠方，「台維和喬治都會對我有過特別的表示，呵，我們都這樣甜蜜，」她拉開臉笑，好像一朵春天的花朵開了。

蓓蒂，記得多天前我坐在樹枝上跟你說的話。」

「丁姆！所以你也一樣，我真要謝謝你，」她摟住我的頸子，在我的額上親一下。我幾乎要抱住她，說道：

「蓓蒂我可以吻你嗎？」

「不是現在，丁姆，不是現在！還有台維和喬治，我不想使你們任何一個傷心。」
蓓蒂是一個聰明的女孩子，她知道怎樣對付男朋友，從此我們每當出去遊玩，總是四個人在一起。

可是自從那天在她房中談明後，我也無形中對她增加不少懷戀，即使我見着她，如果喬治與台維在旁邊，我也覺得寂寞，我的佔有慾漸漸的強起來，我的妬心也漸漸的重起來。台維在無形之間加多一層隔膜，但仍不失為好朋友，可是對於喬治，我已經有了憎厭之心，尤其是當他一舉一動帶着典型的英國紳士模樣，而蓓蒂偏不覺着特別時，我和台維都討厭他。雖然蓓蒂對待我們決不低於喬治，而我們覺着他們同屬白種，喬治自有佔便宜的地方。

在那年聖誕前夜，我們都在白雷茅夫人家吃晚飯，大家互贈禮物，我看見她贈與喬治台維的都是實用的如領帶圍巾的東西，獨給我一個小巧精緻的小鐵箱，外面裝了小鎖，看來是一件玩具。不過即使我不高興，也不能把我的神色露出來，在那包裝禮物的彩繩下面，有一張卡紙，却引起我絕大的好奇心，那上面寫着：

「給丁姆：」有一天我會給你一管小鑰匙，打開這小鐵箱，打開你的好奇的疑團。

但你不一定會拿到這管小鑰匙，甚至我要把小鐵箱向你要回來。

無論如何，我希望那給你小鑰匙一天的到來，雖然我在當時也許會有着多麼的不快。不要想法打開它。遵守我的諾言。如果你愛我

「不要打開它，遵守我的諾言，如果你愛我。」

我重覆着這句話，而照我往常的脾氣，我會立時用小鑰去把這小鐵箱砍開來的。
蓓蒂在把這禮物給我時，偷偷對我說：

「因爲你最頑皮，我送你一件頑皮的東西。把它去放在你的衣箱角裏，別去想它，別再向我提起它。」

我迷惑地看着她。

「答應我？」

我點點頭。因爲我答應了她，所以我照她的做。

以後蓓蒂對我們三人，以及對我的態度並沒有異樣。我們四人照常的一起玩。

我在新年裏收到的一件最名貴的禮物，是美國寄來一封信，那信內藏着的便是密蘇里大學的給我的入學許可證。

我當然高興，台維代我高興，白雪茅夫人不但代我高興，而且忙着替我寫介紹信，可是我却可看出最代我高興的是蓓蒂。

我忙着領護照，請外匯，看來出國漸漸將成事實了。我當然不會忘記那疑團，那小鐵箱，那蓓蒂送我的聖誕禮物。

有好幾次我要開口問她，她揪住我的嘴道：

「遵守你自己的話。」

這是一個最苦悶的時期了，不久我即將失去蓓蒂了。

直到我將離國的最後幾天，蓓蒂才顯然的把她最多的時間留給我，有時甚至在台維與喬治不在時，給予我更多與她在一起的機會。可是她並不爲將與我分別而感到遺憾，所以我以爲她對我的親熱態度，只是一種慈善性的捨施，只是爲了我不久將離開她而已。我既然對學業已有了一層更大的進展，對蓓蒂的進求也只好暫時放棄；有時我甚至開玩笑似的對台維和喬治說：「你們少了一個勁敵了。」

有一天，我再也忍不住了，對蓓蒂道：

「你爲什麼不把那小鐵箱要回去呢，如果你不給我那管鑰匙？」

「我爲什麼要取回那我送你的禮物，我又沒有跟你吵架，你又沒做錯什麼事，」她甜笑的說

那末，你的意思是可以給我鑰匙了；」我驚異我的疑團快打破了。

「是現任。」她說。

正在悽然與蓓蒂相對時，我看見蓓蒂眼有淚痕。我抱住她，和台維他們面前她對我說：

「丁姆，我不能和你吻別嗎？」

我去吻她的額，她把嘴唇湊上來，我奇怪我在作夢了，然後我聽見蓓蒂在我耳邊說：

「我愛你，丁姆！」

「別在最後一霎那開玩笑，」我不信的說。

「真的，」她又緊緊抱住我。

「可是我連問你要一張照片也不肯，問你要一件紀念品也不肯。」

「我忘給你鑰匙了，」她在身邊摸出來給我。

「這便是一切，去打開那鐵箱。」

我抬頭看見白雷茅夫人以及其他送我的人已不在我們身邊。我們緊緊地抱吻，我再三問蓓蒂，爲什麼不讓我早知道她的愛，她只是含淚笑着不答。

我們終於分別了：

船開行後我第一件事，便是去翻衣箱，翻出那小鐵箱來。裏面是一封信，一個紙包。

信上寫着，

「親愛的丁姆：我給你開了一次不小的玩笑。

可不是這樣，你不能瞭解我愛情的深處。過去半年來，我深深的認識你們。我當然不會愛喬治，而台維只是一個好朋友。我十分想告知你我對你感情，對你，這也許是聖誕最好的一件禮物。可是我知道這麼一個使我快樂又難愛的日子會到來的。我不願你放棄你的學業前途，因爲我明白你是那麼一個熱情的人，甚至會知道了我愛你以後延遲並且就誤了你出國的日期。

可是今天，這一九四六年聖誕的前夕，我多麼想把我的愛通知你，而又要讓你不知道。我做了一個小小的遊戲，讓你的好奇以保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

和我通訊。愛我，二年後是我們快樂的時光了。

你熱愛的蓓蒂。

這紙包內是一本蓓蒂最視爲珍貴的照相簿，裏面包含了她所有的照片。

一個在美國的中國男孩子與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女孩子的遼遠的愛。我寫信告知台維，而台維是一個喜歡寫小說的業餘作家隨便他去處吧。

John Phillips 著 · 譯自生活雜誌

希 臘 遊 擊 隊

• 朋 彭 •

好像什麼
內戰都出
自同一個
原由：左
與右派的
戰鬥。現
在，我們
從本文可
看到希臘
左右派怎
樣爭鬥的
內在報道



• 希 臘 遊 擊 隊 員 之 雄 姿 •

在希臘的北中部，在沒有樹林的山野間，已在那裏發生了一年多的戰爭，可是至今還沒有過確切的報道。我們只約略知道，那是在希臘政府軍與農民遊擊隊之間的戰爭，大半是些小接觸，因此雙方死傷的數目並不怎樣大。可是到了上個月，聯合國會議逐漸變得十分憂慮，所以派了一個代表團到那裏去視察一番，看那戰爭是不是會影響世界的安寧。

生活雜誌社和聯合通訊社也想去看看，在希臘這個遙遠的區域裏，究竟在發生些什麼事情，前者的攝影記者約翰斐烈潑斯和後者的通訊記者羅伯樊密林便在上個月借了一輛吉普卡，開進遊擊隊前線的後面去。對於希臘政府當局的警告並不加以理會，斐烈潑斯渡過了畢尼奧河，進入了叛軍在那裏活動的曠瘠的山野。

斐烈潑斯所為他們攝了影的許多粗壯的農民和牧人，都是反對政府的游擊軍，因為，雖然希臘國王喬治二世，在去年九月裏是經過了全民投票才回復了他的王位的，他們對於他們的政府都看不起。像在一八二一年反抗着土耳其侵略的他們的祖父們一樣，他們把他們自己叫做安泰得（意思即是反抗的軍隊）。游擊隊大半都在德國軍隊侵入他們國境的時候，參加過戰鬥的，覺得他們還沒有獲得他們所應該獲得的自由，現在他們就下了決心，一定要來獲得它。然而，不曉得他們自己知不知道這種情形，他們的這種舉動是對於俄國的政策有利的。他們越把希臘中央政府用兵力打得薄弱，希臘的左派份子越能在雅典攫取政權，也就越使希臘進入了俄國的勢力範圍中去。因為希臘

是在俄國與英美之間受到這種外交上的奮鬥，希臘內閣總理康恩丹丁索爾但里向聯合國宣說，在他們在山野間的游擊隊戰爭中，是在有着「外國」的，尤其受莫斯科指使的巴爾幹的軍隊，對於叛軍加以協助。這次聯合國所派遣的代表團，由於美國當局的堅決主張，奉命要去調查清楚，這些農民是不是僅在為他們自己打，還是也為史達林的巴爾幹朋友們打。

在雅典的政府當局發覺斐烈瀆斯和樊密林他們那輛白色吉普卡被遺棄在畢尼奧河邊的一條路旁時，他們對於他們的安全表示着異常的關心。他們派了一支軍隊到遊擊隊區域裏去援救他們去，可是他們不久得知，斐烈瀆斯他們是因為吉普卡上的引擎出了毛病，方把它丟棄在那裏，隨後就騎了騾子繼續他們其餘的行程。

政府軍的最前內防線就駐紮在畢尼奧河的邊上，所以斐烈瀆斯一到河的那邊。就已進入了游擊隊的區域。隨後他報着道：「我們的吉普卡停在一所農屋門前，一動都不能動了既然我們無法把它修理好，我們只有把它就丟在那裏了。我們跨上了騾背，即在大雨中向離開着十哩路的卡斯達尼亞出發。我們到達了那裏，便進入了一個雜貨舖，全村六百居民中的大半都擁進裏面來，向我們凝望着。我們就把我們所有的香煙拿出來，向他們傳遞着——香煙在他們那裏是很稀有的。政府軍領悟在迫趕到山裏去打游擊隊，是辦不到事情，所以他們在採用着經濟封鎖的方法。住在那個區域裏的，沒有一個人能夠輪進香煙，麵粉，油，鞋子，布匹，食鹽，阿司匹靈，或者其它的藥品。

到了晚上，斐烈瀆斯同好幾個安泰得談過話，他們是溜進這家雜貨舖裏來，談着幾小時的話，一邊在吃着烈性的希臘威士忌。他們是從山裏來，在計劃明天有一個人要結婚的事情，因為游擊隊的一員結婚，是照例可免費獲取在婚筵上所要應用的食物和酒，這些是他們早就預備在那裏的。否則安泰得不大會在白天的鄉村裏露面，總是深居在山裏。斐烈瀆斯同他們談過的安泰得，沒有一個人不對於政府表示深惡痛絕，他們最表示不滿的，政府當局把當地的流氓武裝了起來，看見不滿政府的人，就說他是左派份子，而加以襲擊。於是消息傳來說，就在洛瑞地（離開四小時路程的一個村莊）的附近，安泰得在同政府軍打起來了。到了第二天，斐烈瀆斯和樊密林又騎了騾子出發，要找尋一個游擊隊的領袖去了。

爲了要去找尋游擊隊的，斐烈瀆斯在漆黑的夜裏跋涉了四小時，才到達了洛瑞，在這裏有一個安泰得哨崗止住了他。他被帶到了一所破敗的農舍中，讓他在那裏過夜，有一個老寡婦當心他，她拿了麵包和羊乳酪來給他吃。他睡到很遲才被一個人進來驚醒了，他看到進來的是一個面孔上油光光的，留着兩撇鬍鬚的人，穿着一件被丟棄了的英國外衣。這到底是游擊隊中重要的領袖之一。這個人（他們把他自己叫做史哥法）坐下在爐火的前面，並指出他的軍隊有五個主要的目的：一，撤退英國軍隊；二，組織一個各黨各派的政府；三，大赦政治犯；四，清除武裝的暴徒；五，自由選舉。



• 遊擊隊員參加鄉村婚禮 •

這個奇異的晤談完畢了，史哥法說，斐烈濬斯他回到他停在那農屋前面的吉普卡那裏去的一路上，他不能保證他的安全，因為說不定政府的軍隊會把他打死了，「使得可憐罪於安泰得，而可事出有名了。」在實際上，政府的軍隊在這時候正在山野裏搜尋着，來搜游擊隊的手裏援救斐烈濬斯和他的伴侶。因為他們的吉普卡是在游擊隊的區域裏被遺棄着了。

斐烈濬斯在他這一次的旅程中，正確到了一次標準的游擊戰。政府軍一闖到洛瑞地的附近，只有一排的游擊隊就四散開來，在他們相互開了幾鎗以後，政府軍還要在村莊的空中放了一排朝天鎗。一顆子彈穿進了離地四十呎的一扇開着的窗子中，正擊中了一個名叫阿普斯多洛那斯多的村上人。

他本人並不是游擊隊的一員，只是一個和平的居民。他的死亡與喪葬是希臘內戰大悲劇中的一個小悲劇。全村許多的女子都在為那斯多的慘死悲泣，在花束以外，她們還把一張一萬特拉奇馬的紙幣（合美金二元）放在死者的胸膛上，因為依據自古相傳的習俗，死人在到另外一個世界去的一路上，不能不隨帶一些錢化用。在斐烈濬斯為阿普斯多洛那斯多照那張遺影的時候，女子們在哭泣得很悲傷的中間，都哀着說：「有人在為你照相，它會刊印在一本大美國雜誌中。這張照相會回到這裏來的，所以你會重新回到我們的中間來了。」

我們再說斯哥法。他雖然是四個最重要的安泰得領袖中一個，他還不能忘情於他所原去過的牧人生活，所以在他那裏執着一支鎗的同時，他還執着一條牧羊用的鈎杖。他取用史哥法這名字，因為史哥法是一八二一年希臘為爭取獨立而戰的英雄之一。



女人·女人

· 燈香白 ·



女人與男子犯罪的比例是.....	二比十五
女人與男子白毛雜眼之比.....	二比三
女人與男子色盲的比例是.....	一比十
女人與男子藍色眸子之比.....	四比五
女人與男子白膚金髮之比.....	十一比十四
女人與男子紅髮的比例是.....	二比一
女人與男子發狂的比例是.....	廿五比廿七
女人與男子自殺的比例是.....	一比四
女人的呼吸平均比男子少.....	一千另五
女人的心跳平均比男子快.....	每分八跳
女人的紅血球平均比男子少.....	百萬萬
女人食糧平均比男子少.....	五百卡熱
女人的壽命平均比男子長.....	四·二年
女人的腦子平均比男子小.....	一四〇公分
女人的體重平均比男子輕.....	十五磅
女人的長度平均比男子短.....	四吋半



峇厘的舞會

慧楓

「新近你在什麼地方？」

「荷屬東印度，」

「那些區域？」

「哦，蘇門答臘，兩里伯、爪哇，摩鹿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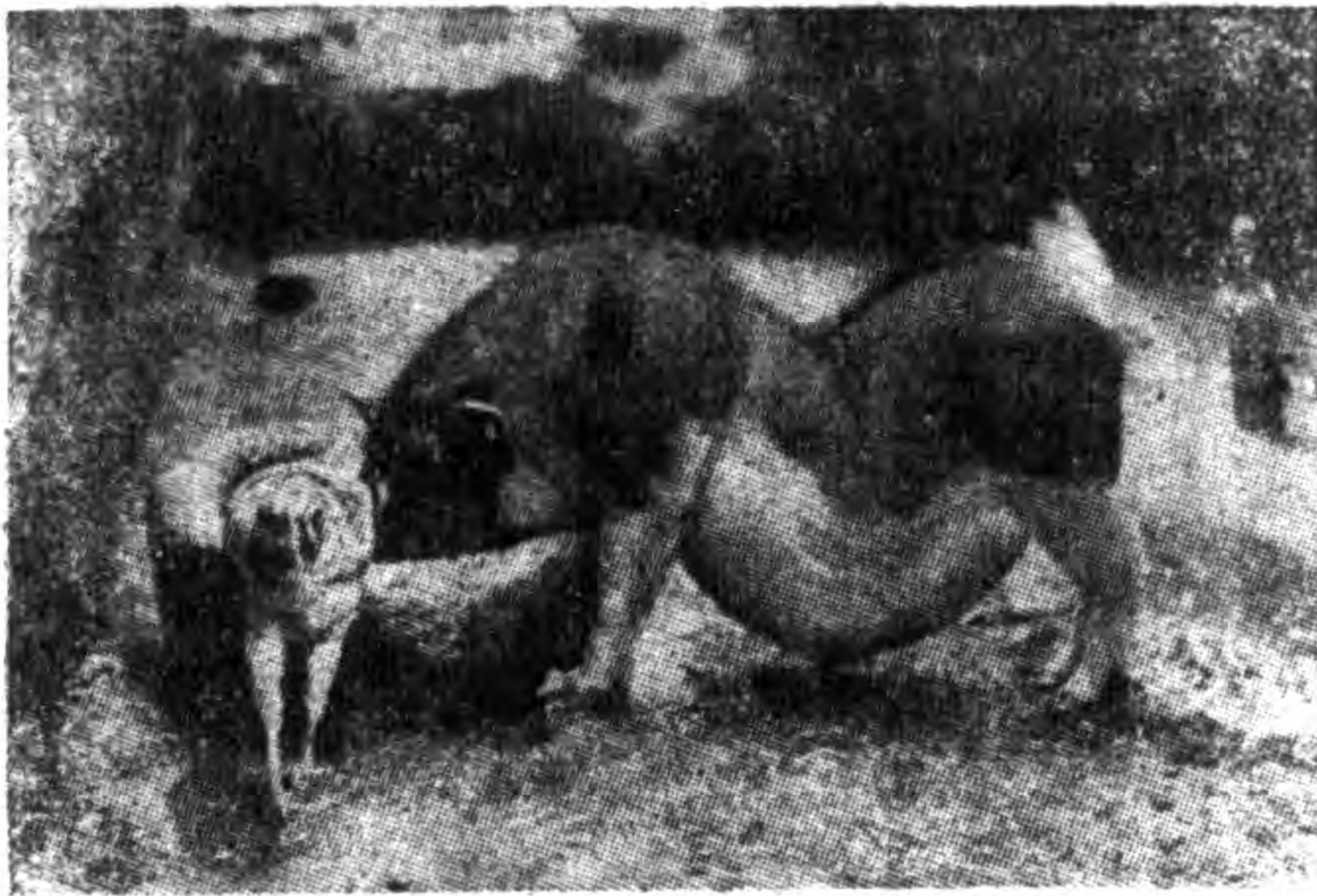
峇厘——」

峇厘怎樣呢。」

峇厘怎樣？有人稱他為樂園，因為峇厘適合他的人民，他們喜歡這塊世外桃源。

肥沃的土地溫文的氣候，充足的用水使不幸和飢饉無可立足。閒暇醞釀勞作藝術技能是被普遍佔有和欣賞的，而且居民與島之間有着微妙的和諧。

神道即是朋友，親切而興奮。在他們的神話裏，娛樂是大小咸宜的，即使懷中的嬰孩，也可整夜在外，和了母乳，喝印度名酒，不過，峇厘的孩子不准在地上爬，因為大人們反對模倣野獸



。小孫子出四十天後，就給他戴上了銅和銀的手釧腳鐲，以及一條好看的項鍊。以後，他可以有金質的手釧腳鐲和黏貼在前額上的嵌紅寶石的金圓片，

峇厘的孩子極難得哭鬧的，他們在能自己走路之前，一直被帶領着，而且縱容他們，不打他們，祇是軟騙而已，歐式的學校供給初等教育。男孩子幫助父親看顧黃牛，女孩子則從母親那裏學習紡織，烹煮。

至於女人，結了婚便有許多權利。她們掌理家事財政，可以出外工作，自賺工資，衣服珠寶，燒物的器皿豬和雞，是她們的財產。馬、牛、田地、工具，則屬於丈夫的。

缺乏好港口阻止了外來的勢力，在保守安居的生活裏，又同照相機反對。他們有古老的文化，信

奉婆羅門教。

「世界的中心」戈農阿剛山，矗立在島上。二甲高的聖山南坡，有峇厘諸廟的母廟，飾以銀子，瓷盾，木材的藝術品，還有幾百爾草塔。另一邊是舊火山的噴火口。他曾在二三十年前爆發過，峇厘、像聖詩作者一樣仰視火山，這神道的居所。

這些山脈，使熱帶的天空絞出雨水，散布肥沃的泥土，保護二千二百四十方里內的百萬生靈。峇厘西部，却猶爲猛虎、野豬、麋鹿所盤踞。

山脈與音樂

在節期之前年輕的舞蹈者先向峇厘高峯深深地鞠躬，農夫們也在竹竿上掛了棕樹葉，代朝拜者向聖山致敬。

在每張峇厘的照片背面，我們可幻想到一片



靜涼的音樂，像吉卜賽一樣

每個沒有領導的樂隊，對一代代傳下來的古典樂曲，各有新的演奏，摩登犯了古老的旋律。所以他們的演奏十分復雜和富迷惑。藝術家們化了許多時間才作成的呢。

他們的樂隊，都由農夫，工匠、商人組成，不論有沒有聽眾，他們都玩得很起勁，他們是輕音樂藝術的值得注意的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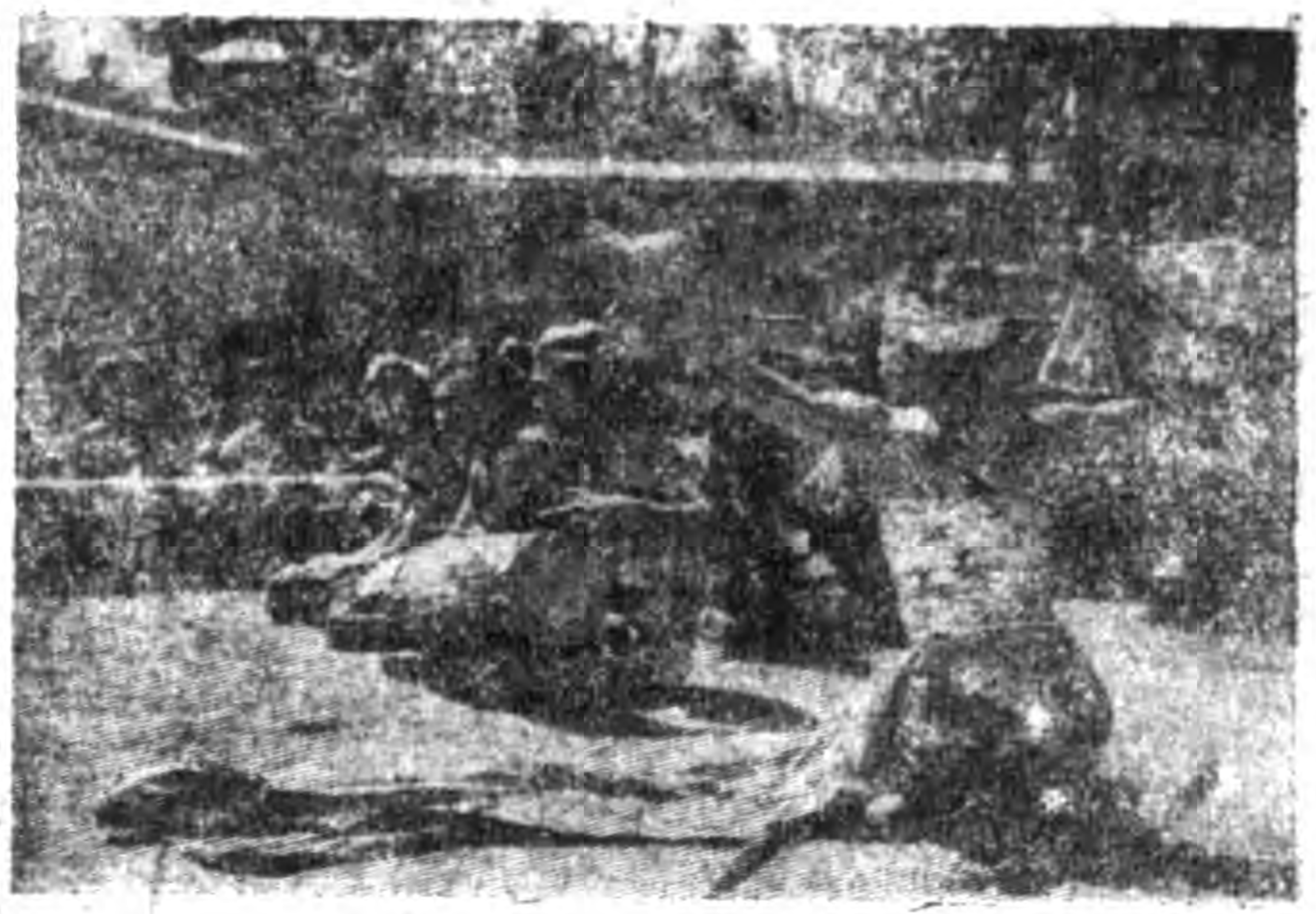
九百個人會愉快地叮叮咚咚敲着銅鼓錢鈸，自印度洋直到瓜哇海。

他們的音樂也伴了舞蹈，不過其舞蹈在精神上姿態上都同一「藍色的多惱河」兩樣。他們所用的樂器，都放在辛苦做成的木架上，樂工盤膝坐在地上，前後是銅製的片子，各自有五個和九個音鍵。在旁邊有幾人敲打十只銅鈴，像錢和錢鈸一樣，是用木鏈，小棒敲的，左邊有手敲的皮鼓。

移動肌肉

在鄂伯薩某夜的舞會上，我看見一個足可與任何舞蹈比擬的十四歲孩子的表演。他的髮上簪了朵花，手裏拿着一柄扇子，除了古銅色的胸脯以上，全身緊裹了絲錦緞，跪在一列銅鑼的後面。

開始他對這一系列銅鼓鼓不注意。跪着扭動，若被不可見的主人指使的傀儡，手臂手指在厲害地顫動。一個醫生解釋道：「他在沒有肌肉的地



若偶然地碰了一面鏡，一個輕微甜潤的聲
了。在這聲音裏，舞蹈者的眼睛裏有什麼東西被
驚醒了——，驚奇於銅鑼裏跳出來的一樂仙。
接着他又解放了一個，又一個。

他的眼睛愉悅地閃爍。他的魔杖釋出了快樂
的一羣，他們向黑暗中翩翩而去。那個人，木偶
，已是音調的創造者了，他用心情控制着音樂。

入廟須遮胸

方移動
肌肉。

他的頭，
鳥翅，
花前的

動，眼
光狼狠
左右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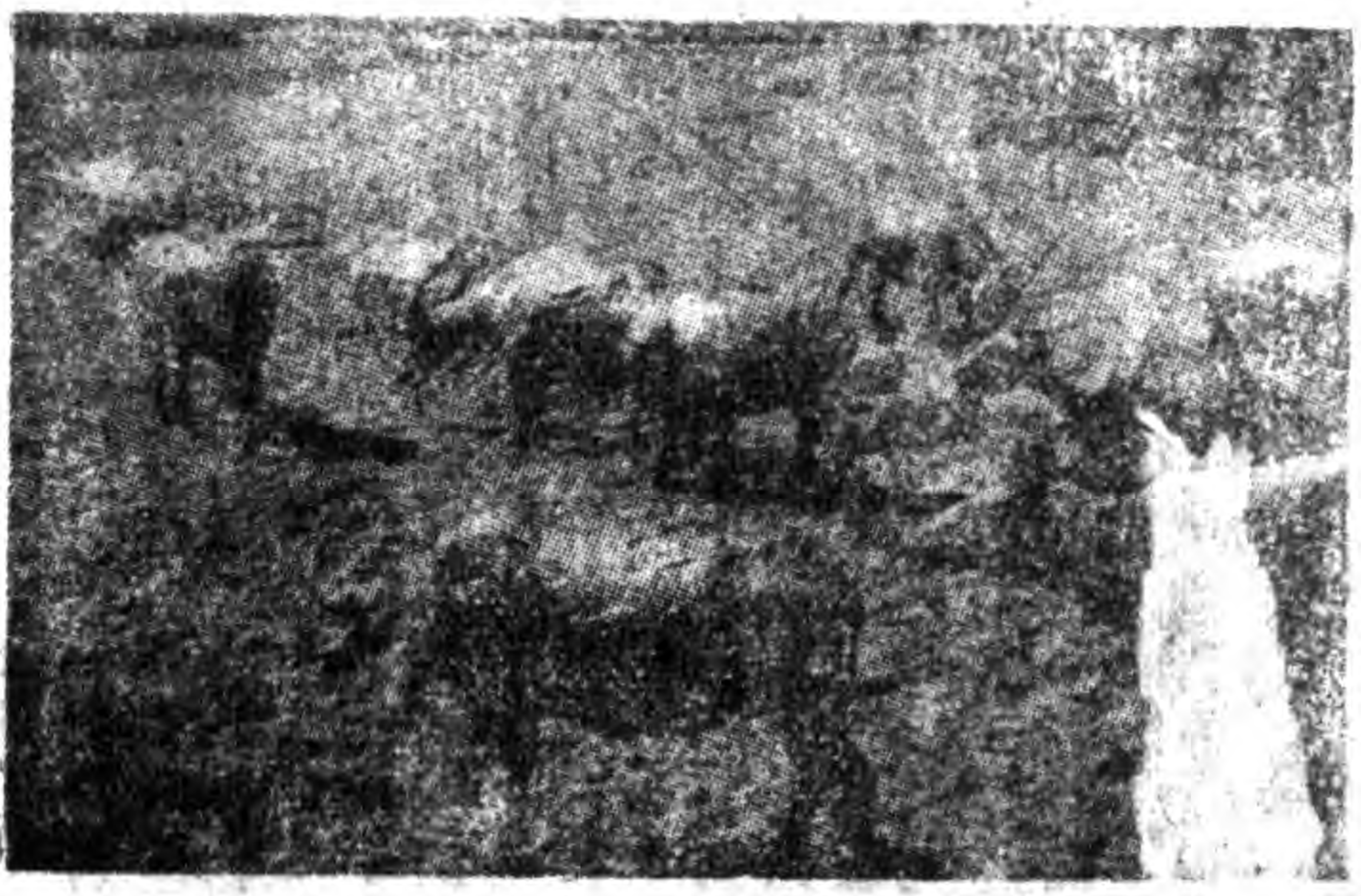
然後放
射。然
下了扇

起一支
子，拿
小棍，

音逸出，
被

路上，許多跳丹格舞的人們，正在穿衣服，
在多灰塵的小茅屋裏工作的時候，這些優雅的女
孩子們都全裸着上身。但到廟宇裏去時，必須用
毛巾遮蓋了胸脯，像到教堂去必須戴帽子一樣，
否則便是不恭敬。
他們在綠色襯衫和拖曳到地面的外衣上罩了
一片光亮的絲錦緞。

藝術家女
們精緻
地作了
在宗教
儀式裏
用的小
塔，他
們砍下
香蕉葉
或棕樹
葉，飾
以菓子
、花朵
，烤豬
，米，
雞等等
，有的
高至七
尺，重



十五磅。女人們把這些頂在頭上，莊嚴地向廟裏走去，這些東西，是以各種節目而改換的，對於這些惡鬼們，峇厘人輕蔑地把半腐的食物去祭，餓狗們接着吞吃了這些祭品。祭善神的時候，她們先將高頂頭上的好禮品，給神道享用，然而分送給不幸的窮人們。

舞蹈的第一個節目，是一齣啞劇，講皇帝強娶公主的故事。

這種舞蹈是十分精巧的藝術，跳舞的人都從三四歲便練起的，一直跳到十二，三歲才終止這生涯。但他們愛舞的熱誠仍舊不減。

丹格舞的音節還是二十年前舊調，舞步却已新式化。女主角的頭上簪了鮮花如牛皮頭飾，烏黑的眼珠間有一個美觀的小白點。

跳丹格舞的人，雖然也用聖水點唇，但比寺廟裏的舞蹈更甚有趣些，這些舞裏也插入史詩，諸如聖史格立脫的神話。

峇厘的舞蹈，連合着精巧的手勢動作以表現故事。即使手指的彎曲，也表示着某種意思，他們的戰歌載舞，外方人聽來頗感單調，他們在節日，一方面娛客，一方面敬鬼神。

胸可露腿不可露

有一次在北部峇厘，一個跳丹格舞的人，穿了短褲，人們都驚駭起來，因為峇厘女人的腿是不能裸露的。一個峇厘君主在蘇拉巴加，爪哇看到了賽路路的舞會後，痛詆歐美人的傷風敗德。貝多路還有種活猴舞，幾百個男人的手臂在



火把或月亮的光芒上揮舞，狂野得甚至會刺擊自己。峇厘舞則有軍事性，結果用短劍擊鬥。

在金太馬尼，我們看見了最感人的舞蹈。晚上迷霧遮沒了滿月，我們踏着寒街向跳舞場所走去，那邊，兩條急促的光線猛射着一個棕色的牧師，兩個老婦人，兩個農家裝束的女孩子。這舞會顯然很淒涼，一點不快樂，村民們來了。眼睛在火光裏閃爍，擁擠擠原來都是看客。兩個老婦人幫女孩子穿整了潔白的衣服，牧師開始同惡鬼打交道。兩個女孩子只穿整了衣服呆立着。

祭壇的前夜，是一男一女兩個粗糙的木人，他被縛着，呆笨地舞蹈起來，若有靈性然。兩個女孩子跪在他們面前，緊抓住木偶的竿

子，於是他們的手臂肩頭也劇然地震動了，單調的
 的歌聲製造出怪異的空氣，一個女孩暈倒了。而
 傀儡還是跳着，直到第二個女孩也昏厥了，倒臥
 下去。

地方。

刑罰重於罪過

峇厘還有個特出的藝術建築物，那是克龍剛
 法庭。

助手們就把二個僵硬
 的孩子豎起來，由二個男
 人抬了。不使她們的腳點
 地，因為她們身上已附住
 鬼了，接着便有驚人的事
 情。

反抗地心吸力

二個女孩子的眼睛緊
 閉着，在繞了屋子幾個圈
 子，她們的身子傾側了很
 深的角度，有人想扶正她
 的話，她會把他推去。
 同時，屋中央燃起了
 熊熊的火，使屋頂上添加
 了搖曳的影子。

像一朵花，她們的軀
 體向前傾倒，爲了避火，
 她們又向後翻倒去。後來
 她們被放了下來，仍舊僵

硬着，慢慢地在餘燼裏曳行，在火裏踏出路來。

她們在復元如惡鬼離去之後，什麼都記不起
 了。直至換上了別的衣服，才知道，自己在什麼



審判的時候，四扇大門敞
 開着，被告們注視天花板在痛
 苦中可看到有原始性恐怖的房
 間，克龍剛法庭好像塔司得地
 獄，有着過份的感覺，它可憎
 的天花板，使我想到了吉爾貝和
 蘇立文的刑罰觀念。

黑法衣和白假髮的法官不
 及原告被告和婆羅門教士的衣
 著更使場面莊嚴。

他們的法典上說：「作偽
 證者走到森林裏去時，他們將
 爲爬行的蟲所累，以致迷失路
 徑，跑來跑去找不到正確的路
 。他們將爲倒下的樹木壓壞爲
 閃電所打擊，爲毒蛇所咬嚼，
 爲水牛所撕裂。」

一石尖會割開他們的胸脯
 在海裏他們將爲鱷魚所襲擊。

他們將在做夢時站着時或吃喝時不自然的死掉，
 他們或他們的孩子孫子都不能在世界上做人了。
 他們將化身爲蛆、蛤、蟲、蛇、這些是對偽誓的

咀咒——他們永遠不得超生。」

我在峇厘的最後一天，曾隨了羣衆走到一個曠場去，那邊正有鬥雞的表演，四周是許多棉織物檸檬水的販子，我二分錢的入場費被拒絕了，那裏耳邊插花的老主人還大聲呼喊，「給這位先生讓路，但這房子的光線太暗弱了，使我不得不放棄這個趣味性的攝影。向海邊走去。」

一會兒，我到了小選太羣島之一的龍目。這地方曾爲峇厘人佔據過，而且還殘留着皇宮的遺跡。看過峇厘人的愉快，覺得龍目人較爲憂鬱。二地人民的不同，在女人底衣著舉止上較種族宗教更能看得出來，峇厘女人不受幕帷的拘束，輕鬆地炫耀着自己，回教的龍目，却是隱藏的。人的上帝阿拉。把女人作爲附庸品，幾同於先知們救釋出來的一羣——，他龍目的薩賽克人也不儘屬摩罕默得的回教，有人也飲酒喫豬肉。

關於峇厘人的愉快性情，在講到別地之前，我還想一述他們的葬儀。他們的葬儀中常有娛樂和馬戲，因爲死人底靈魂可達到上界然後復生爲更好的人。他們在一根獨木上彫出了獸形的珠寶箱，通常，給男人刻的是牡牛，給女人彫的是母牛。屍身上裹以絲絨，鹿皮，毛毯和許多飾物，把許多奢侈品陪他上天，人們喧鬧狂喜着在旁邊舞蹈，再把他火葬，但用火柴會不幸的，所以極高的屍架是用取火鏡或摩擦的火燃燒的。屍灰放在甕裏隨江流而去。

花園和統治者

在那曼達，賈克蘭格拉等地，峇厘的君王曾有過美麗的花園和宮殿。

回人、蒙人和峇厘人也會用噴水的玩兒。大隊的人們工作了幾年才做好這些花園，平壇，和掘成這些平靜的水池。這曾經豪華喧嘩過一時的所在，令人不禁有往昔之嘆，寒夜的幕帷降落到那曼達噴水池的時候，我們掉舟而去。

澳洲的沙漠，使東龍目的氣候甚爲乾燥，但那邊的棕樹橡果，猶同敘利亞的一樣，在賽潑，我看見一羣水牛，有趣地在泥沼裏沐浴，對於這種滿身污泥的休息和打扮我實在想不出一什麼比喻來，而且水牛們沒有這一套是不肯作工的。

佛羅理的五天

小選太最東邊的，是的摩爾。我登上了葡屬的一部，在這條路線上，旅客不比可以製造肥皂，乳酪，和火藥的乾椰子仁重要。船上一些鍊乳，車輪，大礮，肥皂，牙刷正預備着登陸，岸上是大堆的椰子仁。

我乘了車子，經過年老的火山，寒冷的巴峽哇，女人們穿了深藍色的棉織品，手臂上也染了顏色。

我又乘汽船到佛羅理的首都印地，那邊滿佈了栗樹，還有水門汀做的網球場，而人民却祇有

幾百個。我住在那邊大受優待，他們把我當作了富翁。

後來我又到加達去，那裏的人們會用陷阱捉牛。那些牛角都是紀念品，

「這個角嗎？喔，這是我用長槍殺死他的，一個人把他激怒了，氣力大得老虎也撕得死，那

個角更能刺死我。那時候，咖啡是芬芳的，陷阱是堅強的，而且，我有個新妻子，我們一直跳舞

到月上竹梢，才溜到暗中去，聽外邊的鼗鼓。諾，她在那邊。」

那個黑黢皮膚的女人一定聽見的，但是她仍在蒙滿灰塵的牛角下紡織。

加達人不大崇拜善神的，他們盡可能去取悅凶煞和妒忌的祖先。

加達的刀舞

幾個加達人拿了刀，整齊地排列着，他們戴了貝殼，象牙的項鍊手鐲。膝前掛了個大隊，那個舞只跳一會兒。女人則不然。在莊重的儀式上，女人們都盛裝了。

黎明之前，我又到達了馬米拉，那曾經盛極一時的地方已衰落了。廚房裏沒有了火，窗上沒有了玻璃，池裏沒有了水。茅舍依然很好，女人們曾經穿了漂亮的衣褲在這。倒了茶笑，看守望黑夜罩上三色的湖面，而現在，雲朵和霧靜寂地升上來，使我們與太陽遮隔了，如所羅門寶瓶裏釋出來的巨妖一樣。

西點服務部

徵求：



魯迅全集

約翰克利司多夫

海涅詩集

一部 一部 一本

出讓：



四部叢刊（全新）

一部

房屋：



本社編輯誠意徵求亭子間一間，願以四部叢刊（價值五百萬）為酬另外亦願津貼相當代價。

虎老與女人





壯麗的 · 遊記 ·

在說到愛丁堡的時候，它是對於無論什麼好字眼都受之無愧的。它實在是一個那樣有歷史性的城市，它的過去又那樣有傳奇性，以致對於它無論什麼好字眼都能用得上去了。這一個城市是在槍矛的鏘鏘，劍光的閃閃，以及砲聲的隆隆中成長起來的；由於它幾世紀以來的奮鬥所形成的性格，為英雄行為所磨練得那樣明快，又為冒險精神所照耀得那樣光亮，以致它的過去依舊活在強有力的現在。

現代的愛丁堡的確是強有力的。它並不是一個只夢想着過去的光榮，或者沉睡在昔日慘淡的經營中的城市。蘇格蘭首府的市民與首望着其上建立着古昔宮殿的岩石，他的煙突那樣令人不可相信地高聳，煙霧的雲霄中；可是他的雙腳却又那樣穩定地深插在現代石鋪的街道下，在這街道上在不停地發出着交通的軋軋聲，以及二十世紀實業的悉索聲。就從這種喧鬧的過去與生動的現在的融洽，使愛丁堡顯露着它這種特有的香味，尊嚴的空氣，以及它的成功，它的熱誠。

這首府的故事就從這岩石開始。導游書說明，它是矗立在海平線四百呎以上的上面，它的三面向外突出着，在統領並保衛成長在它的下面的城市。可是誰在這裏最初建造一個堡壘，用來向侵入者投以不惜的一顧，我們却無從確切知道。

據歷史的記載，羅馬人先來開發了這個區



愛 丁 堡 · 浪 夏

域，想來就是他們的鎮守軍隊在這個不可一世的地方造起了這個防衛的建築物。還有一個傳說，這裏就是處女宮的原址，是批克特族的國王們造了它，預備在危亂的時候，為他們的女兒們作一個避難處。可是直到了第七世紀，我們才有了歷史上的確切紀錄，在這個時候，愛底濶·諾森伯里亞的第一個基督教徒國王，派遣了一團前哨軍駐守在這裏。

在它當時，這個地方是叫做愛底濶斯堡，隨後，在塞爾的克人統治之下，把它的名稱改為丹尼丁。自從那時以來的幾世紀內，在這地方的周圍時常在有着忽起忽落的包圍戰，蘇格蘭人和英國人更在爲了要爭奪它打了又打。

在第十一世紀，馬爾可摩國王三世的薩克遜新娘瑪格麗來到了這裏，今日每一個到愛丁堡去遊歷的人還都會聽到人講起這位善良的王后，據說她每天要佈施食物給三百個乞丐，因爲到現在從那古宮只有她的小禮拜堂還殘留着，這是在全愛丁堡諾曼人的建築的唯一遺跡。無疑，瑪格麗王后是一個傑出而有特性的人物，在那小石塊上到現在還殘存着她沉靜而尊嚴的名字，那建築的其餘部分都不曉得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

從那最古的小禮拜堂走下來，在那裏有一片墓場，其中埋葬着她的幾千幾百個蘇格蘭子孫，他們都是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那次世界大戰中犧牲了生命的。這塊做過戰場的地

土上，還豎立着一個銅像，這是爲紀念蘇格蘭人爲他們的祖國犧牲了他們生命的人士的光榮才建立的。這是一個最能使人懷念的象徵，沒有一個游歷愛丁堡的人會把它忽略的。

石工和銅工，木工和染花玻璃工的設計師們和技術師們，全心協力地一起工作着，才完成了這個工程，這一具造像真是一件藝術作品，它地既完美，又典麗的。在這一件集體的工程上，各方面都完成得十分和諧，而且無論是誰的工作，沒有一斧一擊不被詳細地紀錄着的，甚至在那次戰爭中也出了力的騾子和鴿子，它們的作爲也都在那裏被描述着。居在最高的位子上的，自然是犧牲了生命的士兵們。

從那古宮，這小山是向皇家道伸展過去，從山坡盤下來，一直通到了舊城，再過去是隆市集，聖基爾斯新禮拜堂，最後，經過了砲門，就來到了好萊洛。在這裏聚集着許多古舊的住房，直到十八世紀爲止，在這裏居住着這奇異的人民，有錢財的，上流社會的，所及貧窮的，爲非作歹的都有。



銅像

兩百年以前，在這裏風行着一種轎子，裝置得很是考究，讓穿得很齊整的淑女或者紳士坐上，由別人抬了，可如她或者他的心意，要到什麼地方就到什麼地方去。到了這時，這個城市裏的人口自然而然地增多起來了，於是穿得很齊整的淑女們和紳士們就搬進來了，而開始建立了一個新城，有空氣新鮮的方場，有容雍華貴的穹門和牌樓，把舊城裏的小院子和狹街道，小酒店和鮮魚店，都讓給那些穿得既不齊整，又不清潔的人去用了。

在這些狹隘的小街上，在天剛斷暗的時候，街燈在昏暗而又破舊的階石上面，只發出一絲幽後的黃光，愛丁堡在這個時候，好像鬼就會在人的身邊出現。像神道學者諾克斯，他好像一直在大聲咒罵着。

這個舌頭像刀鋒一樣快的諾克斯，有人在他安葬的時候說到他：『在這裏埋葬着一個從不懼怕人的人。』還有一個人說：『這一個人能夠在一小時以內所向我們叫喊着的，比了五百支喇叭息不停地吹奏的還要響，還要多。……』還有珍尼蓋但斯，那個出售蔬菜的人，他在一六三七年夏天裏的一天，當牧師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禮拜堂裏讀上帝的祈禱文的時候，

新的和舊的

竟會把他的蔬菜担挑到禮拜堂去兜售。……還有在這里散過步的女人有亞爾德里基，司各德，史芬遜和史摩萊脫，托摩斯提昆內，詩人戴，還有畫家勒盤恩，華茲華斯和羅伯勃恩斯，波斯惠和約翰遜博士——還有許多其他的人，其中的許多都是從那著名的大學出身的，這大學創立在一五八二年，是用本城的真正民主精神創立的，這是市議會創立的『市立大學。』到今天，那所大學是全世界聞名的，尤其關於它的醫學院。

至於講到好萊洛，在那裏有創立在十二世紀的殘敗的修道院，還有文藝復興宮，一提到它，就永遠會同時想到蘇格蘭的瑪麗土后，她在這裏消磨了六個悲傷的年頭，是代她可愛的法國所受的辜，在這些陰暗的，窗子關閉着的房間裏，她在度着她悲慘的歲月。

好萊洛還能使我們想起一個有傳奇性的王室的名字。在一七四五年，查理愛德華王子就在這裏的古宮裏坐朝在燭光之下舉行着他短促的繁榮之宴。

可是今天這全城的脈搏是強壯地跳動在新愛丁堡中。誰沒有聽見過它最著名的王子街呢？它的一旁排列着優美的店舖，在另一旁就是公園，在一片古舊的湖畔，叢集着各種顏色花朵。還有誰能不注意到新城裏的那些十八世紀的方場和牌樓呢？像寬大的夏綠蒂方場，王家牌樓的穹門，羅伯亞當的新大學，還有那登記所——這些真可說是市民的光榮。

這些街道實在有許多動人的地方，可是它們偶爾也會有一個短處——比如史蒂芬遜就有過一次把它們描寫着說：『四通八達的風。』

有一個故事是講到上世紀某新聞記者有一次在這一個問題上弄得有些不大痛快，因為他正確上了一個度量衡學專家，他為愛丁堡的氣候辯護，向那新聞記者解釋說，在愛丁堡和倫敦所吹過的，是同樣的等溫線的風，那新聞記者聽到了那種解釋，還是顯出一種很尊嚴的樣子。他終於想出了一句回說的話。『關於等溫線，』他說，『我什麼都不懂得。可是我在倫敦從沒有看見一輛四輪馬車吹翻過。』

然而，這些愛丁堡人都是很倔強的，他們的倔強決不會被所吹來的批評，或者所吹來的風折屈。你同他們講話的時候，你會覺得他們生硬，可是他們熱心的；你會看到他們向你懇切地講到許多地方，他們說這些你非去看看不可，把他們所描寫的都寫下來，多得簡直可印成一本書——他們會講到全城優美的公共建築，它的博物院和美術館，它著名學校和紀念碑，從碧綠的小山上下望到全城的景色，還有藍的水。正在他們這樣講着的時候（以一種醇厚的聲調，這自從約翰諾克斯的時代以來，已經稍微變動一些了），你也許會覺得，他們對於他們光榮的過去，似乎在有一種戲劇性的驕傲。這種精神的確是從一種偉大的傳統所形成的，這種傳統也反映在愛丁堡本身的性格上，像愛丁堡那樣的首府已經習知過國王們的威儀，却從沒有鬆解過同人民的親族關係的結。

附圖就是愛丁堡最著名的王子街。





他是一個流氓，殺人犯，薄情人，同時也是一個偉大的歌王。

黑人歌王

宏農鞠

當一九二〇年初，德克薩斯州 (Texas) 的州長柏特尼夫 (Pat nie) 到州中反省院作巡視時，他視歷了一次不能忘記的遭遇。在靠近好斯登 (Houston) 的牢獄裏，有一個年三十五歲的嘎聲黑的人，正在渡其因殺人而被判三十年有期徒刑的鐵窗歲月。他自誇着說他是一「全世界十二弦琵琶彈奏者之士，」他請求允許能為這顯要的來賓唱奏，一獻身手。

當夜在看守室的門首，獄卒將罪犯帶到州長及其夫人與一些賓客之前。他先彈奏了一會琵琶，然後展喉而歌。

這些客人們從來未曾聽到過這樣的歌唱——那罪犯邊唱邊說，音調一會兒是有力而激昂，一會兒又是柔軟而富於情感。這些歌有着真切感，由於都是作者的生活經驗：種族的迫害，牢獄的暴形，戰爭，謀害，和在台拉斯 (Dallas) 及薛禮夫潑特 (Greenville) 的那些舒適的日子。

那黑人最後公然提出了恢復自由的懇求，使州長的心為之感動。他說：「我預備釋放你，在離任之前我一定做到。」

一年之後，赦令終於來到。柏特尼夫簽發了一些必要的文件後，便離去了首都。

——這，便是胡蒂理蓓脫 (Huddie Ledbetter

)，別名華脫波德 (Waller Boyd) 被判刑三十年，而僅拘禁了六年便獲自由的原因。

今日，胡蒂理蓓脫——或李蓓蕾 (Lead Belly)，人家常常這樣稱呼他——是被視為最偉大的存在的黑人民歌歌者了。紐約的環境使他的舉止文雅了許多，更使他懂得了許多規矩，但他們沒有改變他的音樂。他在夜總會中歌唱，灌了不少唱片，有着無線電播音節目，參加民歌的集會，並使美國民。歌裏的演奏戲單中增加了多種的歌曲。

當李蓓蕾在一九三五年新年裏被帶到紐約時，差不多是剛從獄中出來。他是一個不知名的黑人，為大都市的陌生的「聲」與「光」所震驚着。那天

夜裏，他的代理人羅馬克斯（Loebek）父子約翰和愛倫（John and Alan）——民歌的搜集者，和「李蓓蕾民歌集」的作者——舉行了一次小規模的招待會，參加的都是些作家、出版家、音樂家、藝術家、和舞台、無線電台方面有關的人們。聽了李蓓蕾兩個鐘頭的歌唱，他們是沉醉了，立刻將李蓓蕾的名字傳遍了全國。

新聞記者，戲院經紀人，和遊藝會幹事接二連三地來探望他。一家唱片公司擬就了一張週薪一千二百五十元合同請他簽訂。無線電台爭相延聘，威廉羅斯蓓納特（William Rosebriet）爲了他特地寫了一齣歌劇。出版商爲了獲得他的傳記版權而搶着出高價。

但是，如果說大家是對他的音樂感到樂趣，不如說大家是對於這嘎聲的黑人的個性與奇怪的行徑覺得好奇。他唱的時候穿着囚衣，頸項上圍着一條紅手帕。

一個紐約自由論壇報記者文章更激起了大家的「食慾」。他寫着：「他是一個強有力的黑人，一個沼澤地帶的沉鬱的歌者，他的聲音使棕色皮膚的婦人會昏迷，會對於她們的丈夫和愛人們發生一種劇烈的反動……。」

另外有個記者洩露出：李蓓蕾圍着紅手帕，是爲了要遮掉他那粗頸附近的醜惡刀痕。一個從露易齊安那（Louisiana）音樂家指出李蓓蕾至少殺死過兩個人，並且還害謀過另外一些人他曾經與薛禮

夫潑特和台拉斯地方，成千的放蕩的婦人鬧戀愛，許多不肯爲他甜言蜜語而失身者都受到他毆打

在紐約用了好幾個月的功夫很喫力地敘述了關於他自己過去的故事。不過，到今天，他生命史的一部份仍留着神祕性——那是一段可能永遠不會填起來的空白。

母親是個半血屬的印度人，父親是個意志堅定的農夫，後來竟變成了地主階級，在當時，這實在是可驚的成就，因之，老年的威斯理蓓脫（Wesley Iddelster）頗爲白人與黑人所敬重。

父母對於他們的獨生子胡蒂都很溺愛。有一次他的父親發現他——母親在打胡蒂，他立刻痛打了她一頓。

當胡蒂到了學齡，他竟使他的雙親懾伏於一枝老式的步鎗之下。在學校中，他的體力與勇氣使他變成了一霸。「我那時是個可怕的壞孩子」，他自己後來也承認，但他的教師對於他敏銳的智慧與領袖慾是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李蓓蕾除了音樂以外，最愛的是女人。他最初的戀人是一個鄰人的女兒瑪格麗特（Margaret），她對他流露出了愛慕的感情。當李蓓蕾十五歲時，瑪格麗特已是一個孕婦了。瑪格麗特的父母強迫着他與她結婚。可是這個滑頭的傢伙終於閃避掉了。瑪格麗特仍舊愛他，而且在產後的一年又懷孕

了。這時，李蓓蕾否認和她發生關係。但一般人的意見是攻擊他的，因之，他在摩林斯潑特（Morrison Poots）的身譽大落。

李蓓蕾是出生於一個音樂氣氛的家庭。雖說他的父親既不能彈奏，也不能歌唱，但他是一個誠摯的聽眾。他的母親歌喉極好，領導着教堂中的合唱團。叔父鮑伯（Bob）和泰利（Terrell）都是歌唱家。——泰利曾經送一隻手風琴給胡蒂。

「我最歡喜跳起來喊起來。我拋去了其他的，而整日整夜地玩那隻手風琴」。李蓓蕾說。

後來，他轉習琵琶，常常去聽教會中兩個著名音樂家布德考爾門（Bud Coleman）與詹姆費琴（Chas. Fordin）的演奏。「我聽了他們的演奏，深夜回家，想着那音樂輾轉不能成寐。」

這孩子關於每星期總有幾次在音樂會或舞會中彈奏了。但這些場合往往發生吵鬧鬥毆的流血慘劇。老威斯李蓓說爲他買了一枝連射手鎗。告訴他：「孩子，現在你可以不怕什麼人了，也不必煩惱了。假使有人欺侮你，我要你自己保護自己。」

不久，李蓓蕾在一次舞會完畢後想帶一位少女到家中來，他的情敵竟用武器攫奪她，於是李蓓蕾用他的鎗了，——開了兩發。

這事件發生，許多人勸他離開摩林斯潑特。除了那被稱爲薛禮夫潑特的華麗區「芬寧街」（Finnin Street）外，什麼地方都可以去。

如今，他是在那兒獲得了夠刺激的生活，由於

他的音樂和英俊，許多貴婦人都因爲他的居留而到以爲榮。

這之後的十五年間，李蓓蕾生命史中是留着額多空白。一個可愛的女人麗絲（Lizette）與他結了婚並且一同在一些鄉村中工作，度過悠長的夏日。「你們信嗎！我會耕種！」李蓓蕾自誇地回憶他的耕種歲月。「我日裏管理牛羣，夜裏整晚跳舞，看那些活躍的女孩子。」

在冬天，他們總是回到台拉斯，因爲那邊易於獲得一切日常用品。當錢用完了，麗絲便去找事做，而李蓓蕾則去弄他的音樂。

據一個熟悉他那時期生活的人說，李蓓蕾的生活頗感滿足。「有充分的威士忌酒飲，有充分的錢可化，有充分的女人可以去戀愛。」

但他親戚中的異性們並不全是易於對付的。有一個他所迷戀的女子拒絕了他進一步的要求，李蓓蕾便毆打了她一頓，終被判了一年的徒刑。

可是，數星期後，李蓓蕾越獄而逃到德克薩斯州德克爾伯（DeKalb）地方，改名換姓爲華脫波德。麗絲也跟着到了，但平靜與有規律的生活反使他惱怒，他受台拉斯的刺激與那邊放蕩的女人。

某夜，在舞會中，有人指責他不該去跳他們的舞伴，並且用手鎗攔住他。一剎那間，李蓓蕾取出自己的鎗向對方射擊，子彈貫穿了一個名叫威爾斯德福（Will Stafford）的前額正中。法官遂將他處

刑三十年。

前面已說過：由於音樂天才獲得州長尼夫的好感，他在拘禁六年以後便被釋放了。

他回到摩林斯潑特，充任油車夫，每星期得十二元，和他的母親住在一起。李蓓蕾對於母親有着不可動搖的感情，沒有人在夜裏能邀他出外，假使母親需要他作伴。

他新的愛人是伊蘭（Ira）他倆常常到油城（Oilfield）去。在那邊，李蓓蕾常為一些奇奇怪怪的羣衆演奏，他們對這個從州反省院中出來的腳色很是注意。

有一次，他正在演奏，突然發現身旁有人執着手鎗瞄準了他，他想避開時，他的後頸已被人用鋼刀刺入。

伊蘭跳起來幫他，捉獲了兇手，李蓓蕾也已將他頸上的刀拔出。他用亂鎗朝兇手射擊了一陣，然後去找醫生診視。「從那時起，我就離了那地方」他說。

或許是一種報復行動，沒有多久，當他工作歸家時，忽然遇了一羣人圍着要殺害他，他奮勇地用刀刺傷了好幾個人。結果他是被判刑十年，送到了安哥拉（Angola）監獄。

有一天，羅馬克斯父子（約翰和愛倫），爲了搜集美國民歌，遍遊了南部，而來到安哥拉。不久，便遇到這位「全世界十二弦琵琶彈奏者之王。」

之後，他們爲李蓓蕾懇求當局釋放。不滿一個月，李蓓蕾便又變成了一個自由人。他挾着琵琶去尋約翰羅馬克斯，終於在德克薩斯州的馬歇耳（Marshall）地方某旅館的門廊尋到了。那時是一九三四年九月。

「我現在願意爲你服務，老闆。」他說：「我是世界上最好的車夫，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廚師，我是世界上最好的製床者。」

約翰羅馬克斯很對他懷疑。的確，他是需要着一個車夫幫他去搜尋民歌。但是這罪犯是否可信任呢？他叫這黑人跳躍，發現了他身上藏着一柄長而鋒利的刀。

他於是告訴李蓓蕾，在奧斯汀（Austin）他有一妻一女，爲了她們，他想多活一些日子。

「我可以雇用你，假使你答應我一件事。如果當我們的車子是在一條冷僻的路上走，你可以要我的車子和錢，但不能要我的命。告訴我，我可以將所有的錢給你，坐了我的車子走。」

「老闆！」李蓓蕾很感動地說：「我想不到你會說這些話。老闆，我對你所想到的是這些：假使有什麼人要謀害你。在他剛動手時，我會跳到你面前，讓鎗彈射在我身上，而不讓你有絲毫損傷。」

他後來一直履行着他的諾言，沒有別的侍役會比他再關切主人的了。——李蓓蕾並且還成了搜集新歌的難得的助手，無論羅馬克斯走到那裏，李蓓蕾總是與當地人士間建立了極好的友情，並且爲他

們載歌載舞，非常賣力，與他們競唱。

「當展開競唱時」，羅馬克斯說：「我常常將需要的歌唱紀錄下來。」

在羅馬克斯的「領域」裏，包括了一部分的牢獄。因為在此中常能發現一些不易聽到的和諧的歌聲。李蓓蕾對於這牢獄中短短的勾留極感愉快。在他到後僅十幾分鐘，每個人都在他鋪張的敘述中知道了他過去的生活。

當羅馬克斯發現李蓓蕾經過數星期的旅行而變成一頑強不馴後，他容允他回到芬寧街看他的新女友瑪莎 (Morris) 去。這以後，李蓓蕾的生命史是揭開了新頁。

一天，李蓓蕾接到美國現代語言協會會長的緊急電報，希望能在他們于費城 (Philadelphia) 舉行的年會中能聽到他的歌唱。羅馬克斯是不是允許他到北方去呢？經過多番考慮後，羅馬克斯是同時同意了。

李蓓蕾在這「兄弟之邦」中是顯得非常活躍。新聞記者們對於這個來自沼澤地帶，有着不良血液，而在一羣具有特殊見解的教授們前大唱其淫猥歌曲的人，宣揚了許多情感豐富的故事。他在許多藝術團體中一次又一次地演奏。

離開費城，羅馬克斯領他到紐約去度聖誕節前夜。李蓓蕾在一羣有素養的欣賞者之前歌唱。待遇優厚的合同紛紛向他提出，照片在許多報紙上出現

。一家官方雜誌為他印出一張面部特寫像，他整整地朝它注視了六十分鐘。然後，交給瑪莎，開心地說：「妳正在望着音樂之王。」

各城市都來函邀請他，因之，羅馬克斯父子決定領了李蓓蕾作一次環遊。李蓓蕾吸收了許多歌唱的優點，開始成爲獨特作風。

結果使各階層的人們都對他有了嗜好。當他唱一些關於妓娼、賭徒、酒鬼、三角戀愛、麻醉藥、女人的歌曲時，聽衆在他的字句間感到了一種真誠味。

有人這樣批評：「他的歌不是躲在象牙之塔裏的無靈魂的虛構，而是從經驗中獲來的充滿了血肉的艺术品。」

他每次演奏，即使是早已約定若干報酬，可是仍喜歡用帽子在全場兜一圈「討賞。」有一次他一直唱到了午夜，聽衆都感到十分滿意，當傳遞帽子時，每個女賓是給了一元錢，而每個男賓是給了一張五元票。

李蓓蕾當時是高興得了不得。

羅馬克斯父子，李蓓蕾與瑪莎同住在威爾登 (Wilton) 地方的小村中。有一個時期，這小小的集團過得很快活，但爲在另一次環遊中，煩惱是開始發生了。

在羅却斯德 (Rachester) 李蓓蕾失蹤了好幾個鐘頭，原來他吃醉了，衣衫弄得污穢不堪，在歌

唱會中未能有良好的表現，在拜佛羅（Burrill）他將所有收入的錢藏進私囊，而不交給約翰羅馬克斯保管，又賣掉，去換上一件新式漂亮的，他需要着很多錢去化。

這時，環遊已經完結他很感到不快活，羅馬克斯，勸他與瑪莎回到露易齊安那去。他答應了他離開德克薩斯州的時候是挾着一隻破碎的琵琶，拾了一隻藏着零碎物件的紙袋，穿着一身醜陋的囚衣，而如今，回到南方去時，是帶了皮包的新琵琶，神氣的衣服，和塞滿了衣袋的金錢，他發誓不再為羅馬克斯歌唱，他要到故鄉去居住。

但是兩星期後，李蓓蕾的念頭完全改變了。他寫信請羅馬克斯到露易齊安那去為他重處理一切，爲了在那兒有許多人對他提出建議，而他不知道怎樣去對付。

「我希望你來此爲我管理經濟，除了你，我不需要其他的白種人。」他寫着。

李蓓蕾最後是回到了紐約，他漸漸習慣於這社會的事物，他的行爲是改變了，只有音樂方面除外。

他那灰白的頭髮如今是常常修剪了，他灌製了許多營業性的唱片。有時在無線電節目中獻奏——而任何一個民歌的集會，他總參加。

他是他那一羣最超越的發言人。某觀察家最近說：「他是一個綜合體，因爲他爲他種族的憂鬱而歌，爲牢獄中的暴刑而歌，他唱出了他親身的經

歷。他在美國人面前報告了他的種族的情狀，也提出了可怕的挑戰。」

有人更指出李蓓蕾是現代少數的真正藝術家之一。

在夜裏，李蓓蕾表演完畢後，他最喜歡攜帶幾個友人到他家裏去當大家一杯在手，他便掀動他的嘴唇，彈彈他的琵琶，對瑪莎說：「現在，我能夠使它真的訴說了！」

的確，他能夠。有時，他要彈奏到日出時才停手。他在歌唱裏是再度地生活在從前曾經身歷的愛與恨之中了。

• 西點派對 •

西點同人，願以菲薄的力量，爲讀者効勞。故創辦西點派對。按派對是從英文 Party 音譯而來，並非專指「舞會」而言，我們希望在這塊小園地裏替讀者，作者互相介紹。

如果讀者與作者希望認識某一個類型的人爲友時，可以先把自已的身份寫明，諸如。關於職業或學歷，年齡，興趣，性別諸方面的情况寫信寄到西點編輯室，另外再寫明希望認識那一種類型的人爲友。

在創辦之初，先以介紹雙方通訊爲主，第二步舉行派對，介紹雙方正式認識。

鱷魚神的新娘

仲平

像閃光一樣，那鱷魚射過去迎向敵人，血盆大口猛張了，把弱小的手臂吞進去，狠狠地一咬。

在羅習習河與泰甘伏加湖交口的多瘟疫的沼澤上，瀟動着許多笨重的鱷魚。

其中有一條，最為兇猛。他有蹼的腳正在惡臭的黏泥裏，着啜啜聲。

他那可怕的尾巴扭曲着，他的腳在輕緩地移動，漸向對岸推進。那邊，是比屬剛果的伐卡拍茄村。活潑的黑處女們會在每天早晨到這水灘來浸浴。

如果沒有什麼驚動，她們將把留在岸上的木桶，大胆地帶遠去浮在上面。萬一那河怪醒來了，她們便急急地向岸上逃回去。

那修積了五十年食肉經驗的殘忍的大鱷魚完全知道了這些。今天，長久吃厭了魚類和堅韌的獸肉後，他渴望着一些精美的人肉。

那鱷魚遊到了有水的地點後一動不動地隱藏在蘆葦裏面。女孩子們正在來了。他仍舊不動，竊聽她們底大笑尖喊和澆水的聲音。

這天早晨共有十一個女孩。那個頂漂亮的娜妮妮談笑得最起勁。因為昨天那年輕的首領曾經向她求婚。他又把掛在頸項上的他所送的象牙護身符示

• 她噬吞魚鱷 •



，他死後還塗了香料保存在壁窟內。

「我要去殺死一些，」我打定主意，「快此搭篷帳吧，」

卡拍拉路便擇定地方，一聲命令，人開始工作了。我正想走向行儀式的所在去時，他奔過來。

「不要去射鱷魚呀，華那，否則你會死的，」他向我懇求。

「你說什麼？」我問。我決心殺死那條鱷魚。

當然，爲了這個決定，在以後我遭遇到了危險，在目前却沒有什麼預兆。我也一點不懊悔。

費了一個星期我才弄去了伐卡柏加人對我的防禦。他們是一種野人，不須要白人的。

馬吞果，那個村中的賢人，同我解釋村裏的一切事情。我到他屋裏去的時候，那個女孩子的父親拿古拉·古拉也在。原來那「大怪物」已吞喫過他的長女

，現在又是第二個，而且都在結婚之前被喫的，他們說這預示着一種不幸。拿古拉·古拉必得同這大鱷魚

決鬥。

假使他也死了，他和二個女兒的鬼魂會打破他的肚子進入幸福的天國去。那裏一切都安寧和平，有好的狩獵，好的食物，好的飲料，好的愛情而無勞作。

否則，拿古拉·古拉會割破鱷魚的肚皮，把他女兒的靈魂放出來。

拿古拉·古拉是個不重要的小人物，有着怯弱的神氣，在我走近的時候，他退縮到茅舍的暗角去了。

我不信任地問馬吞果：「你意思說他要同伽福麥

亞決鬥？」

「是的，華那。」

「完全靠他自己？不用鎗？」

「是的，華那。」

在那個角落裏，那小人物莊重地點點頭。

「那末用什麼陷阱嗎？」

「不，華那。不用陷阱。用一柄刀和一根繩。」

除了我剛到的一天他們在河邊跳舞外，第九天早晨又跳起來了，且成了日常的程序。那儀式如此地愉快，全村的人都興味十足地參加了，我每天在一個有濃蔭

的角落裏看他們都要過幾個鐘頭才結束。

天一亮，鼓手們就站在水邊，開始其討厭的喧擾，他們的面孔塗了白粉，摸做着鱷魚頭；處女們則

在那邊取水。

他們作着大合唱：「伽福麥亞，你底少女們來了，啊，伽福麥亞。來撫平你底忿怒。來請求你底慈悲，啊，伽福麥亞！」

然後拿古拉·古拉從馬吞果的屋裏走出來，他已在那裏密商了一早。他的蒞臨引起了大陣喧嘩。村民們排列了一個U字，拍手吆喝。

那個小人物，頃刻間忘掉了一貫的自卑態度，攔住了二個行近他的童女。拉曳她們，在騷鬧的人聲裏

佈弄她們，其他的女孩們緊緊地跑近。人們隨着爆出了最後的呼喊。

他們進入村莊的時候，騷音才漸靜下來，他們慢

慢地回家好好的休養一個下午。

拿古拉。古拉被改造成另外一種人物了。日復一日，他自陰暗的馬吞果家出來，投入雪亮震耳的儀式裏，很明顯地，他已變得強壯堅定了。

人們圍住他跳舞時他成了一切的中心——他感到更其重要。這種改變方法是如此的有力致令人相信以羸弱的手臂去殺死那可怖的大東西，已非超人的工作了。

星期一的早晨，處女們汲取了三倍的日常飲水。

星期二沒有跳舞。馬吞果發令不准人們走近河岸星期三尤其緊張。一種緊密的希望籠罩着全村。

指定的日子正到了，星期四早上卡拍拉路走到我營帳裏來，叫我跟着他。我允許不干涉他們的爭鬥。

每個茅屋都封閉了，卡拍拉路向我耳語說除非馬吞果着人去，或請我開鎗發號，沒有人可以出來，爲了不使有任何聲音迷惑拿古拉。古拉。

唯一可聞的，祇有河上迷霧裏的不斷的「咩咩」聲。

走到河邊！我發現了悲哀的「咩咩」聲之來源。

一棵小樹上，繫了一只小羊，這是僅次於小孩的精緻食品。

不說一句話，卡拍拉路指給我看進去三十尺地方

的另一棵樹。在那棵小樹的幹頂上繫着一根繩，鬆懈地接近那只小羊。

卡拍拉路叫我走入一簇叢林去，躲在後面，他踞屈在我的近旁。

立刻，自另外一個草叢裏出現了二個人，一個帶着得意的神情，堅強地走着。那是拿古拉。古拉。他

的右前手臂包裹了紆曲的樹皮。

另一個是馬吞果，他的手裏持了個堅實的武器。他俯下去拾起了繩索的一端繫住了一束東西，那東西像把刀，自一尺長的鐵樹柄上突出了二片利刃粗砥着像個滴漏。

把繩縛住了「滴漏」的中部，馬吞果握住拿古拉。古拉的肩頭。急急地一拉，把那「刀」遞給了小人物，凝視一回他的眼睛又搖撼了他。拿古拉。古拉再生氣勃勃地點頭。突然，他轉身走了。他去躲在離羊一步多的大樹背後。

現在我懂得是怎麼一回事了。如果伽福麥亞來了，那小羊便是唯一的食物；因爲拿古拉。古拉穿了件油衣，已沒有人味了。

假使那小人物忽然出來了，鱷魚必定會衝過去的。他將張開血盆大口，把那個敵人抓進去狠狠地咬下，一切都在一瞬間。

但是拿古拉。古拉怎樣能如願地在幾分之一秒內把刀垂直的放進去，放在鱷魚嘴吧的中間，使他的上下顎爲二片刀釘住。

情形最好，他也得失去右臂壞疽病立刻會進去，極厲害地使他痛死。

靜靜地我置妥了我的來福鎗，打開保險門，對準了二十碼的距離。一只手忽地把鎗推開了，那是馬吞果。他莊嚴的眼睛提示着我不干涉的諾言。他欣動嘴唇，沒有聲音，但在說「伽福麥亞來了，不要動。」那小羊的哀鳴格外使人難受。我的四肢抽筋了。似乎幾個鐘頭已過去了。那個無休止的凝固完全使人

困惑，我混身是汗。我沉重地抬頭看看手腕錶上指明過去了二十二分鐘。

馬吞果的手臂壓我一下。我睜大了眼睛，可是什麼也沒有見。也沒有任何新的聲音。拿古拉·古拉的背脊不會動。羊叫的高度也不改變。

一個黃綠的顏色慢慢在那邊出現了。小羊的頭對準了河面失望地叫得更響了。

緩緩地那個惡鬼底頭漸漸看得清了。邪惡的小眼在向岸上搜索。於是他凝視在柔弱的羔羊身上來了。那鱷魚神祕地向岸爬來，我想他將要去攫取羔羊了。

馬吞果發出了一個尖銳的聲音，又像豬叫又像哼鼻聲。立刻，拿古拉·古拉自樹背後走出來了，右臂直伸向羔羊。

像閃光一樣，那鱷魚射過去迎向敵人。血盆大口猛張了，把弱小的手臂吞進去，狠狠地一咬。

拿古拉·古拉却驀地跳回來。右臂仍舊連在身上，手裏已是空的了。

那鱷魚豎了起來，躍起十五尺高，露出光亮的肚皮，短腳在狂暴地向空中亂划。忽地一個筋斗，他不見了。

大浪花竄了起來。我完全忘却了射擊，事情已過去了。四周頓起噴嘩聲，大浪冲天，繫着繩索的樹在猛搖，表示拿古拉·古的勝利。

拿古拉·古拉呆立着，像一只軟垂的空袋，不留意陣陣撲來的水點祇緊揪住鱷魚的翻滾。

河裏鱷魚在向莫名其妙地半釘住牠兩顎的東西抗爭，他每一用力，刀鋒更深入皮肉。

我想：「牠再從水裏掙扎時，我來結果牠，」我忍受不了這種痛苦。

那野獸的痙攣扭曲，崩起來了一個紅水浪，使我快快退回。陣雨一停，我又向前。但在我舉起來福鎗之前，發現水中已不單純了。我用力從霧中看出去，生蘚苔的東西迅速地向岸上羣集了。

為天性所驚覺，幾十條的鱷魚衝向這曾經威嚇過牠們的大鱷，看牠痛苦，使牠速死，却奪牠的屍體。那些東西如此巧妙地利用機會，使我看呆了。伽福麥亞的痙攣依然恨毒地繼續着。有一條攻擊者，更其大胆和不耐，偷游到堤岸和牠之間，突擊牠的尾巴。

那倒是難開鎗的。在一個衝動下，我舉起了鎗，面頰靠柄上，欲對準目標。但是伽福麥亞又為一個新痛楚弄狂了，聳起怪異的跳躍。

「華那！」

那個苦痛的聲音剛達我耳際，什麼東西已來我身邊打擊了。我的肌肉不自主地收縮，手指板着鎗機。鎗響了，彈出了我底手，那根繩索掃着我的腳，把我在堅硬的土地上拋上拋下。毫無辦法，我投入了股紅的鱷魚圍集的水裏。頭向下地跌。

雙手觸着泥底，我用力地把頭仰起來兩腳却黏住在汗泥上，沉下去了。我失望地狂怒着掙扎。我的頭

剛伸出又為鱷魚尾巴掃起的水圍撞擊又失足了。再沉下去，再一番掙扎，再看到了光亮，我怒恨地透氣。

右邊一個旋渦，左邊一個浪頭我被弄昏了。迅速地擦一下眼，在岸上，我只看羔羊的白點。我與提

岸間猛射着無數邪惡的箭般的波紋。不出十尺；一個獸鼻子觸出來。嘴巴張開，看見我的鎗在裏面。格格一聲，一咬兩段流在我的左右。

我看得難過了。驚慌像幾百枚尖針一樣攫我。我的腳更深沉了。水已到了下巴，我不敢再動一步。神奇得很，沒有鱷魚來攔佈我。我可要昏去了。

接着另外一個騷動在我近旁爆發。那繩索鞭撻着激動的水面，很快地又不見了。如果我能抓住他，我想，也許能爬上去。但是那裏去了呢？爲什麼沒有人來幫我呢？拿古拉·古拉，這小人物之勇氣的影像閃電般地擊了我。使我消除了恐懼。給我新的力量。

我試試向岸上走近一步，再走一步，再走一步，我踏到了一塊石頭。水已落到我的手臂了。現在我看到了那根繩，知道了爲什麼鱷魚們不來處置我。伽福麥亞還在戰鬥呢。

「穩定點，華那，」卡拍拉路向我說。

我抬頭看，他在那邊呢，這好孩子。他正爬在一個樹枝上，想把樹枝壓下來接近我。他的雙腳爲別人底手握着，另外一人底身體半藏在樹葉內。

我伸起手臂，抵起足尖，儘可能地升高。我碰到了一些樹葉，拿住他，腳一脫，身子失了平衡，幾乎跌下去。

「等一等，華那，」卡拍拉路喘着氣：「等一等！——他打先的人身又高進了一步。漸漸地，那有彈性的長樹枝變得更低了。」

「現在，」卡拉拍路慢慢地說：「拉得越高越好，華那，等一等。」

我試試那塊石頭。我用足了力氣，向上一聲，這次我拉到了堅實一點的樹幹。我却又沉下去，心停止了跳動。但是我的雙手似乎攀着在樹枝上了。

「預備！」

火燒一樣的劇痛，刺着我的肩頭，——我終於被拔出那可詛咒的河水了。

蘇聯書中的美國

蘇聯的兒童必須受七年的強迫教育，學雜費全免，書籍則由學生自購，英文也是重要課程之一。

蘇聯小學的歷史和地理教科書的編輯方針完全是按照共產主義的解釋的，教科書上的美國是這樣的：

「美國是一個龐大而富庶的國家，但這個國家却掌握在一小羣百萬富翁的手裏，他們都是資本主義工業托辣斯——如鋼，油，銅等托辣斯——的首領，他們手裏有幾萬萬甚至幾十萬萬塊錢。這些百萬富翁生活奢侈，儘量榨取勞工的血汗。工人每天工作九小時至十小時。美國工人的勞比歐洲工人更緊張，所以一到四十五歲，工人便失去健康，變成一個老頭子。」

「美國的國會是兩個政黨的議員組成的，他們都代表着大資本家，大資本家是那個國家真正的主人。」

「紐約是一個大城市，市中心都是百萬富翁的摩天樓，郊外則是污穢的貧民窟。生活費用異常的高，尤其是現在，那個大城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失業，得不到布爾喬亞國家的幫助。」

時裝設計

☆畫卿顰李☆

圖1 旗袍與上裝用同色的呢子做，例如今年流行的灰色，再配了翠綠的麂皮手套，皮包，鞋子。

上裝是很普通的式樣，注意它的領口和肩胛。袖子不是接上去的，肩胛上沒有縫。適宜於平時，白天，或購物，或上街，或看電影穿。

★



圖2 在旗袍的當胸鑲了一塊喬琪紗，揀五色燦爛，不規則的圖案，因為旗袍本身是素色的呢子。袍子做四分之三長，袖口邊沿了喬琪紗。

★



圖 3 這是一件坎肩，用橫條較硬性的綢做，中間一根金屬的腰帶。坎肩下擺是不規則的荷葉邊，肩胛可以裁闊一些。



移 心 術

• 春 安 陶 •

現代醫學上能否藉用外科手術把人體衰弱器官用新的代替？能否把脆弱的心臟掉換新的？能否採用人造的腎臟器來幫助醫療受損原來器官？從表面看來這些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現代科學發展已循着那種範圍研究；本文所述就是現在醫學發展的標石：

(一) 在衰弱的心臟旁移植新的心肌

經過這種手術後。新鮮活潑的肌肉組織可移植到你的心臟用來替已死去或將死去的心肌。這一種手術，可能利用醫治心臟病。

在紐約醫學學院中有兩位醫生曾經做過那種實驗，表示在人體上經過這種手術亦極其可能。這二位醫生大名是孟達爾·威斯太同貝家名·奇·式非洛夫，他們曾經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他們的究研。

雖然他們的試驗在動物身上得到成功，預望將來在人體上能用同樣手術。那一個醫生曾從狗的下腹同腿部割取小條肌肉包繞在牠們心臟四週。

在二天內，經過手術後那些狗已完全復元，能往來牠們的狗窠。六星期內，那心肌種機械器具

已固生在心部，代替原來業已毀壞的肌肉。那種試驗顯示出自然的適應：在心臟部的肌肉是不隨意肌與腹腿部的隨意組織，截然不同。但是經過移植的肌肉不久就能適應新職務，能正常地擔任不隨意肌所行的工作。

(二) 人造腎臟器

還有一個，利用人造腎臟器官代替主要器官實驗成功的例子。

自從一九一二年來，醫學研究員一直曾設法用某種機械設備來代替腎臟所作的功用。現在有二個荷蘭醫生，W·J·拷而夫同H·T·J·勃克設計着那

到底腎臟在人體內有什麼功用呢？牠是擔任化學淨鍊的血液，同是清除排泄水份與尿一類廢物的濾管。人類腎臟器所必做的工作相當大——平均每日經過成人腎臟的血液有一千五百夸脫之多。

機械上講起來，人類的腎臟是由許多非常微細的小管組成的，粗大的器具能起化學性的分離作用，籍滲透之力能排泄水份與廢物。現在你或許還記得在你高中時所念化學上的一「滲透」實驗程序，你使一種酸性濃度不同溶液被多孔的薄膜彼此分離；弱酸溶液會散佈在被強腹吸收的薄膜上，把它沖淡，就能產生出一種壓力。人使內部的腎臟相似地亦起了異曲同工之

妙。

當腎臟不能起此功用時，廢物就會沉積在人的體內，這就是所謂「尿毒症」現象，那意思就是尿酸滯留在血液中，達到某種濃度，會起像毒藥一樣的毒化作用。

我們的腎臟一直健全地工作，然而如果受到驚嚇，火傷或有時經過大的手術後，可能失去它的功用。在這種情形下，你必須使它暫時休息。如此始能復元痊癒。

那就是人造腎臟器所要設計做的：使得它暫時休息等到它自己健全時為止。兩荷蘭醫師設計的器具包括一個一吋闊，一百尺長的複雜管子。那管子螺旋形地圍在一圓柱上，圓柱轉動使得血液從左面流到右面。那管子是放在灌濾器內，應用滲透作用去濾洗血液。那人造腎臟器是終日置在人體外面，它使血液通過它內部，再經過細管幫浦送血液進入人體內。那器具用來使得腎臟器暫時休息——其實可以說就是生命與死亡之間的休息！

(三)暫時的心臟

W·詹姆士·加特納爾博士在一美國醫學會期刊「一文」中報告他研究所得其他包括血液循環的技術。

他想發展出一種法子，阻止腦病開刀時過份的流血。爲了防止這種害處，他從生病病人腳部的大動脈中抽取血液灌入一個「附屬心臟」器具。

在這種情形那個「附屬心臟」包含一個暫時貯藏

血液的儲藏器。當動手術時它可減輕血壓，避免過份流血的危險。當手術完畢後，血液仍可壓進體內。

(四)兩個心臟跳動好如一個

在將來，不用移植肌肉而可能用移植一顆新的心臟來治療那種難醫治的心臟病。

此種技術尚未應用於人類，但是有一個俄國科學家，戈爾基醫學院雪熱新教授曾經確實在青蛙身上移植得到成功。並且曾在狗，貓，兔子身上移植過。

據「聯合報」所載「雪熱新博士最初移植蛙心；後來那些青蛙繼續活着，且正常產卵，正常血液循環狀態。再後，他在狗貓，兔的心臟試驗，把第一顆心移植在動物的頸部，並且使它同動靜脈循環系統接連在一起。」

在熱血動物的實驗中，雪熱新博士把它們原來心臟的地位移動，用另外的心臟來輔助血液循環。結果這二顆心臟都能健全地共起循環作用。但是他試驗青蛙時，把它原來的心臟完全拿掉。

這種工作雖仍舊在實驗時期中，可是能指示出將來外科術上能取換人類衰敗心臟的方法。

下期要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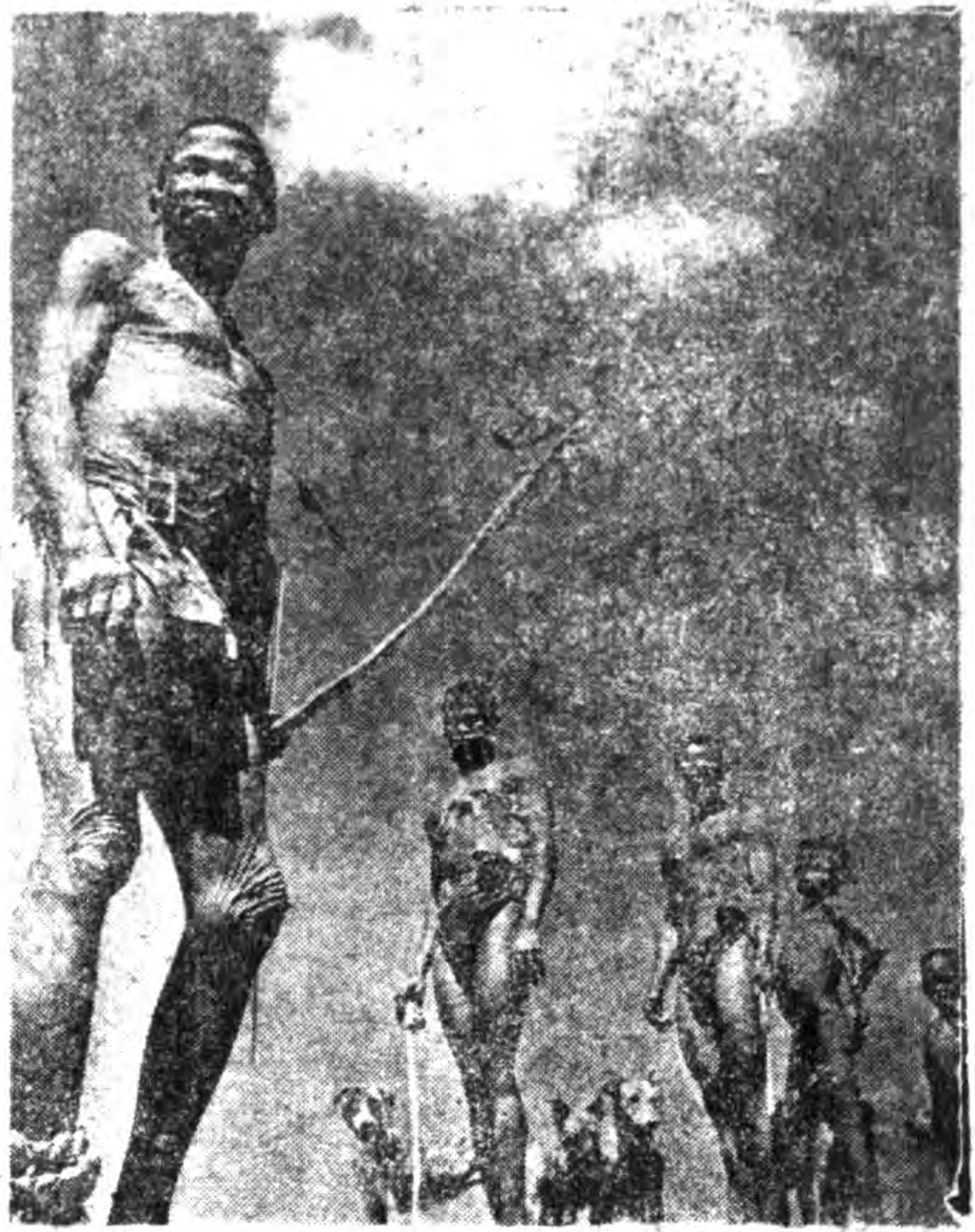
飛虎隊從商記

邵陽

從數百萬人口，
幾世紀以來已死剩七
千五百人了，這一個
古民族不行將完全消
滅嗎？這是關於他們
第一次附圖的報道。

南非洲的布西門族

• 鈞田 •



在南非洲擴旱而炎熱的曠地上，有一個行將息滅的種族殘留在那裏。他們是布西門族，人的個子是小小的，黃棕色的皮膚，頭髮密密地懸緊在頭蓋上，耳朵的下面並沒有下垂的柔肉，眼臉的皮很狹窄，皮膚乾燥，一上年紀，它就很容易皺縮攏來，就只他們的臀部却特別

寬中。他們是全世界最原始的民族中的一種；可是從他們到現在還生盞着的這一點可以看到，他們所採取的生活方式，對於他們密切接觸着的環境，是很能夠配合的。

本文中附的插圖，都是關於布西門族中南方人的生活狀況，這一部分人是住居在非洲中南部的南加拉哈里沙漠的沙丘中。在現存的布西門部族中，他們是少數比較純粹的部族中一種。他們是被荷蘭人最早

• 一羣布西門部族帶着獵犬的獵者 •

肥大。布西門這個古民族，他們是兼具黑人和蒙古族人兩種人的特性的，此外，自然還有他們自己的特性。他們是游牧民族，他們的生活方式，是既不蓄牧，又不墾植的，更沒有固定的住處，是在依着氣候的變換，隨處遷移着，永遠在不息的對於食物和水的尋



發現的。他們最初居住在那無窮的廣大的地區中，有好幾百萬的人口的，可是到現在却減少得只剩七千五百個人了，其中的大半已經都是血統混淆的。幾世紀以來，布西門人屢屢被移居進他們的這個區域中來的強有力的黑人民族所征服着。後來白人進來了，在殘暴的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戰鬥中的他們又遭受到了大量的屠殺。現在布西門人是受到南非洲政府的保護，在達到久早的時候，還能得到食品的救濟。這個殘餘的「野蠻」民族，在他們廣大的游牧的沙漠間，可自由自在繼續同自然奮鬥。

他們怎樣同自然奮鬥的情形，我們從本文的附圖中可以看到一些——這些還是關於布西門人生活的第一批圖照。這些照片是生活雜誌的攝影記者在布西門人所居住着的荒地上趕了六百哩路才攝取到的。

他們的住屋那樣簡單，只要樹枝乾草就可蓋成一所小茅舍。

每一個布西門人都是一羣狩獵中的一員，這一羣狩獵人又都是一個特殊種族中的一部分。可是這羣族只是些講着同一種言語的人民的集合體而已，那一羣人才是布西門族的社會基礎。它包含着好幾個大家庭，大都是一個丈夫有着好幾個妻子的，他們一同在一個廣大的區域裏遷來遷去，在這個區域裏的時候，他們都沒有認會是他們隨意可取捨的。他們在遷移的時候，他們可覺得十分方便，因為除出了在他們的身上所有的一些簡單的衣著以外，可說一些的東西都沒有，如你從第一圖中所可看到的。他們所居住，是他們隨時用乾草蓋起來的小茅舍，這是他們用來躲避太陽，躲避風的唯一場所。年紀最長的，最懂得事

他們把可醫治病的各種藥子藏在獸角中。製衣是男子的工作，圖在為女子製下衣。女子正在將各種樹皮研碎作為香粉用。



務的狩獵人祇作為一羣人的領袖。

雖然這一羣人並不在受到一種形式的法律來管理他們，他們的集體生活却也有有一種固定的形式與組織。他們的習慣是依隨着他們所難處的環境所形成的；及要生存起見，他們不能不依從着某種方法來處理某種事情。要是有一個人打死了一隻野獸的話，他必得把它的肉分贈給這一個集合的每一個，可是要是他只找得幾只駝鳥蛋，或者採得幾個野瓜的話，他可把它們只供給他自己以及他家裏的人獨享。雖然每一個布西門人都在他年紀很小的時候就學習得怎樣自給自足的方法，在這一羣人的裏面也還有學習到特別的技能。這種人，在男子，除了做狩獵者以外，還做郎中，他們把可醫治病的各種藥子，樹枝，以及花草，收集了起來，藏在獸角和蛤殼中（見第二圖），以備隨

時取出來應用；還為這一個集合的每一員做衣裳，因為他們做衣裳完全是屬於男子的職務，即使是女子的下身衣裳，也是男子做的，這種關於他們衣裳的裝飾，是屬於他們不多幾種藝術形式中的一種（見第三圖）。女子在採集食物與烹煮以外，她們還把樹枝的皮研碎了，在她們上裝的時候，就可把它們作為香粉用（見第四圖）。孩子呢，他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可做，他們可像世界上其它各地的孩子們一樣，集合了幾個孩子在一起，一同戲游；他們在沙漠中的小沙丘上，輪流着一個個向空中直跳，如第五圖所顯示的。你可從這圖看到，他們臀部發育得特別肥大，如上文所已說到過的。

天下孩子如一家

像世界上其它各地的孩子們一樣，布西門族的孩子們也對於他們的大人所做的事情，十分有興趣，因此都很熱心地從他們學習着，好使他們自己長大起來了，也可照樣做這些事情，大人們看到他們這樣熱心於學習，也都加以熱切的鼓勵，比如，在男孩子打死他第一頭野獸的時候，大人們對於他在口頭的誇獎以外，還在他的大腿上，小腿上畫着粗粗的線紋，據說這些線紋，在這種紀念的意味以外，同時還可加增孩子們的智力與體力（見第六圖）。實在說來，在食物和水都不愁欠缺的時候，這些孩子是最可過到自由自在的生活的。



• 力智增可條線粗着劃上腿的于孩在們人大 •

還有，布西門族的男孩子們，在他們很小的時候就在學習到獵兔的戰鬥法。他們用乾草聚在一個人的後腦殼上，這樣他們就能掩到他們用餌引誘着的野獸頭去，而出其不意地把那野獸捕捉住（見第七圖）。

女孩子呢，她們可幫着大人燃煮飯食，並從大人學習食物是怎樣尋覓，怎樣採的。像她們的兄弟們一樣，布西門族的女孩子們是很少有固定的指導方法的，可是她們學習的機會很多，她們自會從這些學習到在生活上所必要的各種事情。

也像世界上其它各地的孩子們一樣，布西門族的孩子们也很喜歡聽他們的大人講故事，所以到了夜裏，他們就用枯枝殘草生了一個火，大人和小孩都一起坐下在它的四周，就由一個老年紀人來為他們講各種的故事（見第八圖）。從這些故事，孩子們就可開始明白，他們這樣集合在一起的人，非這樣緊緊集合着不可，因為落單了，他們就無法生存下去的。

人是英雄狗好漢

要活下去，布西門族人，就不能不狩獵，而且一定要射無不中的狩獵。這許多世紀以來，他們完全在依靠着野獸活下來的，所以他們對於狩獵已經獲致了一種非常傑出的才能，他們在這一望無際的沙漠中，只要一看見有什麼野獸在那裏顯現，他們就能異樣迅速地駛過去，非把他們的目的物捕獲不止。他們的獵具是很原始的，可是他們很善於應用它們。大半的布西門人都樂於施用上了毒藥的箭，因為它們對於沙漠裏的那許多種野獸，從胡狼到羚羊（見第九圖）都很有效力。

埃及及弄蛇人

· 玉 願 ·



我們剛剛搬進開羅的屋子和花園裏，就發見了一個難事；蛇。我並不把它放在心上——因為到後來我知道只有二條，而且祇是頗美麗的青蛇，並非眼鏡蛇，朋友們確定地告訴我那是無害的，——但是家裏別的人們過慮着它，尤其是些努比亞人。

一天，預先談論了許多怨言後，那些努比亞人來到我們面前勸我想個辦法。我便提供了一些意見——或者捉住他殺了，或者忘掉他們——但是，這二個辦法似乎都行不通。

我重複着「特派弄蛇者」那句話，知道了不會聽錯，衛生局也一再担保說：「不要以為他是你在市場上旅館前常見的弄蛇者，他們用各種藥器弄蛇，不過是些飯桶，這人却不然。我們知道他是絕對靠得住的。」

而且，他們又說，這服務不須花錢的；這是市政府的任務；你高興給他們東西就給他些，不給也沒有關係。明天下午三點鐘有空就來。我便謝謝他，腦子裏迴想着明天的事。

我沒有料到這電話對旁邊人們的影響。我告訴他們一切後，大家狂喜地吆喝起來，大笑大跳。正像聖誕節前的孩子們；這天晚上我不得不走到花園去叫他

第一，捕捉埃及蛇並非容易，第二，除非你是個十分特別的一種人，那使殺死一條眼鏡蛇，也會不幸的；更不必談殺害毒的蛇。另一方面，那使是無毒的蛇也不堪容忍，他們雖不會咬人，但也會似一個努比亞人說的：「在晚上纏住你吸光你底血。」我一再被勸想個辦法。

「我們請求你，」最後他們堅定地：「打電話給衛生局。他們會有辦法的，」

後來我知道衛生局的確有辦法。他們使我安定了不少。他們很高興地願意遣一個特派弄蛇者來毫無困難地清除我屋子和花園裏的蛇羣。

們——連客人也在內——稍爲安靜點。

第二天，三點鐘剛到，花園門的鈴聲大響了，大家立刻奔過去開了，迎進一個大而棕色的人騎着一只奇小的驢子他就是特派弄蛇者了。

你只要一瞥他，就知道他是埃及的忙人。那牢固的頭巾，微皺的額角，急促的眼光，那驢子急忙的步伐——一切使人知道他是有公事的人；不管他的體重和長袍，一下子從「坐騎」上跳下來把韁繩交給一個努比亞人，把一只箱子——後來我才知道是只蛇盒——交給另一個，以急促地同我談話，於是我無疑地知道弄蛇的罪名已定了。

據他說，他是弄蛇世家的一員。他的父親，祖父，曾祖父都是弄蛇者；他的兒子是這藝術的專家。同他的雇主衛生局一樣，他堅持着說明與街上其他弄蛇藝的不同。他們不過用藥器使養馴的蛇們恍惚——這是人人能做的；而他憑了天賦和遺傳，能夠搜索出蛇的住處來。

他說這大部分靠了嗅覺才能做到，同別種動物一般，蛇是有其特別氣味的，但他並不能爲任何人覺察，必須有特別能力的人才知道；這時候，他說他的鼻孔裏充滿了蛇味。但是，單嗅出還不夠，他還得同蛇談話，用一種他聽令服從的字眼，這本領是他從祖先那裏學來的。

現在，如果我們已準備好，他說他開始工作了。那隻驢子已被備人縛住，那備人却禁不住丟了他來跟我們，一個努比亞人驕傲地捧了只蛇盒，弄蛇者踏着靈活的地步在花園裏兜圈子，合韻律地，有力地吸着

氣。

我留意到，花園裏的空氣有股味道——芬芳乾燥的埃及空氣；對於弄蛇者，這僅僅是或多或少的蛇氣味，有時候他嗅得很耐煩，搖着頭迅速走過了；有時候，他慢下來深深地呼吸，半閉着眼睛踏踏腳。一羣忠誠的觀衆跟着他在花園裏繞了三四圈，最後他老練地向我們點點頭，在一堆石塊邊停下來，他說蛇在這裏了，讓他捉出來。

接着他用木棍向地面重擊，開始發出一串騾音，緊急的命令，這是種不可翻譯的神祕奇異的聲音連阿拉伯人也不能聽懂，他的聲音強而有力，響到極點，他的臉孔成了紫銅色，地面在他的重擊下顫動。

在一聲高喝之後，他俯下身去凝視石縫，聲音變得溫柔了，緩遲了，一個接着一個，我們的二條小青蛇自窠裏游了出來。

他對牠們看看，牠們小眼睛在閃光，舌頭亂射，然後沉靜了，一會兒，一動不動地躺在弄蛇者的腳下我想他要去拾在手裏，把牠們丟入已爲孩子打開的蛇盒裏，但是不然。他把箱子開了放在蛇的旁邊，箱子裏全是蛇，他的聲音更其溫柔了，越呼越富誘惑越慢，那蛇自動地游向前去，游近了打開的箱，疑遲一會，再前進，忽地一蛇，不見了。

那弄蛇者跳起來一下子關了箱蓋，大家都狂喊起來了，拍手大笑，互打着項背。他而向我，連連回答我的鞠躬。

於是他用力把驢一夾，一再向我行額手禮，匆匆地去了——或許向衛生局去的吧。



希臘國王的羅曼史

羅汀

經過了十五年，又有一個像愛德華八世與辛浦森夫人似的戀愛，在醞釀着了。即是希臘國王喬其二世與他的「我所喜愛的女人」喬惹絲·白列頓瓊絲——一個已告此離的英國衛隊長的妻子。喬惹絲具有一種深色的勻稱而美的外形與纖細的嬌態。在事實上，假如沒有一個主要的不同點，她很可能地被人稱為辛浦森夫人第二了。那個主要的不同點，便是他倆的十五年的結合，在那只巴爾幹的熱椅子」上很平靜地遮蔽過去了。

她與希臘國王的戀愛於默默中，在印度，成長起來，喬惹絲是一個律師的女兒，在一九二四年嫁給了一個銀行家的兒子，傑克白列頓瓊斯。當傑克印度去時，她也緊隨着。他們很平靜地渡過了一個時期，在一九三一年生了一個女孩子。

過了幾年中，那是在喬其二世三次出遊中的第二次，在旁加爾大規模狩獵時。喬惹絲遇到了希臘國王喬其。當時喬其在很不高興的情形下與他的妻子結婚。但並沒有離婚。

在喬其遇到了喬惹絲以後，已是一見鍾情了。在喬其當然絲毫不躊躇地表露了他的愛，對於喬惹絲

無疑地是愛寵若驚了，戀愛便靜靜地展開。喬其雖然祇有長五尺六寸，但他有溫柔而稚緻的外表，祇是他的頭髮已開始頹落了。他的右眼戴上了單眼鏡，更加添了他貴族的儀表。

他能說六種流利的外國語舞跳得很好。穿着夜禮服時，很顯得漂亮，尤其是穿上制服時，更為神氣。對女人更有辦法。

現在他的心已沉浸在這愛的時期中。一九三五年，他第二次退位時，宮庭中流傳着這位巴爾幹的君主深深的愛上了一個「很漂亮的英國女人」，但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

在這一年，喬其同他平時疏遠的妻子——過去羅馬尼亞的伊利沙伯女公主以——不信宗教與拋棄的罪名控告離婚，在無爭辨下，宣佈離婚了。但這是他倆都所希望的。

同時喬惹絲帶了她的孩子，離開了傑克，準備辦理離婚的手續。在英國與他的自治領有一個慣例，一個做丈夫應裝出君子的風度，當他的妻子愛上了皇族中的人時。在一九三七年白列頓瓊絲夫人在英國法庭上與他的丈夫辦妥了離婚的手續。

喬惹絲離婚後，已補好了一條結婚的道路，這是喬其與她都希望着的。但一個皇族娶一個平民作妻子，將使他失去在皇族中的權利。喬惹絲帶着很多種的血液，但祇是缺少了憂越的荷罕左編族的種。喬其的臣子警告他，譬如他堅決要娶英國的平民作妻子，他將失去王位。這對於喬其並不感到煩惱，他對瑞典的皇宮已失去了興趣，尤其自「四大自由」宣佈以後。可是喬惹絲並不如此想，她對喬其有野心，但不希望爲了她而形成過失，失去了祖遺的職位。

在瑞典，離皇宮很便利的別墅中，他們居住着，所以他們需要遷移，在柯發的一個環境優良的小島上也可去居住。那是事實，在喬其成年以來，這是第一次對一個女人如此忠心，這女人又不是他的妻子。

在瑞典的街頭不會看到她倆在一起的影蹤。喬惹絲很謹慎地恐怕受到了人家的注意。

有一回喬惹絲開了一個笑話，也許這是她的幽默，因爲她很會講一點笑話。她時常上街購物。這次，她走進了一月大書店中訂購書籍時，毫不思索地寫下了「瓊絲夫人」，付了錢吩咐他們送到「皇宮」去，「皇宮飯店？」書店中的職員問着。

「不」喬惹絲回答！「是皇宮，」於是便走了。不論在開羅或倫敦，那望見到過她的人，都爲她的美所攝住了，她的智慧，說話，待人，甚至在政治方面都遠勝於喬其。

戰時，爲了重建起自由希臘，他在開羅，嘗試恢復他却不希望坐的王位。但這位情感豐富的國王，他

以爲除了喬惹絲在希望沒有一人足以夠得上作爲他的朋友。

但是他宣佈放棄喬惹絲，她很懂得他的意思，他並不是真心的。

喬惹絲同着她的與她很相像的，文靜的女兒，在喬其之先到了倫敦。她們住在離城不遠的鄉下。喬其也時去看她，但去了就離開。

喬其時常單獨地在克拉立奇飯店中用餐，或者同着他的表親們在白金漢宮（英皇宮——）吃飯。喬惹絲從來不同他一起在克拉立奇出現的。她出外吃飯，到同着別的人在一起。

戰爭結束，喬惹絲已入了城中，他們有時在一起，已不爲人所大驚小怪了。那時喬惹絲居於別有風味的十八世紀的勇士橋邨中。喬其時時去看她。在屋中時有喬其送去的鮮花。

喬其時常坐了一輛黑色的汽車去邀她，在五點鐘吃點心時。希臘國王下了車，那些保鏢們便很謹慎地分散開來，他便很從容地走了進去。

許多人都在猜測私語，我伸長了頸子看這着這個國王將帶來的一個漂亮的女人，沒有人知道他是誰，有許多人奇怪着她將替這希臘的國王做些什麼。然而，當國王同着「這身分不定的女人」喬惹絲進了機場，他登上了飛機準備飛回祖國時，她說祝着他一路順風後分開了。

奧國通訊 · 上官牧

倫敦 Daily Herald 駐奧記者 G. E. R. Geclye 原作

奧國人民的希望幻滅了，一九四五年的冬天，佔領軍隊高級人員公開保證地說：「過了冬天，你們就會再生，」然而一九四五年的冬天艱難地渡過去了，一九四六年的冬天，仍還是寒冷沁骨，漆黑一團。

然而奧國人民堅信一九四三年列強在莫斯科會議中所通過的決議——那就是再建一個自由平等的奧國，直到如今，他們猶不還相信列強不會食言，「自由，平等，」是最後的目的。

去年，聯總代替聯軍配給食糧，奧國人民希望聯總能夠改善口糧，却不料聯總所分配的口糧比佔領軍方所配給的更要少，至今每人每日實得一二〇卡熱，比起聯軍配給的一五五卡熱還要少三〇卡熱，聯總保證十一月十日後，口糧可能增至一五〇〇卡熱，爲了這事，飛格首相大舉讚美聯總與美國政府，其實呢，十一月十日之後，每人每週僅多得二磅麵包而已。

十月末除了運輸糧食的火車佔常行駛外，一切客車全停頓不開了，年前力爭而恢復的煤氣，今冬也大大的打了個折扣，每天只有規定數小時的開放，電力的缺乏使許多工廠實行半日制，失業的工人增多了，電梯禁止使用，住戶，商店的電流，白天斷電，而且電流說斷就斷了，讓你們整小時地陷於黑暗之中，——當然，臘燭也不容易購買，而「油燈階級」則還可以買到一點劣值石油以備急需。

假如奧國人不確知未來是光明的話，他們有絕大的勇氣忍受目前的痛苦與壓迫，但是事實上，誰敢相信聯盟國真心誠意地在扶助奧國或是讓奧國自力更生呢？十月廿九日，政府諸公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議，據說會議決定請盟國高級人員組織內閣以統治奧國，因爲奧國懼怕四強，因不協議而瓜分了奧國，如果這個「據說」是事實的話，奧國國運亦云慘矣！

奧國缺乏各種布匹織品，人民根本就沒有力量添製新衣，然而過去十八個月中，聯軍籍口軍需，運去了巨額布匹，每月平均達十萬碼，壓根兒就沒有付過一錢半文，瑞士運來一批批低質的原料而運回來的製成品，超過定批不知多少。

十月廿二日，維也納的市長卡納將軍說：「維也納市民每年祇能修補一雙舊靴，五年才能購買一雙新靴，」據調查所知，百分之十三，七的維也納學生整年赤足

，一只鞋子也沒有，然而佔領軍漠視於此，按月運去大量的新靴，舉一個例子，有一家工廠每月出產二萬雙皮鞋，其中一萬四千雙是必須「貢獻」給佔領軍的，奧國婦女無力購置新鞋，人造絲全給佔領軍運走了。

冬天沒有煤，本國的煤礦全在聯軍手裏，奧國人民得出二倍平時好價格向聯軍軍部購煤，波蘭失約，預定的煤沒有運到，空車駛出，空車駛回，由捷克輸入的煤也不多，與預約的相差太遠了，某國佔領軍調軍繁忙，消耗大量的煤，促成奧國客車停駛的局面。

十二月起聯總停止在奧話動，贖起負擔配給食糧的工作却還沒有規定，奧國用以交換食糧的大批物質被某國掃數「接收」，代價是，二百萬先令的公債，迄今猶未能兌現，

此外，內部的糾紛不一而足，四個佔領區之間，物質不能暢流，舉個例子，甲佔領區以紡織工業為中心，極需乙佔領區的山芋澱粉，然而乙佔領區當局，却以高價售出（主顧是捷克），整堆的山芋聽任腐爛，同時，維他納的市民却在熬腹餓肚，這便是佔領軍所賜的「功德」。

奧國現有三大政黨——即天主教人民黨，共產黨，社會黨——但是他們全自承認無能為力，有一次，商務大臣在會議席上，說明蘇聯駐軍迄今業已控制了一六九個工廠，（包括四十七個鋼鐵廠），一星期之後，蘇聯軍一方面有一個公開答覆，說他們

所接收的，大半都是「德國財產」，並且，「毫無經濟價值。」

英美的駐軍，（尤其是後者），超過了合理的數量，每個住家都被迫獻出餘屋一間，以備駐軍住宿，夏天，英國軍艦駐於「衛生之都」的威莎西，強佔所有的住屋，一到冬天，立即「移防」到溫暖的萊全福特。奧國並不反對列強駐軍的政策，然而駐軍非特吞噬奧國的物資，甚至於還要壓縮內閣的能力。這使奧國人民感到大大的不安了。

駐軍奧國是爲了防衛法西斯的再起？還是爲了親善奧國？列強爲了互相監視，對抗與不信任起見，便長駐不走了，英國奪走奧國的鋼鐵，蘇聯佔領了國奧石油，法國拿去了牛奶，乾酪，奶油；美國凍結了聯總的物質，——這一切都使奧國的人民失望，悲憤，只有一個集團在笑——隱避的法西斯黨徒——「喂！希特勒好不好？」

伶女名國法

門決作者評劇與要求

法國女伶慕維爾(Lise Merville)爲一射擊名手，二十三日因報紙評論員陶恩茲對伊肆意誹謗，要求陶氏與伊手槍決鬥。惟迄發電時止，陶恩茲尚未接受挑戰。據慕小姐稱：「戲劇評論之好壞，余已見慣，惟陶恩茲所用之字眼，余實不能接受。」

巴黎人看莫斯科女郎

靈 澄



像我這樣一個法國人，眼見着莫斯科奇異風俗，真有些迷惑。我必須承認不懂俄國人如何表示他們男女間的愛情。

我在蘇聯遊歷時，從未有的一次看見男女公開地相互接吻或擁抱——甚至於在月台處，飛機場亦找不到這種景頭。

一日我在克寧格勒飛機場，見一女郎向斷去一臂的兵士道別。離別的感情流露在眉間的秋波，而不明他們動作中表示，你就能觀察出這一對全都含情脈脈，依戀不捨，那時斷臂兵士與女郎彼此默默地凝視，兩人羞澀地瞥視來往乘客。在這種窘態下，他們不立刻緊緊擁抱。當臨別之間，亦並不吻別。那女孩祇瞧瞧自己的口袋，伸手掏出一隻蘋果，送給那獨臂兵士。他亦送回情人一束鮮花，顯然是由自己採摘成的。她走進我所搭的一隻飛機。當我向那位小姐呈上巧克力糖，香煙時，她都謝絕了。她祇坐在那邊悲傷地注視着愛人所贈的花朵。

在俄國京都我費了二星期功夫，發覺那種「緘默」與「怕羞」是普遍性的。在別個國家，有男女走在街上，彼此橫目斜視是不足為奇的。似乎走在街上的男子眼中流露着「你長得不差」啊。而女子目光中亦

彷彿反應着「你的一顧使我很是快樂。」

這種情景在莫斯科，絕非如此。該地女郎決不明瞭或假裝不明瞭男人向她盼顧。如果我目視一位女郎較平時為久，她就顯露出恐慌，似乎覺得在她的鼻上有什么斑點。

在莫斯科公園內常有男子與陌生女子共坐一起時，她不會走開另自獨坐。她似乎亦不會想到同坐的男子可能向她輕佻地講着情話——雖然當時是一個可愛星月滿光的晚上。

倘使你坐在她旁邊問她現在什麼時候或對氣候有什麼感覺，她出於你意料之外樸實地回答着「現在是十一點四十五分，」或是一「今天氣候溫和些，較昨日大約高着十度吧。」

那樣回答就完了。假使你猝然地轉變話題，引到個人的事上，她不曉得如何同你接談下去。但是假使你開始提到五年計劃的事，她必定泰然自若地聽你的高論。

在莫斯科男子看起來不十分注意女性。很多男子都有健美的身材，配着棕栗色的頭髮。從北地來的男子生着淺色的皮膚，同蔚藍眼眸。在高加索產地的女郎長得黑黝黝地富有情趣。但是顯然男子對於她們不

加注意。

現在我舉個例來講講對於他們不注意女性的事吧，某日正當我搭的一隻飛機，一羣俄兵亦蜂擁而上，我遞給了他們一本美國雜誌。我仔細地注意着當他們披閱的時候。他們聚精會神地瀏覽新聞報導照片。偶而翻到一張穿着浴衣的美國秀麗女郎圖畫，都顯露出討厭樣子。他們略看一下，就急忙就翻到另外一頁上去了。

後來我聽見他們突然發出歡呼的聲音。其餘的兵士都跑過來圍繞在一起——他們在這頁上所引起的喊聲正同美國人發出口嘯一樣。接着他們就開始激烈地研討起來。

我的視線不能及到這頁載的內容，好奇地想着不知那種女人才惹起他們的歡呼。我立刻站起來，從他們肩架間望下去。

你能知道那是什麼？那恰是一張全頁汽車工廠的照片……

俄國女子同男子是沒有分別的。女子到處可從事各種行業。她們能駕駛公共汽車，指揮交通，曾至於做清潔陰溝工作。

某晚，我路見幾個清除陰溝人從地下深處爬出來，那時我很是吃驚，在她們身上沒有法國香水氣味。而她們的確是女子呀。

有一次我畫了幾張關於「亞當同夏娃在伊甸園」的裸體畫，我就拿給旅館女主人看。當她見了，立刻挪回給我，嘲笑地說：「那就是你的降物，我們俄國人不喜歡欣賞任何猥褻的藝術畫。」這句話使我大吃

一驚了，幸虧有人告訴我那位女主人特別拘守舊禮教，才使我心安。

這種種情形都能證明異國人士，欲與莫斯科女郎交為女友，一起消閑數時，是絕對做不到。俄國男女間性事，與我們在巴黎所知道，截然不同。譬如說，你想帶一俄國小姐出去吃飯或吃茶點，倘使都由你回鈔，她必然要發怒，正像我們法國人若向不回鈔情形一樣。

如果你送給一位莫斯科小姐一件禮物，她不久就會另外贈送你其他的東西。這種情形在別處你不能見到。我記起十年前首次光臨莫斯科的事，我送給一位美妙女郎一件合式漂亮的禮物。這位小姐立刻送我幾朵花，以表謝意。

又有一次，我亦遇到這樣的事情。我送給另外一位小姐，一瓶從巴黎帶來的薄荷酒。翌日，她就回送了我一大袋蘋果。

這種習俗使外國人頗為驚奇，但是俄國男子認以為女人這樣做法，方為合禮——反之，他們以為不是如此，就以為這種行為是不正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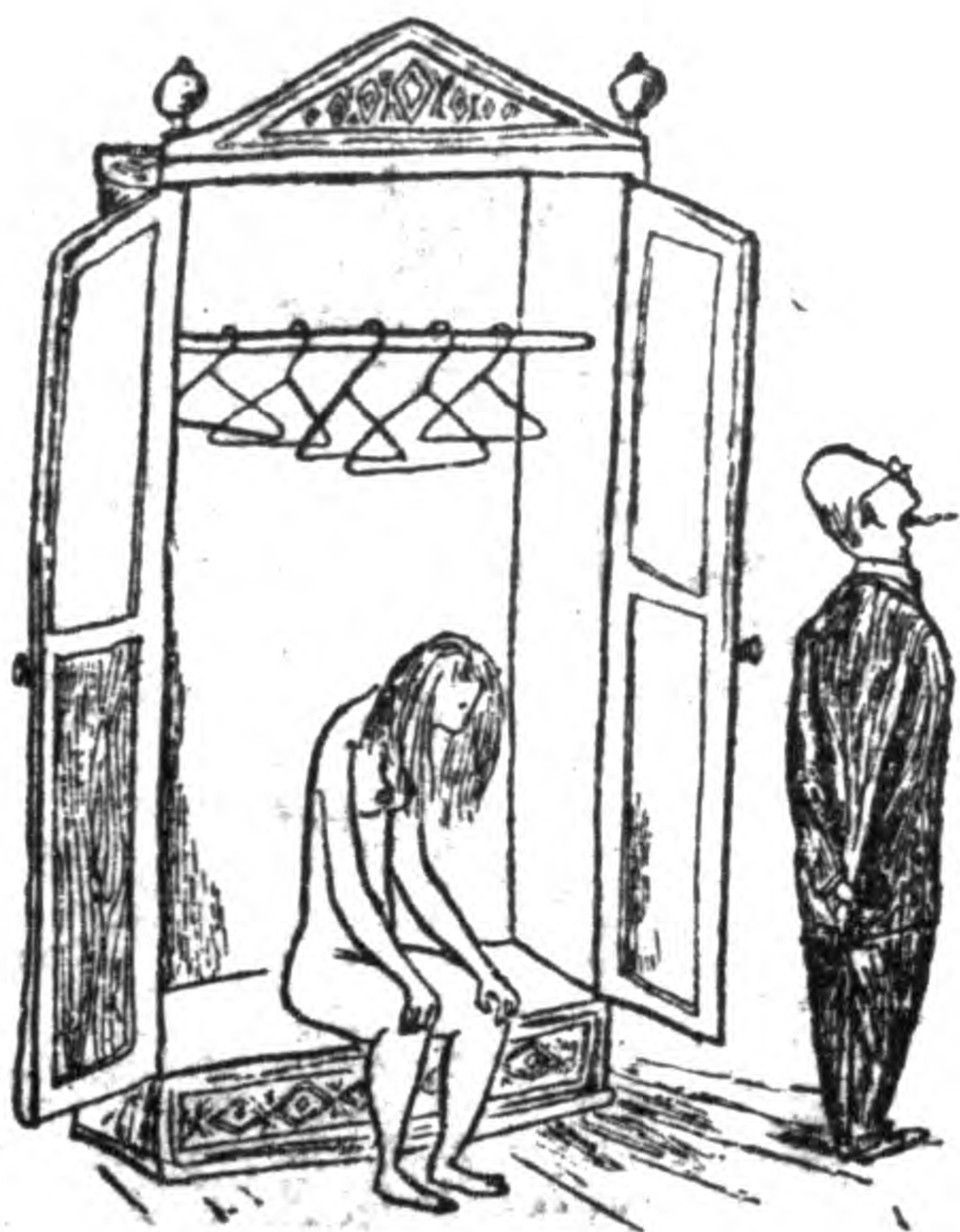


大七

圖惡罪

By

Andre Francois



戰後人格的低落是一致公認的事實，英國「小雜誌」有鑑於此，舉行了一個「七大罪惡究屬何意」的測驗。其結果大概如下

二十六位粗陋地回答說是「一張片子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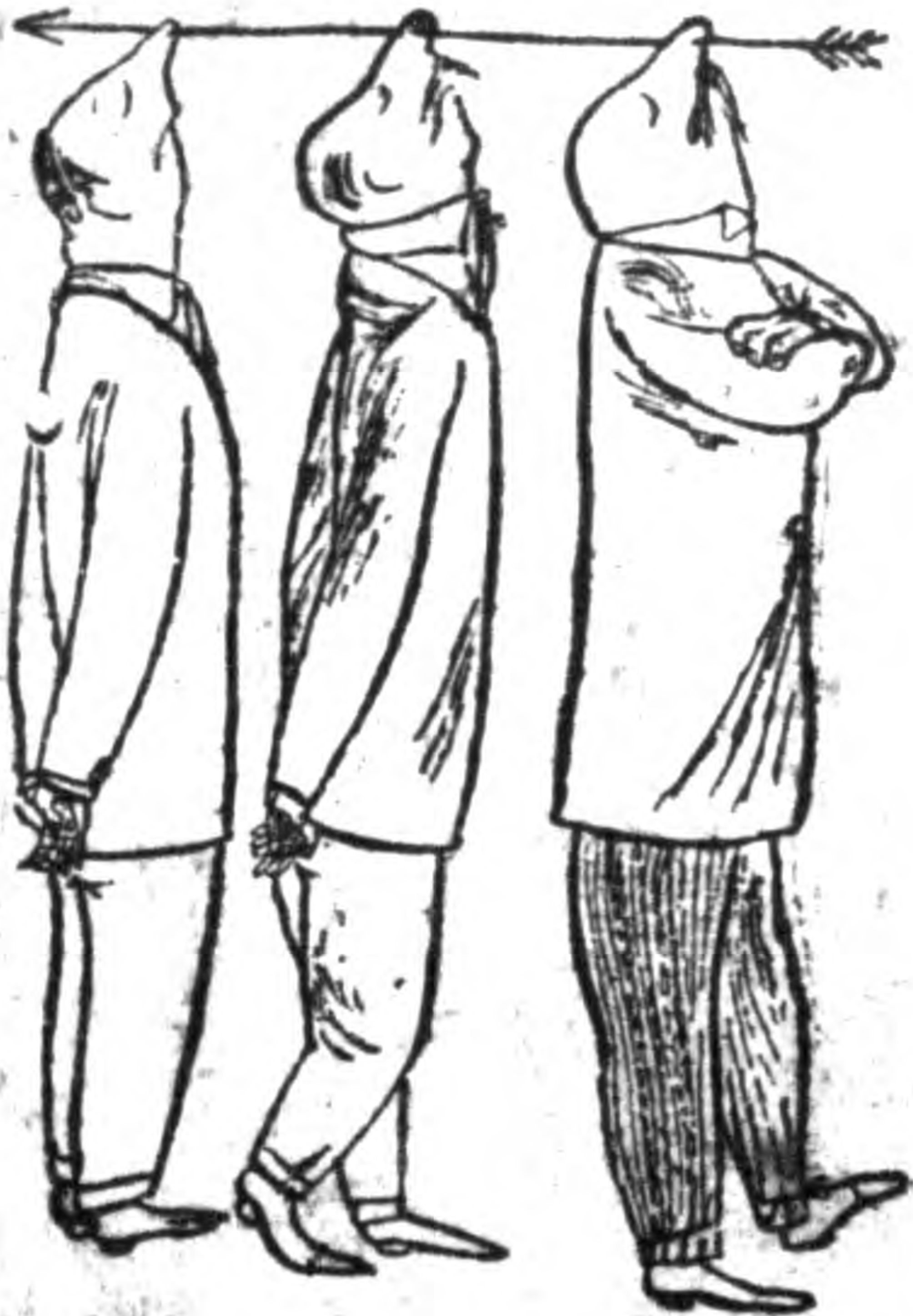
十九個回答說「不曾留心。」

十一個似是而非地指出是「世上七大怪物。」

九個人以為為乏味之至。

沒有算學頭腦的可以看出答案不能夠百分之一百地對這令人大為不快，只有百分之三四的答案正確不錯。

這裏，你可以看到七幅漫畫！每一張漫畫表示出一件罪惡，我們想信，當讀者看到這些醜態。也許能夠努力改過。



WRATH



一個扒手的招供

柏雅

你應該瞭解我的朋友伊格納斯。他是一個好人，不過聽我說，你應該了解他。伊格納斯不傷害別人。我想，這是他的幽默感。他也是一個藝人。他在本國是這樣，在這裏也這樣。

在本國大家都叫他「妙手」。他們手指真是神妙——這麼快，平滑，輕微，你永不會發覺在你身上活動。呵，照我說來，這個伊格納斯他是一個扒竊神手。

事情真的是發生在公共汽車上的。我們乘車上廠去，伊格納斯坐在與一個胖子之間，那胖子穿一套深色的衣服前襟一隻掛錶，戰前你可以化三百元錢買到的。我看見伊格納斯對之加以特殊的一瞥，於是我用波蘭話對他說，「伊格納斯，請求你，這裏不是開玩笑的地方。」

他大笑對我說，玩笑總是玩笑，不啻在公共汽車上，酒店中，女人的懷裏，接着我看見那胖子的掛錶不見了。我告訴你我，我的朋友伊格納斯憤怒極了，可是，你知道，我不能跟他吵架。

沒有多久那胖子摸摸錶。我看着我心沉了下去。麻煩當然一定要發生了。我爲伊格納斯感到很

抱歉。

那胖子咆哮道：「我的錶」他的大眼釘着伊格納斯和我。我安靜地坐着。伊格納斯故作驚奇之色。他擅於此道，他是個好演員。伊格納斯對那胖子十分同情；他裏裏外外的翻出衣袋來，請你相信我，他的衣袋中除了一塊髒手帕幾個另錢外，真的沒有什麼。

那胖子轉身向我。公共汽車上許多其他的人都如此。

「哦，不會是他的！」伊格納斯說。「他是我的朋友琪，他是從本國來的，」

「當然！」我說，大聲笑着，衣袋翻來，掛錶落在地上。

對天發誓，我真的不知道它是在我袋中的，直到它掉在地上。我是個誠實人。你去向央脫塞基神父，我的女房東好了。

事實是我已不得多少那錶掉出來後所發生的事了。我只知道忽然間世界上只充滿了拳頭，皮鞋腳踢。我叫着朋友伊格納斯，可是血繼續在流——我的血。

感謝天我被踢出公共汽車跌在路邊長草上。伊格納斯在我身邊拭着我臉上的血，按着我眼邊的傷口。他是這麼的溫和，我立刻原諒了他。

「我的朋友琪，我的朋友琪，」他一遍一遍的說。

於是我的整個的心都充滿了對自己可憐的淚，我咽道：「我的朋友伊格納斯，我的朋友伊格納斯。」

那天我們沒有到廠裏去。我們回家去，伊格納斯幫我包紮。然後我燒了一壺茶，切些麵包吃，算是特別治療，可是我一直在想伊格納斯——我的朋友伊格納斯——。我不懂他為什麼要把錢放在我的衣袋中。不過，我是個守信的人，既然我原宥了他，我的責任就是不要再去問他。於是，伊格納斯忽然說：「唉，琪！你在想那隻腳錶？別回答，我知道。好，我告訴你。」

他便靜靜地說，他以前以來不是如此的，他說他的妙手的奇才是他生活的歡樂。這使他感到像彼奧得我們鎮上的提琴手在華沙酒窖中出了名，一定感到過。你能了解麼？他們兩人都有藝人的靈魂。

你可看見伊格納斯把一枚銅幣在空中失蹤？你可看見他從別人耳間取走一塊銀幣？你可有站着不知他已把你皮帶解鬆？我向你立誓，這都是奇妙的事。他是一個天才。

可是伊格納斯不要他的天才死亡。他說，口中還吃着，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不論到何

去處總是練習着，廠中，電影院中，還有像那天在公共汽車中。

哦！我希望我能像他一般說，聽來像他說的。他練習時，這不像偷竊，也許像，不過相信我不是。這是有分別的——，非常大的分別

——如果你把它當作他的偉大的才能。我的朋友伊格納斯決定把他一切秘密傳授給我。——人家馬上會叫你妙手第二，——他說，我們兩人都笑了

「你一定會奇怪我學了這藝術——也許沒有如他好——有誰能夠？幾月後我能夠在人面前拾出他的銅錢把A牌掉為E牌，一塊手帕變成一條美國旗，請你明白我沒有那伊格納斯那麼快，——他快得像電擊——可是我是能騙過普通人如女房東腳夫了。」

於是今天早晨我的朋友伊格納斯在公共汽車中看定那佩有掛錶的胖子，坐在我們前排。「噯！伊格納斯用波蘭話說：「現在是你幹此真的偉大勾當的機會了。」

「不，不是他！」
「你必須，」他說。「這是你的考驗。」
「可是他！」我訴怨道。「他以為我是一個賊。」

「你必須！」伊格納斯又說。「這好像飛機師第一天獨自升空飛行。」
「我想了又想。伊格納斯是對的。每種行業總有大考驗的一天。」

我看看四周。每個人都忙着在看報。伊格納斯點點頭，我也點點頭。我的背上一顫，我想這大概是所謂震顫罷。我非常小心的俯向前去。我的手指放在前椅背上故意彈弄，立刻滑下那胖子的肩膀，伸到了他的前襟。現在我可以碰到錶練了。

我回頭看一眼伊格納斯。他睜睜眼。一秒鐘後我得到了錶。

可是我還從伊格納斯處學到別的門檻。我故意做一動作，似乎把錶放入我的袋中了，其實放入了伊格納斯的袋中。這是完全成功的。我回身坐好，感到很滿意，謝謝你。

於是那胖子開始呼叫了！「給搶了！我的錶給人偷了，」他看看左邊的人，然後左邊的人回頭看見了我。

「抓手！強盜！」他叫。

我十分平靜。「搜我，」我說。

那胖子把手插入我的右邊衣袋——奇蹟中的奇蹟——他拉出了他的錶。我十分驚訝，也感不到他已在對我拳打足踢了。

我是個誠實人，先生。你一定要了瞭。我努力想做個藝人——可是我的朋友伊格納斯，也是個偉大的藝人。



萬象周刊

重慶遷滬·不日出版

執筆人

張恨水

姚蘇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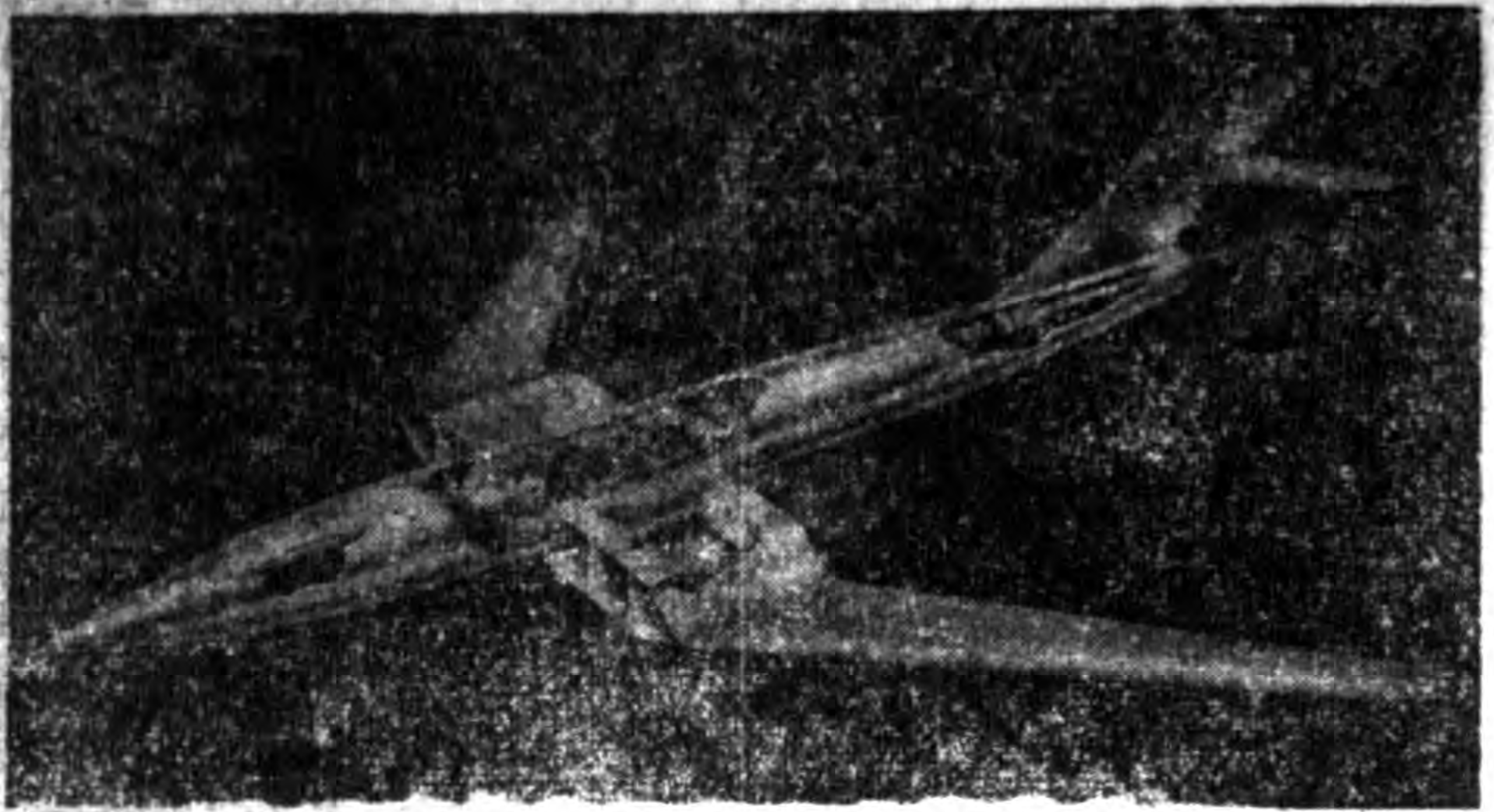
司馬訐

等名家

社長：陳疇甫

主編：諸葛郎

輯編：陶安春



• 計 設 的 機 速 聲 超 ， 力 馬 匹 千 一 •

聲音的速度是每小時七百六十哩，這種飛機每小時却能飛到一千哩，甚至一千哩以上，我們眼看在航空界又將有一個奇異的進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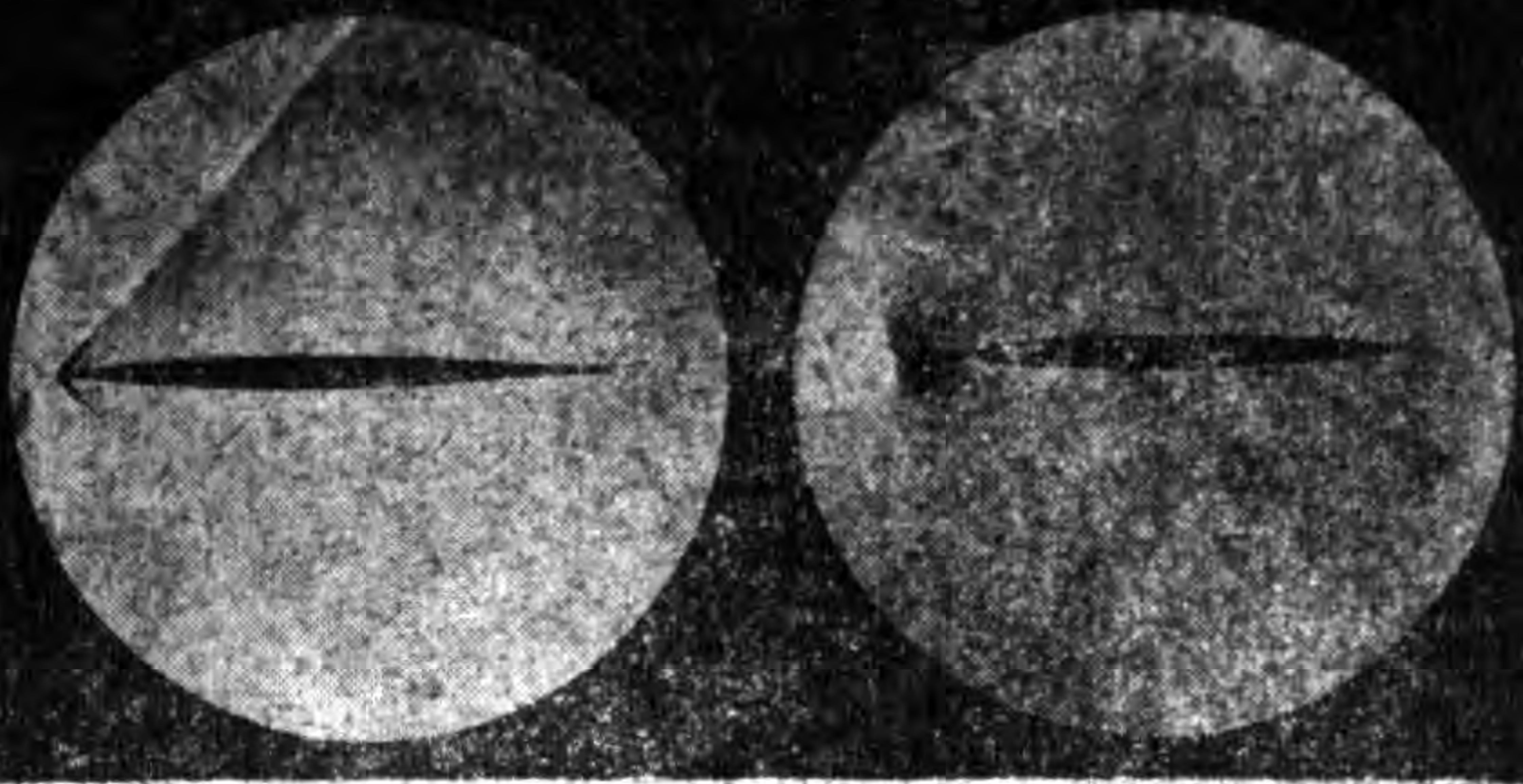
超聲速飛機

白楓

上個月的某一天，剛好是奧維爾來特（Orville Wright）的第一架飛機怯弱地試飛在基的霍克上空以後的四十三年，一架B二九型巨機翱翔在離地面兩萬七千呎的加利福尼亞的上空，並從它的下面放下了一架極小的飛機。在這架小飛機中，一個駕駛員開動了火箭引擎，而使這飛機以每小時五百五十哩的速率迅速地向前直穿。這是美國軍部對於在實驗中的貝爾 X-1 號機的第一次試驗，獲致了成功。

依照理論上講來，這種 X-1 號機隨後可飛到每小時一千七百哩的速度，這要比聲音的速度還要快上九百四十哩，比過去任何飛機的速度更要快到近乎三倍之多。可是在任何飛機真能在空中飛駛到這樣的一個速度以前，一定要先經過一個奇異而令人驚懼的境界。駕駛員們已經發覺在他們飛駛到聲音速度（那是在海平線上每小時七百六十哩）的時候，就會遭受到一種突然的，非常強大的力量，使他們對於這飛機無法控制。在這種傳統形式的 B 三八型和 B 四七型的飛機飛駛在極高速度的時候，的確發生過使機身粉碎的事情的。雖然，在這樣出事中幸而還得保全了他們生命的飛行員們，却也不能夠確切地說明事情是怎樣發生的。

科學家們爲要完全探究出這種祕密起見，已經在着手試驗，要創製一種超聲機（Supersonic Plane），專門造來飛駛於這種高速度的時候應用。傳統形式的飛機太沉重，也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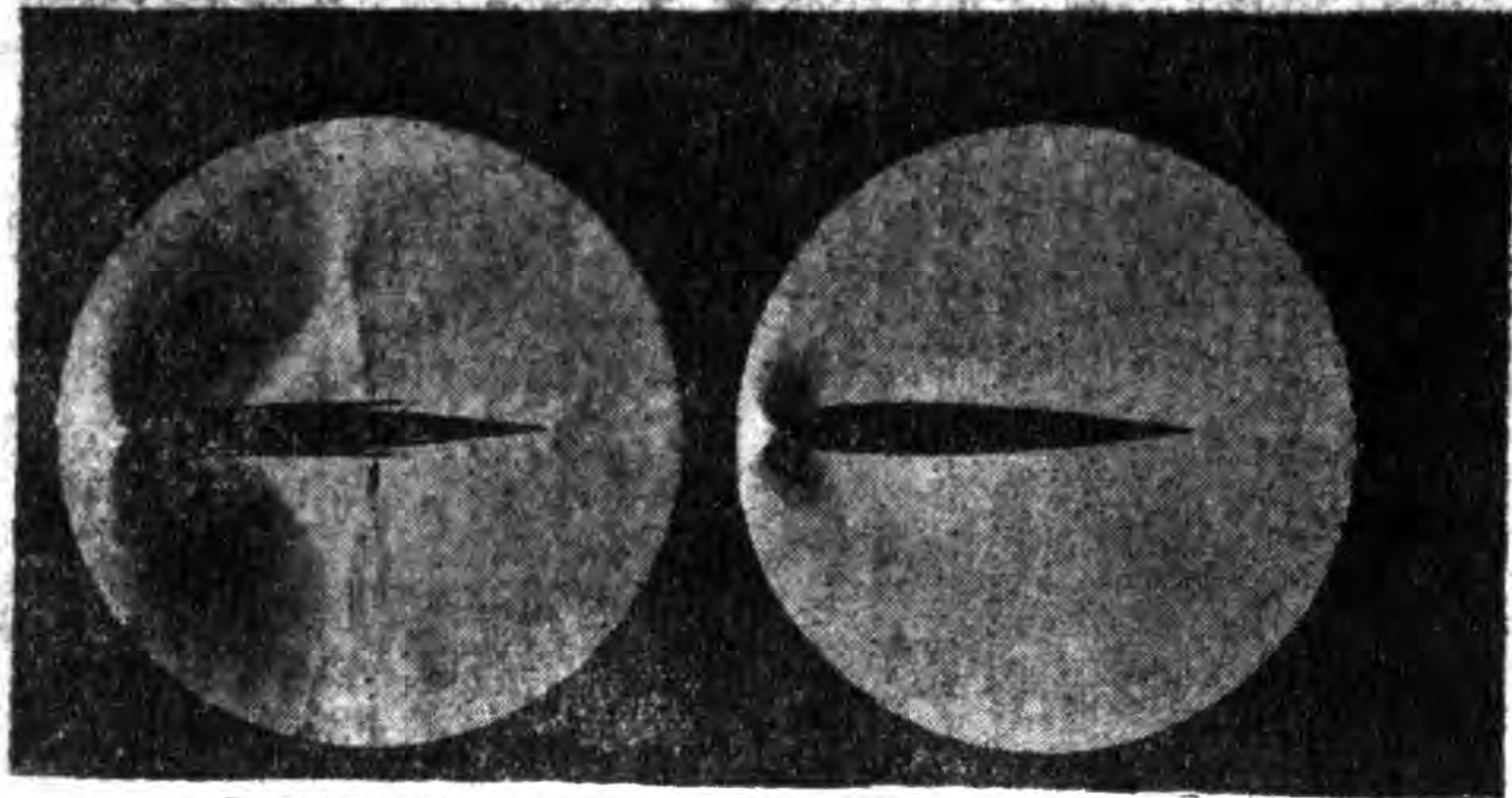
• 蕩震氣空的起引以時力馬匹十三百六 • 蕩震氣空的起引所時力馬匹六十五百四 •

複雜，甚至最好的推進器，在飛駛加速的時候，效率也會減低的。可是從這種異樣簡單的小型飛機的創製，已經獲得了無窮的力量，並廢除了推進器。

現在飛行工程師在試欲把傳統形式的機翼H式樣與控制的幅員，加以重新設計，因為他們覺得這些對於超聲速機的速度上是沒有什麼用處的。X-1號小型機也許僅是第一種超聲速機的式樣。許多的美國飛行工程師現在在政府的一個叫做美國航空指導委員會的小組織下面，在作者各種的實驗。航空指導委員會在它在佛傑尼亞，加利福尼亞和俄亥俄諸州的祕密實驗基地上，以及呼呼的風道中，從事實驗着各種可想到的式樣，那也許不久就會完成的。他們已經能夠使極小的火箭飛機，飛駛到超聲機的速度，可是到現在為止，機械駕駛者對於這些飛機還不能夠加以完全的控制。最大的實驗是要使得由人來駕駛了，設法飛駛進這容易出事的境界去。他也許會遭遇到一個多事的，可怖的飛駛。

有一個駕駛員在描述着，在一架飛機飛駛到近乎聲音速度同時時候，它曾遭遇到怎樣可怖的事情，他所說的是，他「突然碰到了一種緊壓的力量。」他意思是說，氣流不像平常似地在機翼的上面流過，却「緊緊團凝了起來。」飛機飛行是在憑藉着一種上升的壓力的，它就為這種團凝的氣流所破壞了。飛機在受到這樣的氣流襲擊的時候，就完全失去了它控的制的能力。科學家們便畫出了圖表來，以顯示飛機在風流中飛過的時候，會發生怎樣的反應。他們把飛機飛駛得逐漸加快，氣流的密度就逐漸加濃，畫得很清楚。由此他們得「那樣團凝的氣流，對於在其中飛行的飛機會受到怎樣大的壓力。」

如那些圖畫所顯示的，在一架飛機以平常的速度飛過來



行地平中速超，力匹二一
飛安很度音在時馬百千

震空起所翼裝，力匹三六
蕩氣的引時薄改時馬十百

的時候，空氣是在名副其實地讓着路。這是因為機翼在推動着行在它前面的氣流路，它就這樣為飛機開了一條它前進的行道。可是這些氣流是在以聲音的速度前行着，所以在飛機飛行得比它的速度還要快的時候，它就同它們衝擊了起來。飛機就馬上開始用它自己的身體撞在它前面緊緊團凝的氣流上。可是真正的危險是在氣流的激烈的爆發。在緊緊團凝的氣流突然在飛機的前面爆發的時候，空氣的凝塊就瘋狂似地向上面直穿，越穿越快，終至於到達了超聲音的速度。可是在空氣的凝塊重新向下面流的時候，氣流改變了方向，而速度也遲緩到不及聲音的了。正在這個氣流改變方向的時候，可怖的危險事情就由此發生了。

在這種現象發生的時候，飛機本身還沒有到達聲音的速度。這種事情有些飛機碰到得早一些，有些碰到得遲一些，這完全要看它飛行的速度，以及機翼的式樣而定。可是如要分別所發發生事情的輕重起見，科學家們隨意把飛機的飛行速度分成了三大境界。正如也在那些圖表上所顯示着的，所發生事情的境界大略定為從每一小時六百哩到每小時九百哩。在這個速度以上，科學家們大都可確定飛機是可保安全了，他們還以為他們知道怎樣為這種超聲速的境界，設計出一種飛機的式樣。可是還必得經過了許多次辛勤的實驗，他們方可從他們的錯誤，逐漸加以改進，要把一架飛機造成怎樣的一種正樣，才能使它成為一架完滿的超聲音機。

航空指導委員會的飛行工程師們，為了要研究出怎樣才能造成超聲音速度的飛機，不得不建造了種種不同的新的風道，在其中氣流的速度在有着從每小時五百哩到每小時一千八百哩的變化。他們把他們所能想像到的各種將來可能成為一架飛機正式模型，都放進這些風道中去實驗去。他們造

過長方的飛機骨架，飛機的頭是尖形的，來代替原來的制輪機。他們也造過使機尾向上舉起的飛機，使得它不要像它原來那樣在後面旋轉。爲要免得超聲音機再發生那種可怖的現象起見，他們已經研究出了一個最好的解答，就是使機翼同機身成爲四十五度的一個角度。

可是以這種角度裝置着的機會，他們也隨即發覺，又引了另外的一個問題。他們從他們這種形式的模型所實驗的結果看到，它們在才起飛以後，以及將降陸以前，在那樣的時候都不能在飛行得比較慢一些，就顯得不容易控制。試欲解決這個新引起的問題，工程師們創造出了一種在航空界還沒有見到過的最新奇的事物：一架能夠在飛行中改變它機翼式樣的飛機。

美國所有的飛機風道比了全世界任何其它國家所有的，更爲迅速。可是就我們最好的超聲音機風道，也顯得太小，使得模型不能盡量裝置着各種配件，在其中試樣。更多的風道正在建築中可是它們對於軍部所在擬有着的新計畫，還是顯得不夠大。所以，又將有四個等聲音機和超聲音機的風道着手建造了。它們的建築費會在三萬萬元以上。

有科學家們的精心的研究，每小時一千哩的超聲音飛機並不是不可能造成的。到那時，旅客們在紐約上了這樣的一架飛機，要不了一個半鐘頭，他們就可在哈瓦那降陸了。它可飛到離地面三萬五千呎高。從同空氣的摩擦，飛機會熱到一百十三度，可是旅客們並不會感覺到不舒服。因爲到了這樣的高度，養氣的成

分會減薄，所以在飛機上的旅客還是很涼快的。

依據科學家們的設計，這飛機會有七架引擎。火箭是裝置在骨架的下面。機上有十個旅客的位置，分開兩排，每排是五個，所以在每一個座位上只坐一個人，無論你要翻閱一些書或者報紙，或者要靜下來轉一個小小的念頭，邊頭都不會有人來打擾你。這比任何最奢侈的火車還要奢侈——這自然還在就坐位說。其餘的，你更可享受自有交通工具以來所從未置備過的舒適。

在一千五百哩路的單程飛行上兩百加侖汽油（汽油箱是裝置在客艙的前面和後面）。這汽油的重量比了飛機自身還要重。所以，到將來這種飛機造成的時候，已發現了一種比汽油還要有力量量的燃料，使得無需隨帶得那樣多，或者說不定那飛機就會依憑原子的力量來飛駛。

據美國氣候測驗所的紀錄，歷史上氣溫暴升暴降最劇烈的一次，是一九四三年正月廿二日拉畢特城那一帶。在早晨十點廿九分至下午五點廿分之間，氣溫突昇突降了三次。昇的時候，有一次在四分鐘內增加了三十二度，有一次在五分內增加了三十六度，有一次在十一分鐘內增加了三十五度。降的時候，有一次在三分鐘內降低了廿二度，有一次在五分鐘內降低了四十七度，有一次在四分鐘內降低了四十一度。

奇怪的氣候

度，有一次在五分內增加

梁翠小姐信箱

西點特稿

梁小姐：

看到東南日報「大都會」中你的專欄文章，深佩你對女人心理瞭解得透澈深刻。如今我有一個問題，自己不能解決，希望你不吝賜答。

二年以前，我相識了一個美麗的姑娘，便開始與她交友，請她出來玩，雖然她富有厭世之念，一直說想入修道院。

一年以後，我們都到社會上去工作了。碰面機會少了許多，不過在周末仍是在一起的。在我認識的女人中，她是完全不同的，我也不以普通的態度對待她。我們認識了一年多，我才有機會第一次吻她——有一次她說如果她接受了一個男子的親吻，那因為她的確愛她。我當然是幸運的人了——或者至少我是自己這麼想。

她弟妹很多，都在雅齡。而父親業已年老，母親體弱，不大管事。有一次我跟薇——她的名字——獨自在一起，暢談了將來的前途，她說她必須出外工作賺錢，直至兄弟長大能支持家庭負擔，然後再結婚。

口氣之中，非我莫屬。可是她的兄弟實在太年幼了，我非等她三年五載不可。

同時，她雖然愛我，可是對於愛戀的表示是非常冷淡的。有時我在告別時想吻一下她，她並不喜歡，總是把頭避開了。事實上，她一點不熱情。

如果我堅持一下，她也許會讓步——可是下次又拒絕我了。不過我仍知道她的確是想望我的，雖然她喜歡獸在家裏，不要我出去化費金錢。我們談論過訂婚，我送她一隻鑽戒。她只戴了沒有幾次，她說太大了，恐掉下來。我便說去改一改好，可是直到現在，她既不戴，也不提起。

你能以一個女人的觀點，告訴我她為什麼對我冷淡嗎？當我一起的時候，她總保持一定距離。在外走路時候，也不要我挽住她的手臂。爲了要使她快活，我尊崇她的願望，不過自己却苦悶得很。我不相信她不愛我，也不相信她她有中國舊觀念，因為她受到歐化教育。請你告訴我怎樣使她對我更愛戀一些？

天賜先生：
你的忠實的讀者 天賜上

她不是一類向外性的多情姑娘，在她看來，一個吻是神聖的，不是祇值一元錢一打，愛情也是如此。

她不喜歡在公開場合有愛戀的表示。她在外表上不是熱情的，可是內心，如果你有足夠的耐心，逐漸會表現出來的。你絕對不可以太性急，不然事情弄得複雜了，要有誤會發生的。你唯一可做，能做，而必須做的，便是控制你自己。沒有一個年輕姑娘會厭世入修道院的。除非給生活壓迫得太緊了，才有壓世

之念，以求靈魂的解脫。她不是冷淡，而是保留。一個姑娘應該對凡事皆抱保留的態度。你也許會感到不正常，因為在現在你找不到這種姑娘了。現代女子正在逐漸失去她們的女規矩感與保留感。

她也是我們中國所謂「孝順女兒」，她有比弟妹更好的機會受較高的教育，如今她父親年老了，當然她要擔負一部分養育弟妹責任。她的母親只能管家，不能出外工作。而她便是除父親外唯一能幫助家庭開支的人。何況，這對你也有好處的，因為一個有責任感的女兒，日後也可做一個有責任感的妻子，你當然要她一個有責任的妻子，不是嗎？

她應該像一個普通朋友一般待她，如果你要她更熱情一些的話。下次見她時，不要太急切。而且不要見她次數太多。教她猜想。當你們碰頭時，討論一些普通的事。談談你們的朋友，尤其是你的相識的女性。過了一個長時期，送她一束鮮花。幾個月之後，你將驚訝於結果了。她將不再冷淡立刻會融解的。

因：也許她還沒有肯定地下決心，只像普通朋友一般待你。或許她想要你等這麼長久，待她兄弟負擔家庭重担，是說不過去的，所以不給你一些鼓勵的暗示。

至於那戒指問題。如果你送給她並不是作為訂婚戒，而是普通禮物，當然她不會每天戴它。有些姑娘在鑽一方面是的確很古怪的。她們有了物質觀念。她想以為物件多用，容易損壞。所以她們藏在匣子中偶然戴一次，又拿下來，看看欣賞，又藏起來了。我認識一個姑娘新近結婚。後來我碰到她，她沒有戴訂

婚戒。我問她為什麼，她說她的那隻手指戴不慣戒指！

文人逸聞

自負的鄧南遮

意大利詩人鄧南遮是一個極自負的人，有一次，郵差送進了一封友人的信，信面寫着「意大利第一大詩人鄧南遮先生收」他看了便很憤怒的連信也不看的撕為粉碎。他的妻子問他為什麼這樣氣憤，他便餘怒未息的答道：「為什麼不寫世界第一大詩人呢？他太輕視了我。」

怪癖的迭更司

雙城記作者迭更司有一個怪癖，就是床位一定要朝北，他才能安然入睡因此迭更司出外旅行時，身邊必定帶着一個指南針。有一次，他到一個離城數十里的鄉村中去訪朋友，在當日的臨睡時，忽然發現自己的指南針忘了帶來，於是他着急得幾乎發了跳，後來，幸虧他的朋友提醒他天上的北斗是可辨明北向，他方心安了。

剃

刀

邊

緣

(刀鋒)

毛罕作
藍依譯

(一)

我從未開始寫一個小說有如此更甚的惶亂，如果我稱之爲小說，這僅僅是因爲我不知道用什麼另外名字去叫它，我可以說一個小故事而不能以結婚或死亡來結束它。死亡了結一切，故所以是最簡練的故事結尾，而以結婚完成故事委實太普通了，同時飽知世故者以惡意的忠告嘲笑並掘發新名詞稱之爲團圓。這是普通人們健全的天性說服他們以爲須要說的才說，當男性與女性，經過任其你所歡喜的變遷，最後結合在一起完成生活學上的功能，興趣直達將要來臨的下一代，但是我把讀者拖出這種氣氛，這本書包括我對某人的回憶而我和那人投入接觸繁忙的關係僅僅發生在長時間的間隔中，我很少知道其餘時日中，他遭遇些什麼，我以爲利用捏造的功能，我能夠極其花言巧語地填滿空隙而使我的敘述更趨精密；但是我無意如此做去，我只願記下我所熟知的自己知曉的東西。

多年以前，我寫了一篇名叫「月亮與六枚辦士」的小說，裏面我採納一個偉大的畫家，保爾高耿，同時，利用小說家的特有權利，意匠經營一連串的事件來刻劃個性，那是我以所得知的，關於法國藝術家不足事實爲聯想而創造成功的，在現在這本書中我無意這樣做，我不創造任何事，爲了替活着的曾經扮演故事中的一角人物解脫困擾，我替他們取我所設計的名字，並且，我另外還得辛勤地設法，保證沒有一個人能夠指認出來，我所寫的是一位無名之徒，他或者永遠不會出名，當他的生命最後終於達到末日時，他的逗留時期所留於世上的蹤跡，不會比一塊石子擲落在水裏而掀起的水泡更多。那麼我的書，假如它被全部唸過，僅將爲了它所具有的本性的興趣而唸。然而也許他爲他自己所選擇的生活之路以及特殊的力量與個性的甜蜜可能在同伴身上引起很大的影響，由此，或者當他死後，他可能被認爲是生存在他那個時代中最特出的人物，那麼，我在這本書中所寫的人物將是相當的清楚，同時那些需要知道一點兒關於他的初期生活的人，可能在其間發掘到他們的意向，我想我的書，在所得資料限止之下，可能是我的朋友的傳記的有用知識。

我不欲把寫下會話當作逐字記錄的報告，我從不曾把這件事或者那件事中所說的話記錄下來，但是關於我本人的事，我有一個很好的記憶，雖然我把它們化爲自己的言態，它們很忠實地表現，我想

信，曾經說過的什麼事，我曾經觀察我以下的一部份，那並沒有掘發什麼；我現在所需要的是來描寫事實，我擁有那從荷魯村土斯時代以來歷史家所享有的自由，把我所沒有聽聞或竟沒有可能性聽聞的傳授給人們，我這樣做就如歷史家所做一般。表現生動的逼真的景境，而如果只加以詳敘它會失去了效果的。我希望它具有有一讀之價值而我只是盡力地，正常地在做，把我的書寫得可以一讀。聰明的讀者他們很容易地就可以看出那些我曾經應用技巧的地方，而他有十分的自由丟棄它們。

另外有一個理由使我恐懼地從事這件工作，那就是我所對付的人物全是美國人，去了解人們使一件困難的事，我絕不相信一個人能夠完全全地了解任何除去本國是同胞，因為男人和女人並非僅僅是他們本身；他們出生的地方，他們開始學習走路的城區或農場，他們在孩童時期的玩耍，他們聽到的老婦人所述的故事，他們吃的食物，他們進的學堂，他們從事的運動，他們讀過的詩行，他們信仰的上帝，這種種因素塑造他們的一切，這種種因素不是聽聞而能知道的，你能夠知道這些除非你和他們住在一起。你不能夠了解他們除非你就是他們，同時因為你除了觀察之外不可能知道外國人民，故要在書頁中肯定他們是艱難的，敏銳細心的觀察家如亨利·詹姆士，雖然在英國住了四十年之久，從未能創造一個十足英國性的英國人。至於我，除了少數短篇小說外未曾企圖描寫同胞以外的人民，而我之所以有勇氣在短篇小說中這樣做，是因為在其間你可以很概略地處理他的人物。你把讀者引出你寫給他看的廣闊無際的索引，使他陷入故事的情節之中。這應該被問，當我把保爾·高耿，改成一個人，我並不自負地以為他們是美國人目光中的美國人；他們是英國人目光中的美國人，我並不企圖摹襲他們言語的特質，英國作家，當他們嘗試地做成這樣一件雜物，相當於美國作家嘗試摹造一個生長在英國的英人一樣。口語是最大的陷阱，亨利·詹姆士在他英國小說之中，往往採用口語，但是從不能夠像英國人所習用的一樣好，所以他不僅沒有得到會話生動的效果，反之代替的，使英國讀者大感不適了。

(二)

一九一九年，向遠東去的旅程上，我偶然地到了芝加哥，我在那裏住了二三個禮拜，這便是我不能夠在故事上寫下什麼的原因。不久以前，我出版了一部很成功的小說，因為新聞的傳播，我剛剛到達便有人來訪問，第二天早晨，電話響了。

「艾立奧·湯萊敏在說話。」

「艾立奧？我以為你在巴黎呢。」

「不，我和姊姊同來！我們希望你今天能夠來便飯。」

「我很喜歡。」

他通知我吃飯的時候，告訴我他們的地址。

我認識艾立奧·湯萊頓業有十五年之久。這個時候他近乎六十歲了，是一個高大，文雅的男子，體態很好，厚厚的黑髮滲添着適度的灰白色，加增他的容貌的高貴，他的穿著時常很華麗的，他的服飾裝飾品是從加佛（Charvat）買來的，而他的衣服，他的皮鞋，他的帽子都買之於倫敦。在巴黎的 *avenue* 河，沿摩登的 *st. Guillaume* 街上，他有一間公寓，不歡喜他的人說他是個商賈，對於這種攻說，他很表示憤怒，他很有知識以及識別力，他不以為意地承認在過去數年，當他初次在巴黎，向要買畫的，富有收集家進輸有利的忠告。而當他在社交上聽到中落的貴族，英國人或法國人，有出賣第一流名畫的意思時，他很高興地把對方介紹給他偶然認識的，美國藝術展覽會的指導，他們正在需求有閱歷的，如此如此的一位熟手。許多法國的，若干英國的世閥之家，在環境逼迫之下，必須賣去保爾 *Buhl*（註）簽字的畫，或是 *Chippendale*（註）親手造的寫字台時，希望做得盡可能地秘密，他們很高興認識一位具有很好知識的，態度優越的人，他能夠慎謹地處理事件，人們很自然地就會猜想艾立奧是交易中最適合的一位，但是教養太好的人不願意提起這些不善良的人以為在他公寓中，一切的東西都是準備出賣的，而當他請有錢的美國人吃一頓精美的大菜兼葡萄酒後，他的一件或者二件畫重名畫便失蹤了，或是精緻的面湯台換了漆器，當人們問他名畫因何不見時，他便巧言地解釋說他以為那東西還合乎理想，已經掉換了一張價值更好的名畫，他又加道說時常欣賞同樣的畫會使人疲勞。

「*Nous Aures Ame, ricains*，我們美國人，」他說：「歡喜交換，這是我們的弱點，同時是我們的優點。」

若干在巴黎的美國婦女有意探悉他的一切，說他的家庭很窮，他之所以能夠這樣做去以維持生計，因為他是很精幹的，我不知道他有多少錢，但是他的二房東爵爺確實使他付一筆很大的房金，他的公寓中佈置着很值錢的傢俱。牆壁上掛着偉大的法國畫家的作品，諸如 *Watteau*, *Fragonard*, *Claude Lorraine* 等等，*Savonnerie* 和 *Aubusson* 地氈美麗的鋪在嵌木細工的地板上；畫室裏有一套魯意十五式的傢具，精緻逼真，它真有可能是屬於，據他所說，*Pompadour* 招搖夫人一流的。無論如何，他很滿足地過着他所認為是標準紳士派而不需賺錢的生活方式，而他在往年所幹的事，除非你不惜傷和氣的話，還是不提為妙。因之，他解脫了物質的困頓，把自己交託給一生最大的熱情，那就是社交關

係。當他初至歐洲時，他還是一個年青人，拿了各種介紹關係人的信，使他的事業和英法兩地的，窮困的人發生關係，因之而得到了立腳之地。他的家世關係把他介紹給有身份的美國貴婦，從而獲得了介紹信，蓋他出身於老維琪尼亞大家，並且從母親身上，可以追考出他是「獨立宣言」某一位簽字人的後裔，他頗足贊許，富有生氣，是一個優秀的舞蹈家，良好的獵人，卓越的網球家，他是任何派對中的一寶，他浪費地贈送花束以及值錢的朱古力糖盒，雖然採納的很少，當他這樣做時，他的態度是新奇的悅人的，使貴族夫人們很高興地帶它到位於 *Soho* 或者拉丁區中的 *Bistro* 的，浪漫酒家去，他常常準備着使他自己成功有用之人，從來沒有，無論如何疲倦，當你請他替你効勞時，不高興地替你做事，他煞費心機地使老婦人們滿意自己，不久以後，他是高邸大廈的 *Ami de la maison* 熟客寵兒了。他的客氣委實足以驚人；當別人失你的約而不來後，他從不介意被臨時邀請，同時你可以把他介紹給臨位既醜又討厭的老婦，放心地讓他快樂而風趣地和她在一起，他懂得如何。

二年或二年多的年月間，他有時住在倫敦，那是慣常在年底光景以及在早秋之農村環遊，有時則住在巴黎，在那裏作爲一個年青美國人所可能認識的人都熟悉，那些初次把他介紹到社交上去的婦女們，發覺他的社交圈子擴張得厲害，不禁大驚，她們的情感都很矛盾。一方面，她們很高興，她們的年青的被保護人發展得極其成功了，而在另一方面，她們頗爲不悅，蓋他和別人親近時，和她們的關係便造成冷冷的方式化了。雖然他對她們仍舊很忠實，很効勞，她們會難堪地想到他已經利用她們作爲社交的踏腳石了，她們很怕他是一個勢利之徒。而他確實是的，他是一個偉大的勢利之徒，他是一個不怕羞的勢利之徒，他不怕任何悔慢，漠視於任何拒斥，甘受任何無禮對待，去詢問他所願意加入的派對或是和粗忽暴厲的，聲名顯赫的老富孀打交道，他從來不感到疲倦，當他矚目於他的獵物時，他的堅忍有如植物家在找尋特種蘭科植物對不懼洪水，地震，熱病，野人，那樣一般的精神，一九一四年的大戰給他一個最後機會。戰事發生後，他加入戰地傷兵服初團，起先在佛稜都工作，後來在阿角諾；一年之後，他回來了，鈕孔間掛着紅綢帶，並且在巴黎紅十會找到一個位置。那時，他的環境很好了，他慨然地努力工作，那些有關係的人讚美了。時常地，他以敏感力以及高明的處理手段，慷慨地幫助別人，同時這慷慨的行爲便該轉在社會上了。他變成巴黎二大拒絕外人加入的派對的會員，對於法國婦女，他是 *cocher Gilliot*（親愛的艾立奧先生）。他終於達到了目的。

（三）

當我第一次遇到艾立奧的時候，我只是一個像其他年青作家一樣的人，他並沒有注意我。他從來

不會忘記見過的面容，當我在這裏或者那裏走過他的面前時，他熱誠地和我握手，但是無意露出更進一步友誼的表示；如果我在劇場裏看見他，就是說，他和高貴的朋友在一起，他竭力避免看我了。然而後來我偶然變成略具聲名的劇作家，可憐的，我覺得艾立奧對我的情誼熱誠一點了。一天，我收到他的一封信請柬，請我在考羅立治處吃飯，那時他住在倫敦。這是一個小的派對，參加的人並不很漂亮，我頗感到他對我的情緒，從那時以後，因為我的成名替我帶來更多的朋友，我開始常常遇到他了。不久以後，我在巴黎消磨秋季，住了幾個星期，在一個彼此均熟悉的朋友家裏碰到了他。他問我住在那裏，一、二天以後，我收到他又一次的小柬，請客吃中飯。這次在他公寓中；當我到達時，我很驚奇地看到這是一個相當高貴的派對。我自己對我好笑起來，我知道他有充分的社交識別，他認為在英國社交圈中，像我這樣一個作家是不足為奇的，然而在法國，那裏稱爲一個作家的（像我）就是因為他是一個有權威作家。其後數年中，我們的相識變得很親熱了，並沒有經過友誼發展的步驟。我很懷疑，和艾立奧·湯萊頓交朋友究屬可否。除了朋友的社交地位以外，對於別的他都不感到興趣。當我偶然到了巴黎，或者他到倫敦，他繼續請我參加派對當他需要一位額外的人或是責任地邀請遊歷的美國人時。其中數位，我懷疑，是他的老當事人，還有數位，是拿了介紹信來見他的。他們是他生活上的麻煩。他覺得他必須替他們効些微勞，但是却不願意他們和他的高貴的朋友相識。最好的打發就是請他們吃一頓飯和帶他們去看戲，然而，當他每晚的節目在三星期之前就被預定而同時他得到暗諷表示他們不會滿意他如此做時，他便感到困煩了。因為我是一個作家，和他很少發生關係故所以他不在乎把這種討厭的事告訴給我聽。

「在這種場合上美國人如此不加小心地便寫信了，這並不是說我不歡迎被介紹來給我的人，但是，我實在不明白爲什麼我要使我的朋友不快呢。」

他嘗試改善關係，便送大籃玫瑰和大盒朱古力給他們，但有時他必須履行更多。在那次訴說之後，他頗爲誠實地請我參加他所組織的派對。

「他們急於見你，」他恭維我道：「某某夫人是一位很有修養的婦人，她說她讀過你所寫的每一個字。」

某某夫人於是會告訴我說她是十分欣賞我的 Mr. Perrin and Mrs. Jraill 並且爲了我的劇本 *The Illuso* 之故慶祝我。那第一本書是 Hugh Walpole 所著，第二本是 Hubert Henry Wavies 的創作。

假使我賦與讀者對於艾立奧·湯萊生這個角色的影響是卑鄙的話，我對他做了一件不忠實的事。他是法文所謂 *bon vivant* 之流，這個字，就我所知，沒有十足相等的英語，字典上告訴人說 *bon vivant* 的意義是幫助的，慇懃的，和古道的仁慈。艾立奧就是這樣。他很慷慨，雖然在早年他爲了暗中的動機，確贈送花束，糖果，和禮物給他的熟人，他繼續這種作風當這已是不再需要的時候。他樂於餽贈，他樂而好施。他的廚師是巴黎著名庖人之一，你確乎可以在他的席上，嘗到一季中最行市的佳肴。他的酒證實他的品評是優秀的。這是事實，他挑選客人不因爲他們是好朋友，反以他們在社交上的重要性爲着眼，然而，他很當心地邀請至少一位或二位具有娛客能力的人，這樣，他的客人們皆大歡喜了。人們在他背後嘲笑他，稱他爲敗德的勢利之徒，却很高興地接收他的邀請，他的法語流利而真確，他的音節也不差。他很賣力地採納英國式的說話態度。而你必須具有靈敏聽覺才能聽出他的偶然的英國音調。他是一個健談者，如果你能夠保持不談及以公爵或公爵夫人爲題的話，就是關於他們，而今他的地位鞏固了。他允許他自己，尤其當你單獨和他在一起時，歡談一切。他有一張詼諧的惡意的嘴，關於顯揚人物的誹謗沒有不傳到他的耳朵裏去的。從他那兒，我知道誰是X公主的幼子的親父，誰是Y候爵的情婦。我不相信 *Marcel Proust* 比艾立奧湯萊頓會知道更多的貴族祕史。

當我在巴黎的時候，我們慣於在一起吃飯，有時在他的公寓，有時在餐館。我歡喜逛古物舖，偶然也買上一點，然而泰半還只是看看而已，艾立奧時常很高興地伴我去逛，他有很好的常識和對於美麗物品的酷愛。我想他熟悉巴黎市上所有這類的店舖，並且懂得對付物主的內行術語，他歡喜討價還價，當我們出發時，他便對我說：

「假使你中意某物時，你自己不必嘗試買它，只要給我一個暗示，其餘的事讓我去做。」

當他爲買到一件我所渴望的東西僅僅付出討價的半數時，他是很高興的了。看他論價是一件令人滿意的事。他會洵洵評論，甘言騙人，發脾氣，請賣主良心放平，嘲笑他，問題中指出物品的缺少，發誓不再進他舖門，嘆息，聳肩，規勸，怒容滿面地向門外走去而當最後他板勝了價錢，他黯然而搖頭，好像無可奈何地接收失敗了。於是，他用英文和我耳語道：

「拿了它。價錢便宜一半啦！」

艾立奧是一個熱心的天主教徒。他在巴黎住了沒有多久便遇到一位慶賀成功的教士，並且他把許多反宗教和異教徒拉回羊欄（註）了，他唯奔趨富貴之室。這是確實的，艾立奧對於一個出身雖然貧賤，却是豪門歡迎客的人感到興趣，他祕密地對一位有錢的美國婦人，僧士最近感化者之一。說他的家族雖然大都是聖公會的信徒，他本人很久就對天主教堂發了興趣。她邀請艾立奧在某天晚餐時和

教士碰頭，僅僅只有他們三人，而教士是光輝地來了。艾立奧的女主人把話頭引到天主教義上去，教士談得很興奮了，然而並沒有迂腐之言論，就像世人，雖然是一個教士，對世人談論一般。艾立奧被阿諛地發覺教士十分熟悉他。

「某天 Vendôme 公爵夫人曾經談起你。她告訴我說你有很高的智慧。」
艾立奧大為高興。他曾被介紹謁見高貴的夫人，然而，在他，壓根兒沒有想到她還會知道他，教士很智慧地，莊嚴地談論信心；他有廣泛的常識，摩登的見解和容忍，他使艾立奧感覺教堂有似一個優良的社團，凡是具有貴族血液的人都應該使他自已參加。六個月後他被引入教了。他的轉變，以及對於天主教堂慈善事業的慷慨的貢獻，開啓了若干先前對他緊閉的大門。

也許他棄捨祖先的宗教的動機是很混雜的，然而當他這樣做了，他的宗教熱心是無可懷疑的。每個星期日，他到教堂裏去參加彌撒，往往跟隨在大人之後，規定時候便去懺悔，定期地拜訪羅馬。在相當時期之後，他的虔誠獲得了報酬，他被派為天主教總幹，他致力於他的職務的熱心，使聖墓會，我想，酬賞他。作為一個天主教徒他的成功，決不會弱於作為一個 *homme du monde*（乎眾望）的他。

我時常問我自己因何故之念會困煩了這樣一個如此聰明，如此仁愛，如此教養的人。他的父親曾是南方某大學的校長，我的祖父是一個有地位的教師。艾立奧是太能幹了，以致不能知道有許多人接收他的請柬，僅僅是爲了享受一頓美餐其中若干人愚蠢而不足道，他們輝煌的，有聲名的頭銜，使他無視於他們的錯處，他僅能猜想：他之所以要和這些世襲的大人們相熟，所以要成爲貴婦的忠實的客人懷着興奮的情緒永不頹衰的原因。我想，是因爲在這些後面有一股浪漫的情緒引誘他，他在衰草一般的，渺小的公爵身上看到在聖魯易士領導之下的，淮伐至聖地的十字軍以及跟隨亨利第八進至金衣平原的打獵的英國爵爺，我想，當他翻 *Almanach de Gotha*（註）這本書時，他的心溫暖地跳動了，一個個名字把他帶到古時戰爭的回憶，歷史的圍攻和典禮的決鬥，外交的陰謀和皇帝的韻事。這些，無論如何，就是艾立奧湯萊頓。

鋼琴
總匯

美華琴行

貨料比人家好 · 售價比人家低

上海白克路三七六弄十八號
電話：三七一四〇號

以第一流鋼琴贈人 · 必受人第一歡迎 ·

大統染織廠股份有限公司

同業權威

暢銷全國 · 人人讚美

大統
大方
被單

色彩
圖案

鮮明 · 醒目 · 美妙 · 大方



品質高貴

細線 · 織成 · 堅牢 · 柔軟



大統染織廠
所出品之大
統大方被單
行銷最廣歷
史最久質地
細膩色彩悅
人一個聰明
的主婦是它
的最好顧客

第一診所

地址：靜安寺路花園公寓七號
時間：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電話：三一九九

留德兒科醫學博士

鄒階平醫師

第二診所

地址：北四川路建華藥房
時間：下午二時至四時
電話：四一八六

春天是一切病痛猖獗的季節，尤其是你們親愛的孩子們特別應注意健康的時候，當他們偶染不適時，應該立即延醫醫治，這裏本刊同人誠意介紹鄒階平醫師，——從醫學生之道——以及醫治的能大來觀，解是令人尊敬而佩服的

* 宗正士爵佳最滬全 *

仙

奏伴奮興 隊樂大平洛 場夜舞茶

唱獻夜日 音鶯吳 后歌上海

高最準水樂音

樂

隊樂佳最人國

奏獻別特 隊樂大金美傑 室茶天天

唱獻霞萍金 星歌

備完頂稱堪備設 整齊最宮本星紅

廳舞滬大

舞晚·舞茶·室茶

奮興樂音·雲如星紅

奏獻尼湯王鼓

品出譽榮 · 廠煙美中

煙香牌星三

每 一 位 吸 過 三
 星 牌 香 煙 的 人
 永 遠 不 會 忘 了
 它 的 煙 味 ！
 無 論 在 品 質 上
 ， 以 及 在 裝 璜
 上 ， 都 會 給 你
 深 刻 的 印 象 ！



國全遍紅

售有處到 地各銷暢

質 · 品

芳芬味煙 乘上求力

璜 裝

人悅亮標 觀美臻益



